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
- 第2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2)
- 第3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3)
- 第4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4)
- 第5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5)
- 第6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6)
- 第7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7)
- 第8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8)
- 第9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9)
- 第10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0)
- 第11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1)
- 第12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2)
- 第13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3)
- 第14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4)
- 第15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5)
- 第16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6)
- 第17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
- 第18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
- 第19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3)
- 第20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4)
- 第21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5)
- 第22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6)
- 第23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7)
- 第24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8)
- 第25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9)
- 第26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0)
- 第27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1)
- 第28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2)
- 第29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3)
- 第30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4)

- 第32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6)
- 第33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7)
- 第34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8)
- 第35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9)
- 第36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0)
- 第37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1)
- 第38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2)
- 第39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
- 第40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
- 第41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3)
- 第42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4)
- 第43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5)
- 第44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6)
- 第45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7)
- 第46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8)
- 第47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9)
- 第48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0)
- 第49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1)
- 第50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2)
- 第51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3)
- 第52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4)
- 第53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5)
- 第54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6)
- 第55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7)
- 第56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8)
- 第57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9)
- 第58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0)
- 第59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1)
- 第60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2)
- 第61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
- 第62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
- 第63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3)
- 第64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4)
- 第65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5)
- 第66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6)
- 第67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7)

- 第68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8)
- 第69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9)
- 第70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0)
- 第71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1)
- 第72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2)
- 第73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3)
- 第74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4)
- 第75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5)
- 第76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6)
- 第77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7)
- 第78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8)
- 第79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9)
- 第80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0)
- 第81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1)
- 第82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2)
- 第83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3)
- 第84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4)
- 第85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5)
- 第86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6)
- 第87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7)
- 第88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
- 第89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
- 第90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3)
- 第91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4)
- 第92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5)
- 第93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6)
- 第94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7)
- 第95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8)
- 第96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9)
- 第97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0)
- 第98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1)
- 第99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2)
- 第100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3)
- 第101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4)
- 第102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5)
- 第103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6)

- 第104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7)
- 第105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8)
- 第106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9)
- 第107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0)
- 第108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1)
- 第109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2)

第1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

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

三巨头波茨坦密晤后，日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惊涛骇浪中的舢板已百孔千疮，但水手们仍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能否到达想象中的彼岸？“国耻日”到来之前，东京城骚乱迭起，天皇裕仁靠何决策使万丈狂澜平息于瞬间？1945年9月9日这一天，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怎样在中国度过？

1．三巨头密晤波茨坦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首都柏林，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举目所见，尽是断壁残垣和流离失所的人们。然而，距柏林30英里的波茨坦，竟在弥天的战火中幸存下来，基本保持着昔日的姿容。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苏联三国政府首脑才选择了这个城市，在此举行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

这是三国首脑所举行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

这次会议使波茨坦城从此名垂史册。

会议从7月16日开始，到8月2日结束，为期18天。会议持续时间之长， 讨论问题之广泛，为三巨头会议中前所未有。会议的代号为“终点”，它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可以说比任何一次会议的代号都富有含义。

使这次会议蒙上一道神秘色彩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会之前，竟自告奋勇，要去会见在柏林的200余名新闻记者，向他们说明对这次会议保密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封锁任何消息。当然，这样的小事怎能劳首相大驾？会议决定还是让新闻秘书代劳。

当时，美、英两国与苏联之间漫长而持久的冷战尚未开始，所以三巨头会晤的气氛基本友好。

当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抵达波茨坦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设宴为他洗尘。

65岁的斯大林酒量仍然惊人，餐桌上的佳肴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使他发生浓厚兴趣的的是那些澄澈悦目、香醇味浓的各种美酒。这位大元帅竟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叫服务人员把酒瓶外的罩布拿去，让他看看每一种酒的商标。当他发现那些酒均产自加利福尼亚州时，笑着对杜鲁门说：

“等到会议结束，我要专程到这个州去一趟。”

杜鲁门不解其意，问道：

“阁下此行用意何在？”

斯大林说：

“我要采购一吨酒运回苏联，慢慢地品尝。”

斯大林此语虽然只是戏言，但杜鲁门却趁机投其所好，将餐桌上的每一种酒都送给他几瓶，作为与这位共产主义老大哥的见面礼。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对他的随行人员谈起对斯大林的第一印象时说：

“这位‘乔大叔’倒是一位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的伙伴。”

“乔大叔”，是当时欧美一些国家对斯大林含有嘲讽而又不无亲切之意的称呼。

第2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2)

然而，这位和蔼可亲的“乔大叔”却在会议进行数日之后，因要求美、英两国同苏联其同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而与杜鲁门发生了分歧，使会议陷入僵局，并因此揭开了美、苏之间冷战的序幕。此是题外话。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7月17日下午5时，在塞西林霍夫宫正式举行。

这里原是威廉亲王的王宫，以霍享索伦王朝命名。这座三层楼的褐色岩石建筑，位于风光秀丽的格里布尼茨湖畔，战时曾用作医院。全体会议是在该楼的接待室举行的。其室之大，足以容纳三国首脑及各自率领的助手们。三方主要人员围一圆桌而坐，两边是他们的助手与顾问。通过一个巨大的凹式窗户，可以欣赏格里布尼茨湖畔优美的园林景色。会议的主要入口处及会议室内均挂着三国国旗。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有关德国、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的诸多问题。然而，这次会议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是于7月26日美国、英国、中国三国政府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而会议结束仅仅12天，太平洋战争势态的发展便导致了日本的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会议期间有一段颇有趣味的插曲——三巨头除了在决定世界前途的问题上争斗外，还在宴会上进行了一场“音乐战”。

在这场“音乐战”中，斯大林、杜鲁门总是得到尽情享受，而对音乐兴趣不大的丘吉尔总是为他们做出牺牲。但丘吉尔是最后的胜利者。

7月19日晚，杜鲁门首先设宴招待斯大林和丘吉尔。 宴会上的音乐是由一个很有天赋的尤金?利斯特中士演奏的。杜鲁门很欣赏肖邦的曲子，因此他曾要求利斯特演奏他所喜爱的圆舞曲。但利斯特却不知

道这一乐曲，而且也无乐谱。不过杜鲁门的随行人员后来很快设法从巴黎弄来了这一圆舞曲的乐谱。

斯大林和杜鲁门一样，喜爱古典音乐。利斯特的演奏使他大为赞赏。在一曲奏完的间歇，他斟满一杯伏特加，向东道主提议：为年轻的演奏家干杯。青年中士受宠若惊，使出浑身解数，演奏得更加起劲。

这次宴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 时方告结束。

7月21日晚，轮到斯大林做东道主。他决心拿出更好的音乐，以胜杜鲁门一筹。他派人乘飞机专程去莫斯科，请来了一名获奖音乐家和一名著名钢琴演奏家。另外还有两名虽不漂亮但演奏水平却十分高超的女小提琴手，使杜鲁门大为赞赏。

当宴会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的光景，丘吉尔已感到腻烦。他走到杜鲁门身边，低声问道：

“阁下，你打算何时回去？”

杜鲁门兴致勃勃地说：

“怎么啦？多么好的音乐，我爱听极了！我要呆在这里，宴会何时结束，我就何时回去。”

第3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3)

丘吉尔大发牢骚说：

“我可腻透了！我可不爱这些音乐。我想回去！”

首相阁下说是这么说，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耐着性子，坚持到凌晨1 时半宴会结束。

事后，杜鲁门对人一面模仿丘吉尔当时的表情，一面说：

“首相阁下先是对我‘怒视’，后是‘生气’，最后终于发起了牢骚。”

听者不禁大笑。

丘吉尔对助手扬言，一定要对杜鲁门和斯大林进行“报复”。7月24日晚，轮到他做东道主时，他搬来了英国皇家空军管弦乐队，要他们在宴会上一刻不停地演奏，并务必坚持到次日凌晨两点。而他则坐在一旁，面带一副恶作剧般的得意神情，观察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反应。

住在德皇威廉街2 号的美国代表团的司号兵们，受到这些马拉松式音乐会的影响，也爱好起音乐来。遇到元首们不开“音乐战”，他们就大奏其乐，以致使音乐迷杜鲁门受到吸引，亲自去向号手们表示祝贺。

这次会议创下了一个记录，成为九次盟国军事会议中最富音乐气氛的一次。而“音乐战”的结果，使三巨头和某些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欣赏音乐的胃口。

在丘吉尔动用庞大的皇家空军管弦乐队获得“音乐战”最后胜利的第二天，日本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美国的军事人员拟出了以进攻日本本土作为军事行动主要目标的报告，得到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同意。

为确保进攻成功，美国将调集大批军队和物资，预定于11月1 日首先占领九州，任何其他军事行动都不得延误或有损于这一最高军事行动的实施。

美、英双方一致同意，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计划仍将由美国参谋人员制定。英国舰队将继续协同作战，并调10个远程轰炸中队参战。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英国将尽早地控制这一地区，蒙巴顿将军将统率英国与荷兰的军队，在他扩大了的战区作战。本战区作战的主要目的，按其顺序是：彻底解放马来亚半岛；向缅甸暹罗（泰国）边界上的日军施加压力；占领暹罗的重要地区，以及爪哇或苏门答腊的桥头堡阵地。

该报告还认为，击败日本本土的日军，是迫使敌人投降的先决条件。

这次会议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对中国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会议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以便能够有效地发挥对日作战的作用，但要把物资从印度运进中国，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这就使训练和武装中国军队成了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苏联代表在会上表明，他们将在 8月中旬发动对日本的进攻，目的在于消灭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队及占领拥有旅顺与大连港的辽东半岛。当时，苏联估计在中国东北大约驻有30个师的日军与20个师的满洲傀儡部队，即中国抗日军民所称的“伪军”。

第4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4)

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声明，苏军在与盟军一起击败日本之后，将全部撤出在中国东北的部队。

安东诺夫担心美国是否能够防止日本关东军得到来自中国内地或是日本本土的增援。美国方面则很有把握地表示，由于他们陆、海、空部队的严密封锁，敌人是绝不可能从日本调遣任何增援部队的。如有可能的话，也仅仅是从中国内地调几个日本师。由于美军对地面和空中进行封锁，加上中国军队的牵制，驻中国内地的日军不可能对满洲的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增援。

美苏双方在日本海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区域方面，在鄂霍次克及白令海双方配合作战方面，以及在满洲与朝鲜上空双方作战区域的划定方面，均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试验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在7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杜鲁门走到斯大林面前低声告诉他，美国已试验出一种以往战争中从未使用过的大威力新式武器。然而杜鲁门的话并未引起斯大林多少兴趣，这位苏联大元帅没有弄清杜鲁门所说的“大威力”究竟有多大，只以为是一种新式武器，仅表示希望美国在对日本作战中普遍而有效地使用之。

富有幽默感的杜鲁门事后对助手们学说了“乔大叔”的反应，助手们不禁哈哈大笑。把原子弹像炸弹一样乱扔，将会把日本彻底毁灭，何况美国当时并无可以“普遍而有效地使用”的原子弹。

会上，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杜鲁门总统应向日本人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声明，敦促他们早日投降。同时，考虑到日本人的特殊心理，必须强调“无条件投降”。并向东京方面解释清楚，无条件投降并非等于消灭日本人民。这种宣传将是有益的和明智的。日本天皇裕仁只要发布命令，便可停止战争。这一声明目的在于把天皇争取过来，并且告诉日本人民，投降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史汀生的建议被杜鲁门和丘吉尔采纳。声明草案拟好后，立即电告蒋介石，以征得他的同意。7月26日，蒋介石对声明做出了答复。当日，由杜鲁门、 丘吉尔和蒋介石以电报方式签署的声明在会议上公布。

当时，由于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因此未邀请斯大林在这一声明上签字。但美英两国事先向他做了通报。

这份重要历史文献的译本，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全文如下：

中英美三国政府首脑波茨坦公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于波茨坦发出。

一、吾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吾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华民国之庞大陆海空军，藉有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业已增强数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而支持及鼓舞，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第5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5)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民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毁殆尽。然现在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更加以吾人坚决之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破坏。

四、现应即早决定，日本是否仍应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所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吾人坚信，若不将穷兵黩武之军国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不能产生。故决将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政权及势力，永远以扫除。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本公告中所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人民，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并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愿，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波茨坦公告》于8月2日下午当地时间5时30分，正式向全世界公布。

2．惊涛骇浪中的舢板

1945年的日本，就像一条百孔千疮的舢板，在惊涛骇浪中挣扎起伏，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又好比一头遍体鳞伤的困兽，虽然还能张牙舞爪，抵挡猎人的围捕，但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凶悍。

尽管如此，打击仍频频而来，而且一次比一次巨大，一次比一次沉重。

第6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6)

重要的战略中继基地硫磺岛，在美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之后，在美军庞大的舰队从海面进行数以万发计的炮击之后，在美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强行登陆，并以炮兵和坦克进行碾滚式反复进攻之后，于3月22日失陷。

硫磺岛的失陷，使日本首都以及东部重要地区袒露在美军战斗机、轰炸机联合机群的奇袭轰炸之前。

紧接着，美军机动部队又于3月23日凌晨，对冲绳群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次进攻，美军投入了1400余艘舰船，以及183000名陆军与海军陆战队。

日本在这次称作“天号作战”的守卫战中，投入了两个航空舰队、一个航空军和一个飞行师团。共出动飞机7852架次，其中包括2393架特攻机。

所谓特攻机，即由飞行员或稍经训练的青年义勇队员，驾驶着战斗机或装备不全的改装教练机，载着炸弹冲破美军防空炮火和飞机截击网，以死冲撞美军舰船。出动的特攻机，绝大部分一去而不复返。

日本海军的损失也是惨重的。4月7日晨，日军海上特攻队在大隅海峡的激烈海战中，以战舰“大和”号为首的主力舰队全部被美军击沉。号称“永不沉没”的64000吨战舰“大和”号与美舰激战两个多小时，身中鱼雷10发，大型炸弹5发，小型炸弹无数，终于在九州西南海面约50海里处沉入海底；海上特攻队伊藤中将以下3000余名将士，均与战舰共命运。

以“大和”号战舰为首的海上特攻队的覆灭，使日本帝国海军的海上势力完全崩溃。

更为惨烈的是，在冲绳守卫战中，全岛7岁至45岁的男子与男女中学生组成的“义勇队”，参加了战斗以及通讯、卫生、后勤等各项工作。数万名老少妇女也被卷入了这场决死战斗的漩涡。

在80余日的血战中，日军与岛上居民组成的“义勇队”战死9万余人，非战斗人员死亡10万以上。

6月23日，守卫冲绳的日本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和参谋长长勇中将，眼看阵地不保，在面对海峡的硝烟弥漫的坑道入口处，凄怆绝望地唱完“辞世歌”之后，剖腹自杀。

6月25日，冲绳陷落。

美军的海上进攻已逞雷霆万钧之势，而美空军以中国与马里亚纳为基地，对日本本土一连数月的猛烈轰炸，更使日本军民惶无宁日。

到7月份为止，除京都、奈良、热海等著名文化城市之外，被轰炸的城市已达98个。美国曾利用日本城市耐火性能差的弱点，预先制造高性能燃烧弹，并模仿建造日本式村落进行试验，其威力之大，甚至只需出动十几架Ｂ29轰炸机，就可摧毁一个城市。

据日本战后统计，大城市的房屋烧毁率是：京滨地区达56%，名古屋市达52%，阪神地区达百分之57%，共烧毁房屋1403000栋。中小城市的烧毁率，福井市达96%，甲府滨市达72%，日立市达71%，其他被炸城市大多有40%以上房屋化为焦土。

第7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7)

昔日的“日出之国”已变得面目全非，37.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硝烟四起，疮夷满目，死神与饥馑每时每刻都在追逼着这个土地上的人们。

与此同时，在中国、朝鲜以及南亚诸国的300余万日军，正像一条闯入庄园的豺狼般四处挨打，像迷失在原始森林中的人一样狂奔乱突而寻不到一条逃生之路，像误入沼泽地的人一样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一些部队，赖以活命的弹药与给养由于运输线被切断而无法供给，于是只能像涸辙之鱼一样苟延残喘。

尽管如此，日本政界的战争狂人们仍不甘心失败，大肆鼓吹本土决战，并制定了“决号”作战纲要，准备孤注一掷，作最后的挣扎。

8月2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联合声明“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军政界高层领导分成两派，围绕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对“本土决战”的信念开始动摇。

天皇裕仁已有结束战争的意图。但阿南陆相、梅津总参谋长以及丰田军令部总长等军界巨头，仍主张倾全国之力进行本土决战。铃木首相也对当时与日本签定“中立条约”的苏联出面调停，寄予一线希望，认为从时机方面来看，并不那么紧迫。

争论和拖延所招至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

《波茨坦公告》中对日本提出的警告，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8月6日早晨，广岛上空晴朗无云，天气像往常一样闷热。上午7时9分，日军雷达发现少数美军飞机逼近广岛，当即发出警戒警报。但飞机像往日一样，并未进行轰炸，只是在空中盘旋了几圈之后飞走。7时30分，警报解除，人们又开始了正常工作。

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以来，广岛一直安然无损，这使当地居民侥以庆幸。但他们哪里知道，美国不轰炸广岛，是为了把它留作显示原子弹威力的目标。

上午8时，雷达又发现两架Ｂ29轰炸机飞来，即以无线电广播发出警戒警报，说敌机好像是执行侦察任务的。人们以为飞机会像上次一样盘旋几圈就会离去，都照常进行各自的工作与活动。

这时，飞机以超高度飞入市区上空，人们觉得不会遭到轰炸，均未进入防空壕。有的人还怀着好奇心，看着那越来越小的飞机。

突然，一架飞机投下了一个降落伞。那顶降落伞在下落一段高度时，伞下的悬垂物发出了强烈眩目的白色闪光，在晴空中爆炸，时间大约是8时15分。

刹那间，一个仿佛从太阳分离出来的、直径约80米的巨大火球悬在市区上空，强光照射到150公里之遥，霹雳般的巨响传出15公里之外。紧接着，市区腾起大火，被爆炸粉碎的建筑物和人的尸体碎片，随着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然后向四周散开，形成一朵高耸入云的蘑菇状云团。

第8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8)

这团烈焰腾腾的蘑菇状烟云下是一片真空，冷空气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形成时速为50公里左右的狂风，吹得大火越烧越烈。在这团烈焰的滚滚气浪周围，所有的生物都被烤焦，燃烧的建筑物形成一片火海，将广岛市区变成了灼热的地狱。

随后，由烟尘织成的垂幕自空而降，笼罩着整个广岛，被爆炸的气浪推向空中的尘埃雨点般落下。在大火的边缘，一股股旋风摇撼着尚未倒下的树木，把地面搅得混沌一片。

到日落以前，广岛市区几乎全部变成了黑烟缭绕的废墟，呈现出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绝人寰的景象。许多倒塌的建筑物仍燃着黑红的余烬。在接近爆炸中心地区，市民大部分被炸死，到处躺着残缺不全或烧焦的尸体。流经市中心的三条河道被死尸充塞，那些死难者大多是为了淹灭身上的烈火而跳入河中的。一些被烧伤的人，遍体焦黑，或鼓起水泡，或浑身挂着一条条炙焦而脱落的暗灰色皮肤；伤势较轻的人在这个人间地狱中蹒跚徘徊，寻找亲人；伤势重的人则躺在颓垣断壁下或死尸堆中痛苦地呻吟。

据统计，这颗爆炸当量为两万吨TNT的原子弹，使78000余人丧生，51000余人负伤或不知去向。被毁建筑物总数为76300余幢，其中48000幢全毁，22178幢半毁。罹难人数达176900余人。

造成这一空前灾难的全过程，前后仅用了9秒钟！

同月9日上午10时30分，美国空军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拥有27万人口的长崎，在这次爆炸中死亡23700余人。

日本方面从美国战俘口中了解到有关原子弹的性能及美国现存数量的情报，更令日本军政界首脑恐怖震惊：美国尚有一百颗原子弹，并且每月能造出3颗！

其实这是美国战俘的夸张和威吓，美国当时仅有两颗原子弹，已投到广岛和长崎，而制造效率也极其低缓。

于美国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之前数小时，也即9日零点，苏联突然对日本宣战。

当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滕接到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宣战通告时，苏联红军已势如破竹般从东、北、西三个方面突破伪满洲国国境，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同时，日本的南库页岛也受到苏军的攻击。

9日拂晓，苏军飞机对满洲、北朝鲜各城市，以及日本海上的日军舰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但是，东京政府及大本营在8月9日早晨4时收听到同盟通讯社转发塔斯社播出的苏联对日本宣战公告后，才知道苏联出兵满洲。

从苏联对日本宣战的公告发表之时起，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向满洲南部推进。日方预计，苏军14日左右将攻抵新京（长春）附近。但苏军进攻的速度超出了日本方面的估计，于16日，苏联空军的飞机便在奉天（沈阳）机场降落。

第9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9)

惊涛骇浪中的舢板眼看就要沉没，舢板上的船长与舵手已意识到，片刻的拖延都将导致灭顶之灾。

8月9日夜11时左右，铃木首相和东乡外相进谒天皇裕仁，奏请破例召开御前会议。

11时50分，御前会议在皇宫防空洞召开。因为历来的御前会议照例是在联席会议或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前议决提案后再举行的，而这次御前会议并无预先决定的议案，故完全属于破例。

铃木首相奉天皇之命主持会议。他让书记官重读《波茨坦公告》后，亲自宣读提出附加四项条件接受公告的议案。然后由东乡外相予以说明补充。阿南陆相、梅津总参谋长和丰田军令总长仍极力反对投降，坚持发动全体国民背水一战。平沼枢相发言模棱两可，态度不明。最后铃木首相只得恳请天皇决断。

在召开御前会议之前，木户内府已两次进见天皇，奏请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而天皇本人也早有停战之意。天皇命铃木首相就坐之后，即谕示同意首相和外务大臣的提案，并补充说明理由：

“陆、海军统帅部的计划常有错误，失掉时机。此外，九十九里滨的防御工事已经迟误，说是不到8月底不能完成。关于增编部队，也说装备尚未配齐。似此情形，怎能迎击敌军，进行本土决战?

“敌方空袭日益加剧，若使国民再进一步陷入涂炭之苦，文化遭到破坏，导致人类不幸，实非朕之心愿。

“此时此际，应忍受难以忍受之一切，解除忠诚军队的武装。将昨天效忠于朕的人定为战犯，于情实在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亦属事不得已。今天应以明治天皇遭受三国干涉时的心境为怀。”

天皇谕示之后，铃木首相奏称，当以天皇决断作为这次会议的结论。

10日凌晨2时30分，紧张而又重大的御前会议宣告闭会。

当日上午7时15分，日本外务省将附加一项“不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条件的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拍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及驻瑞典公使冈木，令其转达给美、英、苏、中四国，同时要求尽快得到答复。并于10日夜秘密对国外广播。

3．动乱迭起的 “八一五”前后

8月12日，日本政府收到了美、英、苏、中四国的复文。

由于复文强调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日本陆、海、空军必须交出武器投降，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意愿来确定，而使日本军政界巨头们再起争端。

阿南陆相和参谋、军令部两总长坚持主张向盟国发出照会，要求修改复文。陆军省军务局及参谋部第二科的将校中，因不满盟国的答复，竟策划动用兵力，切断皇宫和主降派之间的联络；隔断铃木、木户、东乡及米内等主降派要人之间的往来，然后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继续进行战争。

第10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0)

皇宫内外，一时动乱迭起。

天皇裕仁此时清醒地认识到败局已定，继续战争，只有彻底灭亡，于8月14日10时50分，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装饰豪华的皇宫防空洞内，充满了悲观绝望的气氛。当铃木首相向天皇奏陈了前一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的情况之后，阿南陆相、梅津总参谋长和丰田军令总长相继起立，声泪俱下，一致恳请天皇准予再次照会，盟国如不同意修改复文，不如继续战斗到底，以期死里求生。

但三位军界巨头奏陈反对意见之后，久久无人响应。

天皇端坐在御座上，以忧郁的目光在众位无言以对的大臣脸上扫来扫去。防空洞内出现了令人难忍的沉寂。良久，天皇叹息一声，打破沉默，发表圣谕。其意思与8月9日御前会议的讲话大致相同，但他的表情显得分外悲伤。

在天皇缓慢而低沉的讲话声中，会场各处不断发出呜咽之声。一向不动感情的天皇，也一再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拂拭两颊的泪水。他的讲话也因此时断时续。当他说到“不管我本人如何，也要营救万民，以对祖宗在天之灵”时，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天皇接着说到“如果有我应做的事，我再所不辞；如有必要，我随时准备站在麦克风前”时，全体大臣不禁痛哭失声。

天皇讲话一结束，铃木首相便站起来，接受天皇草拟紧急诏敕的旨意，并重新谢过有烦天皇裁断之罪，然后惶恐退下。

至此，会议在一片哀哭涕泣声中宣告结束。

下午1 时起，铃木首相召开内阁会议，由迫水书记官按天皇旨意起草停战诏书。下午4时左右，铃木将停战诏书的草稿发给阁员讨论，晚10时诏书定稿。铃木首相立即进宫，请天皇签盖御名御玺，经阁员副署后，于晚11时颁布。诏书全文如下：

诏 书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国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庶几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若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纵有陆、海将士之奋战，百官有司之奋勉，一亿众庶之奉公，各自克尽最大努力，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新使用残酷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若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亦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之所以卒至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也。

第11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1)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共同为东亚解放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而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惟今后帝国将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也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耐其难耐，忍其所忍，以为万世开太平之基。

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若夫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前途，失信义于世界，朕最戒之。宜念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信义，坚定志操，誓期发扬国体之精华，勿后于世界之潮流。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御名御玺

昭和20年8月14日

各国务大臣副署

诏书颁发之后，天皇决定由他亲自录音，于8月15日由广播电台播放。

然而，就在天皇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同时，一场由军界策划的动乱发生了。

以陆军省军务局科员为中心策划的“为了继续战争，准由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使用兵力”的计划，到8月14日午前7时许，由于未得到梅津总参谋长的同意而告破产。

然而参与策划兵变的军务局科员井田正孝、椎琦二郎中佐和畑中健二少佐仍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会同预先联系的近卫第一师团参谋石原贞吉和古贺秀正两少佐，决定于14日夜，使用近卫师团的兵力起事，企图迫使主降派铃木内阁下台，拥立主张本土决战的军部政权。其具体方案是进入宫城，切断主降派与宫城的联络。

14日上午11时左右（正值天皇在皇宫防空洞召开御前会议之际），井田和椎崎骑着自行车，从位于市之谷的陆军省来到设在竹桥的近卫师团司令部，与同谋石原、古贺、畑中以及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教官上原重太郎大尉碰头。他们准备说服森师团长，使近卫师团参加他们策划的兵变。

森师团长去视察皇宫的警卫工作，返回司令部时，已是午夜时分。一直等候在附近的井田、椎崎、畑中、上原等人立即闯入司令部，要求森师团长率近卫军第一师团起事。但是森师团长说："天皇既已作出决定。大家断然不可轻举妄动，应该绝对服从天皇的旨意。"

他的话使井田发怒，竟粗暴地胁迫森师团长参加兵变。森仍断然拒绝。

情绪激愤的上原拔出军刀，对森进行威逼。森的义弟、广岛第二总军参谋白石通教中佐此时恰好赶到，他立即上前护卫森，上原不分青红皂白，举刀向白石的左臂劈去。与此同时，暴躁的畑中突然拔出手枪，开枪将森师团长击毙。白石也被上原砍伤。

第12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2)

随后，椎崎、上原一伙立即假借森师团长之名下达了石原、古贺两参谋事先草拟的师团命令，控制了负责宫城警卫的近卫步兵第二联队。据此，预谋占据宫城、检查出入车辆、切断与外部通讯联系等行动计划付诸实施。

田中少佐在等候森师团长回司令部期间，已得知天皇亲自宣读投降诏书，并准备于次日播放录音的消息，于是他向椎崎等人建议：

“要想阻止明天中午广播播放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必须夺取录音盘，然后奏请天皇重新做出决断。”

他的提议得到同伙的响应。

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的录音是在宫内省二楼的御政务室进行的。

御政务室内，人们事先用绣有“狮子滚绣球”图案的两张屏风围出一个较小的空间，中间立着麦克风。14日晚11时左右，天皇身穿陆军元帅服步入室内，站在麦克风前。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待从长藤田尚德侍立在窗前，情报局总裁下村宏立在走廊上。隔壁谒见厅里，放着两个圆盘式录音机、录音扩音器和录音再生机，由广播电台和情报局方面的人员负责操作。

天皇手捧写在奉书纸上的诏书，全神贯注，一字一句地念着。也许是天皇的心情太过沉重，声音有些低沉，使得录音有几处不够清晰。当操作录音机的技师与侍从长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天皇对情报局总裁下村宏说：

“刚才我读的声音好象太低了，再录一次吧。”

于是又重新录音。

至11时50分，天皇离开了政务室。

15时零时以后，畑中少佐手下的人占领了红叶山上的通讯所。

录完音的情报局总裁下村与其余五名工作人员分乘五辆汽车，行驶至坂下门时，被佩剑的卫兵命令停车。车上的人全部被监禁在二重

桥附近的卫兵守候室里，由畑中少佐对他们进行审问。

“天皇的录音在哪里？”畑中问。

“录音盘由宫内省保管，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情报局总裁下村宏说。

畑中少佐立刻率人闯入宫内省进行搜查。

其实，录音盘存放在侍卫武官室隔壁的皇后宫职事务官室内。畑中少佐扑了空。

另一方面，上原等人率众占领了位于内幸町的广播电台。上原用枪逼着电台工作人员馆野守男说：

“给我立即广播，就说日本陆海空军要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

馆野反驳说：

“我们的广播电台由东部军管区司令部管理，没有他们的许可，不能广播。”

于是上原便给东部军管区参谋打电话。谁知他的要求不但遭到拒绝，还被对方训斥一通。上原等人无奈，只好撤出了广播电台。

另外，起事者准备软禁木户内府与石渡宫相的计划也未成功。

第13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3)

局势开始对起事者不利。皇宫卫队联队长芳贺很快就得知森师团长之死和这次行动不过是出自畑中少佐等一部分人的阴谋，从而拒绝了畑中少佐等人的指挥。

随后，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采取了直接指挥近卫师团属下各部队的措施，防止起事者再次用欺骗手段控制皇宫卫队。

15日凌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进入皇宫，亲自指挥，撤出了芳贺的联队。

上午8时许，局势趋于平静。

参与起事者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先后在皇宫广场等地自杀。

以椎崎、田中等人发起的骚乱平息之后，8月15日， 又有一伙人袭击了永田町铃木首相的官邸。

东京警卫军第三旅团旭部队佐佐木武雄大尉，率领40余名官兵和横滨工业专门学校、东京工业大学的一些学生，开着卡车进京，来到首相官邸，在大门口架起三挺机枪，进行了一阵恫吓性的扫射之后，发现铃木首相不在官邸，他们便驱车直扑小石川丸山町的铃木私邸。

铃木首相接到从官邸打来的电话，遂逃离私邸，到本乡西片町的妹妹家避难。铃木到了妹妹家，他秘书赶紧往私邸打电话，想告诉家人，首相已平安抵达西片町。

不料，接电话的正是刚刚占领首相私邸的军人。电话中传来粗野的反问之后，秘书吓得慌忙丢下话筒，把铃木首相转移到其弟陆军大将铃木孝雄的私宅。

佐佐木等人找不到铃木首相，一怒之下，竟下令将铃木的私宅浇上汽油，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另一伙军人袭击并烧毁了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的私宅。

……

天皇的投降诏书，就是在一片骚乱之中，于8月15日正午由东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8月14日晚，电台就反复播送：15日正午有重要广播，全体国民务必注意收听。

8月15日正午，东京中央广播电台于播送了国歌《君之代》之后，播出由天皇宣读的投降诏书。天皇的声音首次传遍了日本，传遍了全世界。

那一天，天气出奇的炎热，孟夏的骄阳在空中炽烈地燃烧着，烤得人们头晕目眩。闷热的风在被空袭化为废墟的条条街道上打着旋，窒息着饱受战争煎熬的人们。

天皇的声音在闷热的空气中低沉地回响着。然而这低沉的声音却像霹雳般令日本国民震惊。

自1937年中国卢沟桥事变至日本宣布投降，漫长的八年间，日本国民的生活、精神，乃至生命，都被牢牢地系在这场战争上。八年来，那些在战场上失去亲人，家产被空袭炸毁烧光，克服了所有的艰难困苦活下来的人们，一听到“投降”二字，无不百感交集，激动异常。

整个长长的夏日午后，数以千计的人络绎不绝地涌向皇宫二重桥前的广场，人群中夹杂着中、小学生和妇女的身影。他们一个个步履沉重，神情颓丧。好些人不顾众人的围观，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有的人扑倒在地，用头在地上猛撞；有的人在广场上剖腹自杀……

第14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4)

广场上的哭喊、口号声直到午夜过后才渐渐平息。人群散去之后，仍有一些人在地上木然呆坐。

4．从密苏里号战舰到南京城

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签字仪式，是于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

密苏里号是一艘4.5万吨战舰，舰身长880英尺，装置16英寸口径大炮9门，小炮数十门，火力强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美国方面选择东京和密苏里号举行受降仪式，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以胜利安慰在日本海面战死的亡灵，二是这艘战舰以密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命名。

这天上午，东京湾上空雨云低垂，海面一片宁静。早晨7时许，来自各国的280多名记者乘舰艇登上密苏里号战舰，分别集中在舰首和第二炮塔上，等候拍摄或记录这一重大历史性的场面。

上午8时整，海军乐队奏美国国歌，舰上人员全体起立，向美国国旗致敬。随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偕史迪威将军及其他美军将领莅临。海军乐队为欢迎他们的到来奏乐。

8时30分，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史巴兹、魏德迈、史迪威等美国高级将领，以及所有参加签字仪式的代表，站到了麦克风前。各国代表排列在右边，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为首，其次为英国、苏联、加拿大、法国等国的代表。美国的58名陆海军将领分两排列于左边。

8时50分， 海尔赛将军迎接麦克阿瑟将军与尼米兹元帅进入海军大将室，等候投降签字仪式举行。此刻，美海军上校麦克希比尔，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等11人登上密苏里号战舰。

9时正，签字仪式开始，麦克阿瑟将军走出海军大将室，在麦克风前发表演说：

“我们咸集此间，缔结一项庄重之协定，使之得以恢复和平。理想与观念之分歧，业已在世界各战场上彻底解决，故目下断无讨论及辩论之必要。我们在此系代表全球民族之大部分，并非前来以互疑恶意及仇恨精神相见。凡我胜利者与失败者，实应共同发扬崇高尊严。唯此尊严，方能加惠于我们行将指向的目标。凡我众人，均应尽力矢守其行将正式担任的工作。我深盼全人类，亦同样深盼自此庄严的时刻以后，由过去之流血屠戮中产生一个更加善美的世界，以信义谅解为基础，谋维护人类之尊严，实现其所珍爱的自由容忍及正义之希望。日本帝国武装部队投降的条件，均载于降书内。我以最高统帅的地位，兹宣布依所代表各国传统精神。我之坚定目的，为以正义及容忍继续执行我的责任，并采取一切必须之处置，藉使投降条件确能全部迅速忠实履行。”

麦克阿瑟演说结束后，由日本投降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一式两份的投降书上签字。

第15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5)

重光葵靠拐杖支撑着装有一条假腿的身子，走到长桌前。他行动蹒跚，那条好腿似乎也不听使唤了。他面对桌上的投降书，像是浏览，其实目光已经呆滞。对于日本来说，这是首次尝到失败的滋味。重光葵面对投降书，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站在长桌另一边的麦克阿瑟见此情景，便对身旁的斯萨兰德总参谋长说：

“你告诉他在哪儿签名吧。”

重光葵签字后，梅津美治郎接过他的笔，在他的名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梅津穿着卡叽军装，未佩军刀，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变成了一个精神沮丧的徒手武士。

喜欢吟诗做赋的重光葵在签字之后，写下了一首和歌：

宁让世人鄙弃我们的臭名，

愿祖国从此繁荣昌盛。

日本投降代表签字后，麦克阿瑟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名义签字受降。随后，战胜国代表依次签字。

9时15分，签字仪式结束。麦克阿瑟将军将投降书之一份交给日本代表，然后率所有受降代表进入海军大将室。

日本代表仍恭立桌旁，等候命令。几分钟后，麦克希比尔带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密苏里号战舰。

恰于此刻，上千架美空军Ｂ29式轰炸机自东方飞来，越过密苏里号战舰上空，好像在为这次盛典做庆祝飞行。

至此，长达四年的太平洋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继9月2日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签字仪式举行之后，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这一天，南京城到处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在通往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的黄埔路两旁，每隔50米，竖立着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

旗杆，上悬联合国国旗。旗杆两旁，并排站着空运抵南京的新编第六军士兵与宪兵。他们身着草绿色军服，头顶钢盔，戴白手套，持冲锋枪，威武肃立。黄埔路口矗起了一座高大的松柏牌楼，上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在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蓝色横匾，上以白字楷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八个大字。在门外的牌坊顶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V字下方悬一红布横幅，金色大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远远可见。

大礼堂前，是一片方圆百余米的绿色草坪，在通往礼堂的路侧，每隔十步，竖一旗杆，这排旗杆上悬挂着联合国52个成员国国旗。各旗杆之间，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警戒士兵。礼堂门前廊柱上，缠绕着红、蓝、白三色彩带，柱顶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礼堂内，208面联合国与成员国国旗，以及无数V字旗横空高悬。四壁以红、蓝、白三色巨幅彩带环绕全厅。讲台正中墙上，挂着孙中山像，两侧斜挂着国民党党旗与国旗。礼堂正中，用白绸缦围成一长方形空间，靠孙中山像一方，置一长案，为受降席；对面设一较小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案上均铺着白布。两条长案后各肃立着12名武装警卫。受降席正中置一时钟，另置一漆盘，盘内有中国文具一套。长案左侧为高级将领席与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军军官席与外国记者席。

第16节：第一章 侵略之国的结局(16)

上午8时30分，中外来宾陆续签名入场。

8时52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一行7人，分乘三辆汽车，由陆军上校王武引导，来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他们在广场下车时，中外记者纷纷上前摄影。随后，王武上校将日军投降代表引入休息室。

此时，参观人员及中外来宾依席次坐定。

8时56分，礼堂顶棚上的水银灯突然放光。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将领入场。中外军官及来宾均肃立迎接。何应钦居中坐于受降席上，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

8时58分，陆军中将王俊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场。他们走到规定位置，立正向何应钦鞠躬九十度，何应钦欠身作答，并命其坐下。

日军投降代表依照规定席次坐下，冈村宁次居中而坐，面对何应钦。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三人，依次坐在冈村宁次左侧。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依次坐在右侧。日方代表一律身着戎装，均未佩军刀。日方译员本村辰男，身穿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式站在冈村宁次身后。冈村宁次就坐时，将军帽置于案头，其余人则始终握在手中。

日军代表入席后，何应钦向中外记者宣布：

“摄影五分钟。”

中外记者顿时忙成一片，在四周及走廊上拍摄电影及照片。

9时零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命小林浅三郎呈递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将证明文件留下，旋即将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参谋长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立，双手接过

降书。小林在一旁为他磨墨。冈村匆匆浏览降书后，便握笔舔墨，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冈村签字后，从右衣袋中取出一枚园形图章，盖在签名之下。所盖印鉴略微向右倾斜。签字笔迹颇为娟秀，但墨迹似嫌稍淡。冈村签字时，中外记者莫不争取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迅速摄取冈村握笔的姿态。案头所置降书、笔砚与冈村的军帽，也被感兴趣的记者摄入镜头。

冈村在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即将图章收入衣袋，一面命小林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一面向何应钦颔首，表示签字完毕。

小林将经冈村签字盖章的降书，持至受降席前，恭敬地双手呈给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即于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随后命萧毅肃把一份降书交付冈村宁次。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又将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命萧毅肃交付冈村。冈村当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然后将命小林将受领证送呈何应钦。

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冈村宁次等人向何应钦起立鞠躬，何应钦起身作答。然后由王俊中将引导退出礼堂。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应钦即席向国内外发表演说：

“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词毕，全场掌声雷动。翻译接着将何应钦的演说译成英语。全场再次热烈鼓掌。随后，何应钦率受降人员退席，并将他签字所用的毛笔带上，作为永久的纪念。中外来宾纷纷上前与何应钦握手道贺，并在礼堂门外与何应钦合影留念。

绵延八年，烽烟万里的中日战争，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自此宣告结束。

第17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

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

战祸的制造者们曾使无数生灵涂炭，无数人家园被毁。而当空前绝后的历史惨剧结束之后，他们的下场怎样？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中共列为头号战犯，而国民党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却宣判其无罪，其间内幕如何？

1．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求死不得

盟国占领军逮捕战犯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

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战争三狂人”的东条英机，在日本一级战犯中自然“名列榜首”。

这位“声名煊赫”的人物， 于“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升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次官。次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年至1941年任陆相时，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与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任首相，同时兼任陆相、内相。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任军需相与总参谋长。在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于1944年7月下台。

1945年9月11日， 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逮捕战犯东条英机的“第一号命令”。

东条英机的私宅位于东京近郊的濑田川，这座木结构的日本式两层楼房，是他在担任首相期间用自己的存款建造的，造型美观，装修讲究，院内有草坪和花园。东条英机下台后，一直在此“隐居”。

当天下午3时30分左右，一些获悉“将要逮捕东条英机”消息的美日新闻记者已提前赶到，但被东条英机的卫兵拒之门外。

4时20分左右，盟军总司令部克劳斯少校携带麦克阿瑟元帅签署的逮捕令，率美国宪兵赶到。东条英机的卫兵只得打开院门，让他们和久已等候在门外的新闻记者进入院内。

这时，二楼书房的长窗突然打开，东条英机终于向大家亮相。他扫视了一下拥入院内的人群，然后微笑着问克劳斯：“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东条面庞清瘦微黑，一笑露出被香烟熏黄的曝齿。

第18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

克劳斯少校用英语说：

“你就是东条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元帅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

翻译立即向东条英机转译。

东条一怔，随即镇定下来，说：

“你带有公文吗？让我看看。”

克劳斯亮了一下逮捕令，说：

“请你把门打开，我把文件让你仔细看清。”

东条英机勃然变色，高声说：

“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政府的命令，我不和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对翻译说：

“告诉他，叫他别再耽误时间，赶快准备一下，跟我们去横滨麦帅总部。”

翻译照译之后，东条英机突然猛地关上窗户，不见了。

克劳斯等人以为东条要来开门，立即向大门赶去。就在这时，楼里骤然传来一声枪响。克劳斯一惊，喊了一声：“糟糕！”迅速冲到门口，但大门紧闭，喊无人应。克劳斯只得命美国宪兵把门撞开。

克劳斯和美国宪兵一进门，记者也随后拥入。众人穿过客厅登上二楼，见书房的门紧锁着。翻译喊了两声，室内毫无动静。克劳斯只得上前猛力将门踢开。

书房内的场面使众人大吃一惊：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短运动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足套长筒皮靴，仰躺在书桌前的摇椅上，左胸上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克劳斯环视屋内，见书桌上摆着一听香烟，烟灰缸里堆满烟蒂，半截香烟搭在缸沿上，仍飘着缕缕蓝烟。桌上摆着东条自己的著作《战阵训》。窗前扔着一柄短剑，摇椅旁扔着一把美式手枪。后来，

东条的卫兵告诉记者，那柄剑东条平时十分珍爱，时常拿在手中把玩。而那把手枪则是日本空军在击毁美军Ｂ29重型轰炸机后，从飞行员手中缴获来的。后来，一位空军军官把这只手枪送给了东条英机，想不到竟被他用来作为自杀的工具。

当克劳斯和记者们走到书桌前时，东条英机微睁双目，呼吸急促，断断续续低吟道：

“我深憾对不起帝国人民。对太平洋战争，我应负一切责任……我不愿以一个战败者的身份去听战胜者的审判……我原想以剑剖腹，但唯恐求死不得，所以用枪自杀……”

他说话时，额上渗出密密的汗珠，说完向一旁的人要水喝。但当一位日本记者将水端到他的唇边时，他已昏厥过去。

当东条英机痛苦呻吟之时，他的儿子盘膝坐在书房一角的草席上，低垂着头，默默无语。

克劳斯令宪兵维持秩序，自己急忙驾车去找军医。摄影记者则不失时机地拍下东条英机自杀现场的一切镜头。

在东条英机自杀的枪声响起之时，楼房附近一位手拿镰刀，穿着裙裤，一付农妇打扮的女人身子一怔，呆立在草地上。随后，她转过身来，向东条的私宅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拭泪而去——这个女人便是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

第19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3)

当记者和克劳斯少校先后赶到之时，东条英机已猜出他们的目的，他十分冷静地对夫人说：“我已准备自杀，你赶快化妆一下，回九州老家去吧。”所以在枪响之前，东条夫人已走出宅邸。

美军的救护车很快赶到，将东条英机送往代代木野营帐蓬内，经过紧张的抢救后，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

自杀的子弹并未伤及东条英机的心脏，只是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美国军医预言他有50%的希望活下来。

盟军总司令部得悉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命令横滨野战医院对他尽全力抢救。但一切抢救手术要在美军的严密监视下进行。

当东条英机从昏迷中醒来时，几次要求医生以药物结束他的生命，均未得到准许。

东条英机求死不得，原因是他还未到死的时候。

一个月后，东条英机伤势有所好转，可以吃下果汁麦片和可可汤。护士每隔两小时给他打一支盘尼西林（当时日本尚无此药），输血已经停止，体温基本恢复正常。

当东条英机恢复健康后，被美军转入大森监狱，在那里等候接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1948年11月12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2．剖腹太痛苦，他选择另一种死法

除东条英机之外，另一位与中日战争有重要关系的显赫人物，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近卫的自杀方式，是崇仰武士道的日本军人所不屑采用的。

近卫文麿于1937年到1939年出任日本首相。他是近卫笃麿的长子，1919年之后，他和木户侯爵同受执政元老西园寺公爵的器重。西园寺把两位贵族出身的年轻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从西园寺的晚年开始，近卫公爵和木户侯爵掌握了实权。

其实，新一代的近卫与木户在政治见解上与西园寺并不相同。他们深知要排挤掌握枪杆子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倒不如与其齐心协力，尽量少发生冲突。尤其是近卫公爵，他和西园寺志趣各异，对英、美诸国的民主政治缺乏共鸣。

近卫文麿很快成为昭和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善于投机，不喜好军阀政治，但不敢完全排斥右翼思想或完全反对左翼见解。他在政治活动中或在个人趣味上，都有四通八达的通融性。他对政治尤其感兴趣，以经常活跃于政治舞台为乐趣。由于他出身皇室最亲近的公卿家族，因而上下左右都对他寄予重望，认为只有他才能振兴日本。从他的个性看来，他不是充当军部傀儡的适当人选。他自己也不期望成为军部的傀儡，而是要担负重任。

1933年，近卫出任贵族院议长，1937年出任首相，1939年出任枢密院议长，深得昭和天皇的信赖。

近卫在出任首相期间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日本驻华北守备军某部在户沟桥以举行夜间演习为名挑起事端之后，廊坊地区的日军又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近卫文麿两次派兵增援华北日军，并与军部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呼吁建立东亚“新秩序”，致使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近卫政府又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令”，组织“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极力扩大战争。

第20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4)

1945年12月15日，近卫文麿接到了盟军总司令部的传讯。

近卫文麿死前未流露任何自杀的迹象，他把这一念头深深掩藏，每日在书房中安静地写作，或在客厅里从容地会见来访的客人。自从东条英机被捕后，已有数十名军政界要人被作为战犯送进巢鸭监狱。外界人士根据近卫任首相期间的所作所为，已预料到他也难逃此运，所以连日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近卫本人当然也十分清楚，自己的下场将会与那些被捕的战犯相同。

12月15日，当他在荻洼的私宅接到盟军总司令部的传讯时，他很平静地说："请让我收拾一下，明天早晨我即去报到。"

美国宪兵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天下午，近卫召集夫人千代子、次子通隆、弟弟秀麿，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对他入狱后家中的事务做了安排。随后，他与家人及前来拜访的朋友作家山本有三、后藤隆之助、前任内阁秘书长富田健三等人共进晚餐。席间，他仍谈笑自若，未流露丝毫沮丧的情绪。

晚饭后，近卫送走了客人，便走进书房，很久没有露面。他的家人和秘书已熟知他的习惯，他走进书房后，讨厌任何人打搅。他们还以为他正在处理善后事宜，或是在写作。

16日凌晨1时，人们都已入睡，宅邸内寂静无声。就在这时，近卫走出书房，来到夫人的卧室，打开电灯，把夫人叫醒，要她把儿子叫来。

"这么晚了，叫他有什么事？"夫人疑惑地问。

"你叫他来一下，我有话吩咐。"近卫说。

当千代子喊来儿子时，近卫已在化妆台上摆好了纸笔。他表情严肃地对儿子说：

"你坐下，记录我的话。"

千代子这时才感到近卫有些反常。她神情凄楚地坐在床上，想听听丈夫要说些什么。

近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讲话：

“我最感到惶恐不安的是，自中日事变发生后，由我所处理的政务之中，曾酿成若干错误。然而我不能忍受被捕及身受美国法庭审讯之耻辱。我尤觉对中日战争须负责任……”

1时40分左右，近卫口述完他的遗书后，回到自己的卧室，立即吞下了事先准备好的剧毒药丸。

清晨6时左右，千代子起床后，发现丈夫卧室内仍有灯光，觉得异常，连忙推门进去，见近卫躺在床上，已经死去。

盟军总司令部闻讯后，立即派军医和宪兵赶到近卫的宅邸。陆军摄影记者拍下了近卫死后的镜头。目击者见近卫紧闭的双眼呈紫黑色，脸上留着死前挣扎的痛苦表情。近卫的儿子坐在沙发上，既不哭泣，也不讲话，仅向美国宪兵交出了近卫的口述、由他记录的遗书。

近卫文麿服毒自杀后，日本某报曾发表评论，指责他懦弱胆小，竟怕剖腹太痛苦，而选择服毒这种窝窝囊囊的死法，丢了日本武士的“面子”。

第21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5)

3．两任陆军大臣的抉择

天皇投降诏书发布前后，日本军界自杀成风。日本陆海军少将以上的军官自杀者达30余人，大佐以下军官自杀者达数百人。在自杀者的行列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是最后一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和前任陆军大臣、后连任第一总军司令官、负责指挥防卫日本本土作战的杉山元元帅。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已成为日本的核心势力。陆军大臣对战争具有很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东条英机就是在任陆军大臣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在远东军事法庭宣判的25名一级战犯中，曾任陆军大臣的就有5位（包括东条英机）。阿南惟几与山杉元如不自杀，定然难逃被远东军事法庭作为一级战犯判刑的下场。

阿南惟几曾任侍从武官和陆军航空总监，深得陆军内部上下的信任。铃木受命组阁后，选定他出任陆军大臣。

阿南惟几是主张“本土决战”的狂热的中坚分子。但他又是死心塌地效忠天皇的大臣。8月14日，当天皇在皇宫防空洞中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投降之后，阿南惟几感到大势已去，“本土决战”成为泡影。散会后，他回到三宅坂官邸，便决定自杀。

阿南惟几赶走了身边的侍从，将房间的隔门拉好，然后抽出军刀在灯下仔细地擦拭。当他已觉得军刀已纤尘不染后，便将其放在桌旁，摊开纸砚，撰写遗言。

次日凌晨1 时30分左右，阿南惟几的内弟、陆军省军务局的科员竹下正彦中佐来官邸拜访时，这位陆军大臣正在灯下默默垂泪。

阿南惟几见内弟来了，毫不掩饰地向他说明了自杀的决心，并令侍从摆上酒菜，与内弟把盏对饮，一面絮絮自语，回顾自己数十年戎马生涯，倾诉自杀前的心境。竹下对姐夫决心自杀一举未加劝阻。

拂晓时分，阿南惟几叫竹下守在庭院门口，不准任何人入内。他特意换上他在任侍从武官时期，天皇赐给他的衬衣，来到卧室外的走廊上，把遗言和在前一年阵亡的儿子的遗像摆好，然后面对皇宫方向，一手持军刀，一手持匕首，准备自杀。

阿南对晨光熹微的天空凝望了片刻，静听了一会宅邸内值勤卫兵巡逻的脚步声，然后将军刀刺入左肋骨下面的腹肌，把刀遽然向右转，割破胃脏，然后向上猛切。他完成了痛苦的剖腹自杀的规定程式之后，见自己仍然活着，便抬起右手，把匕首放在脖子的右侧，颤抖着寻找颈动脉的部位。

这时，竹下来到院内，见状抢上前去，跪在他身边，说：

“我能荣幸地帮你的忙吗？”

阿南摇摇头，把匕首刺入颈部。颈部的血管被割破，但没有伤及动脉。他跪在地上左右摇晃，差不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昏过去，扑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伤口还在流血，躯体仍在抽搐。

第22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6)

他的内弟一直守候在院内，等他咽气。

早晨7时半左右，一位前来拜访阿南的军官找来了一名军医， 给阿南打了一针，才使他得以平静地死去。

杉山元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自杀的。

9月13日下午，杉山元戎装整齐，胸佩勋章，按时来到陆军总部上班。

投降后的陆军总部，人心涣散，秩序十分混乱。8月15日，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自杀的消息传来，总部上下无不为之悲叹。翌日，又传来“美军将于近日登陆”的谣言，弄得大小官员人心惶惶。一些部门开始“焚文灭迹”，把机密文件搬到楼下烧掉。总部后院空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文件在燃烧，火光熊熊，纸烬乱飞。在一片混乱中，连复员军人的军籍册也被扔进火堆烧掉，致使后来陆军复员变得无据可查，困难重重。

杉山元处理完公务，便拒绝下级进入他的办公室。

下午5时55分，总部工作人员听见司令官办公室传出一声枪响。当人们破门而入时，杉山元已伏案死去。他的一只手低垂在办公桌下，地上扔着一支手枪。子弹是从头部右侧太阳穴射入的，从伤口流出的黑血，涂染了铺在桌上的遗书。

在杉山元的私宅，于同一时间，仆人们听见元帅夫人的卧室传出枪声。当人们推开房门进入室内，元帅夫人已倒在血泊中死去，未留下任何遗言。

事后，人们推测，杉山元在去陆军总部上班之前就与夫人约定，两人与同一时间，在异地自杀。其含意大概是表现军人至死忠于职守，而夫人则在与丈夫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以死殉情。

4．“战犯大家庭”——巢鸭监狱

盟军总司令部以逮捕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开端，先后将对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的东条内阁的阁僚岸信介等39人全部逮捕。其中厚生省大臣小泉清彦于9月13日剖腹自杀。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服毒身亡。 此外还有陆军大将山下奉文、陆军中将本田雅晴作为菲律宾的战犯，被押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由于战犯自杀之事不断发生，盟军总司令部决定改变方式，不直接插手，而是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逮捕。

盟军总部对战犯的追究是毫不留情的。11月19日，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将、原首相小矶国昭、原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原邮电大臣久原房之助等11人被捕；12月1日，皇族梨本宫守正、原首相平沼骐一郎、广田宏毅、大藏大臣池田成彬、评论家大川周明、德富猪一郎、原国务大臣绪方竹虎、下村宏、《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等59人被捕。

全部高级战犯与多数被俘军官、士兵一同收容在巢鸭监狱。大战犯一人独居一室，其他战犯二至六人同居一室。室内卫生由战犯自己打扫，看上去倒也干净整齐。

第23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7)

战犯们的生活不但不苦，而且安排得颇为舒适。他们的伙食，也是那些由于长期的战争而导致物质极度匮乏的日本百姓所无法享受到的。

每天早晨6时，美军看守便拎着大串的钥匙，稀哩哗啦地开门，一面用生硬的日语催促战犯起床：

“喂，东条英机，起来！”

“哎，土肥原贤二，起来！”

……

战犯们起床后，先是漱洗、入厕、打扫卫生，然后在院内做体操。做操时，有的只是敷衍了事，有的则又认真又卖力。贺屋兴宜和桥本欣五郎就是“体操迷”，哨音与响，他们总是最先跑到院子里。他们起床时懒洋洋的，一做完体操就来了精神。最怕做操的是前外相重光葵，因为他只有一条腿是真的，丢了手杖便站立不稳。

做完操之后是开饭。一日三餐，无论大将还是中尉、小队长，一律拿着自己的餐具在走廊里排队，等候美国宪兵分配饭菜。军界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大小战犯颇有“同甘共苦”的味道。

早餐有粥、日本酱汤、煮鸡蛋，以及葡萄干、糖枣等。每星期还有一次西餐，吃的是法国面包与咖啡牛奶，水果则是天天都有供应。

9时30分，战犯们纷纷走出囚室，在院内散步，只要不站在一起长谈，讲话一般是自由的。监狱内有日文与英文的报纸，以及经过美军检查过的日文书籍，并且有每周一期的美国杂志《生活》、《读者文摘》等，战犯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随便领取阅览，但收音机是禁止收听的。

11时30分开午饭。战犯们每人领到一份配有丰富菜肴的杂锦饭，比普通百姓吃的那种只有两根萝卜的杂锦饭不知要好多少倍。

饭后的时间，战犯们可以写信读书。信可以每星期寄出一次。家属来信的次数不受限制。除了美军供给的食品和日常用品外，家属可以将书籍衣服等送进监狱。

下午5时的晚餐，吃得是米饭，除了多种荤素菜、水果之外，还有日本人爱吃的生鱼片。饭后供应红茶和清茶。

战犯们晚上唱歌和奏乐，一些囚室里的人轮流唱歌，一曲唱罢，其他囚室的人一齐鼓掌。二楼时有口琴声悠扬传出。因此巢鸭监狱一到晚上，就像举行联欢会似的，变得十分热闹。

同是战犯，但由于性格气质的不同，其精神面貌也不一样。皇族梨本宫守正始终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并常与美军看守开玩笑说：

“你们要对我尊敬一些，我可不是一般人物，我是作为皇族的代表到这里来的！”

《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仍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整日默默无言，在囚室一角潜心阅读《夏目漱石全集》；荒木贞夫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好像不是坐监狱，而是来“巢鸭”修道；有马赖宁则总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井野硕哉以开玩笑的口气安慰他说：

第24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8)

“喂，听天由命吧，反正就这么回事，胜者王侯，败者贼嘛。”

松本广正则幽默地说：

“巢鸭监狱是我任法务大臣时建造的。早知有今日，我无论如何要把它建造的好一些，搞几个高级套房，以供我等享用。”

岸信介、重光葵则从不与别人插科打诨，每日靠吟诗作赋打发时光。

松井石根与大川周明同居一室。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显得很超然，他经常向大川讲授有关汉诗的启蒙知识，还饶有兴味地给他朗诵了攻占南京时所作的七绝一首：“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何乳生还老瘦骨，残骸誓欲报英灵。”他早就信佛，侵略中国之初，他就带着一尊观音菩萨像出征，如今，他又在囚室墙上挂了一幅观音菩萨像，每天早晚在像前双手合十，祈祷礼拜，诵读《般若心经》和《观音经》。他自知双手沾满血腥，既然已不得不放下屠刀，便想捧起佛经，立地成佛。

5．日本战犯装疯，美国军医受骗

巢鸭监狱中的战犯，有28人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

起诉书共列举了55项罪状，控告这些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与“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其中第18项和第19项，控告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罪。

审判从1946年5月12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时间长达两年零六个月。参加审判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印度等11个国家的代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其审判时间之旷日持久，各类文件之卷帙浩繁，在军事法庭的审判史上实属罕见。

审判是在市之谷的原陆军省大礼堂进行的。首次开庭审讯，就发生了一件颇富戏剧性的事件。

《纪元二千六百年史》和其他战争时期畅销书的作者、日本军部思想的指导者、被誉为“日本的罗斯福”的战犯大川周明，穿着一条又短又瘦，极不合身的裤子，衬衫的半面衣襟塞在裤腰里，脚趿拉着木屐，双肩高耸，以一副不可一世的狂傲姿态走进法庭。嗒嗒的木屐声在严肃安静的礼堂内显得特别响亮刺耳，而他的装束举止令法官与战犯都感到惊奇。

法庭执行官刚开始宣读起诉书，被告席上突然传来一声脆响，坐在前排的东条英机头发稀疏的脑袋上冷不防挨了一巴掌。东条英机猛回头，想看看打手是谁时，大川周明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正襟危坐，两眼直视法官席。东条英机断定不了是谁在搞恶作剧，只得转过脸去。

惊魂未定的东条英机刚转过脸去，大川周明又抄起笔记本，用力打在他的头上。

第25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9)

战犯中有人发出吃吃的笑声。弄得法官和法庭上的美国宪兵一时莫名其妙，不知被告席上发生了什么可笑之事。

第二天开庭时，大川周明的表现更加反常。战犯入庭后，当法庭执行官命令他们坐下时，大川周明突然用德语高喊：

“德国人过来，其他人滚蛋！”

他的叫喊使全法庭的人都感到惊诧。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他退庭，让美国宪兵带他到医院去做精神鉴定。

大川一面挣扎，一面狂叫着：“放开我，我头脑比你们都正常！”一面被美国宪兵推出法庭。

后来据其他战犯反映，大川周明在审判开始前一个多月，精神就表现异常，他不仅在囚室内随地便溺，吃饭时还向别人碗里吐过唾沫。当时别人只以为他是恶作剧，现在把他在法庭上的表现联系起来，证明他的确已经疯了。

大川周明先是被美国宪兵送进东京国立松泽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进行性神经麻痹症”。由于是“狂人”，已不能作为审判对象。

当时，远东军事法庭怀疑大川周明是否为逃避审判而装疯卖傻，社会舆论也有此反映，于是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对大川周明进行严格的精神鉴定。但经过精密的测试和花样不断翻新的盘问之后，美国军医一致认为大川周明确实疯了。军事法庭只好对这个疯子免予起诉。

不料，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一结束，大川周明的精神病很快就“痊愈”了。在接受日外记者的采访时，这位演技高超的假狂人喜形于色地说：

“由于我善于从空气中汲取营养，所以身体非常健康。”

此后，这位靠装疯逃脱了审判的战犯，一直埋头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直到寿终正寝。

大川周明高超的装疯伎俩，使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一般人装疯，是逃不过精神病学专家的鉴别的。更何况美国军医已拥有世界一流的精神病鉴测仪器。但这一推断，对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著作甚丰的大川周明来说并不适用。当有人问起大川装疯一事时，他自鸣得意地说：

“我怎么能让他们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的，所以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

七战犯走上绞刑台

在远东军事法庭对28名一级战犯的审判过程中，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因患肺结核死于1946年6月，永野修因患急性肺炎死于1946年1月，加上大川周明患“精神病”，被告席上最后少了三人。军事法庭于1948年11月12日宣布了对25名一级战犯的判决。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7人判处绞刑。

木房幸一、平沼骐一郎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

第26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0)

东乡茂德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判处有斯徒刑7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除判决了25名一级战犯外，还将一些被盟军俘虏的在战争期间罪行严重的低级军官与士兵，作为二、三级战犯进行了审讯和判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7名一级战犯的日期，是1948年12月23日。

这天晚上，东京城自8时起全城戒严。东条英机等7人最后的晚餐，是他们被关进巢鸭监狱以来从未吃到的日本饭菜。但这些即将走上绞架的人，哪里还有什么胃口，饭菜只吃了一半就咽不下去了。

晚11时30分，美国宪兵把他们分两批押进一所佛堂，在各自执行绞行的命令书上签字。首先被押进佛堂的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武藤章。他们签名后，每人喝了一点葡萄酒，为上绞架壮胆。随后，这7人皆换上美军救护工作服，并被戴上手铐。为防止有人在绞架上抓住绞索作垂死的挣扎，行刑的美国宪兵用两根结实的布条，一头系在手铐上，一头绑在他们的大腿上。

刑场设在监狱右侧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绞刑架是用安南出产的铁木制作的，绞架的下方，是长宽各9尺、高8尺的底座，底座四面有板壁围护。台座的南侧，有宽5尺的13级台阶通往台上，两边装有扶手。台顶长8尺，宽5尺，是4块木板构成的由电流控制的活动踏台。行刑者只要一按电钮，木板便翻立到一边。踏台上有两根高5尺、直径约5寸的圆柱，圆柱的顶端横杆上，悬着7根打着活动套结的粗麻绳。距绞刑台数米处，是主执行官的指挥台，高约9尺，有栏杆围护。刑场的南面，设有监刑席，一排长条桌上铺着天蓝色桌布，桌上摆着7盆散发着香气的红色玫瑰花。

监狱内外戒备森严，从监狱到刑场的百米通道两旁，每隔10步，便有两名端着自动步枪的美国宪兵相对而立。

11时40分，典狱长阿尼斯少校率领主执行官克里尼密斯宪兵中尉与14名执行宪兵、8兵执勤宪兵、4名法医，列队进入刑场。除典狱长与法医之外，腰间皆佩带手枪。执勤宪兵分立于监刑席两侧，执行宪兵和法医将绞刑台再次检查了一遍。一切准备就绪，天棚上的数十只电灯齐明，把刑场照耀得如同白昼。

11时50分，负责监刑的美国代表西波尔德博士、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国代表巴特斯克中将、苏联代表迪利比扬格中将等，在美军将领基南和韦伯的陪同下，进入刑场。典狱长阿尼斯少校陪同他们在监刑席就坐。

当挂在东面墙上的自鸣钟敲响12下时，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与武藤章被宪兵押入刑场。执行宪兵拿着他们的从不同角度拍下的照片，一一进行对照，验明正身。接着，克里尼密斯走上主执行官指挥台，下令行刑。

第27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1)

这时，东条英机低声说：

“请松井领大家喊万岁。”

松井石根喊了一句：

“天皇陛下万岁！”

东条等三人跟着一齐喊，声音沙哑而低沉。

按照抽签顺序，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两个执行宪兵押着他，走完通向死亡的13级台阶，然后停下，命他立正站好。一名执行宪兵先用英语，而后用日语命令道：

“土肥原贤二，再向前跨进一步！”

等土肥原站在活动踏板的中心，他又命令道：

“土肥原贤二，原地转过身来！”

土肥原转过身，面向监刑席，嘴唇嚅动着，听不请在说些什么，也许是在祈祷护佑神保佑。此时，向土肥原发命令的执行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头上；另一名执行法官拉过第一根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两名执行宪兵转身退到第12级台阶上站住，一齐向克里尼密斯举手敬礼，其中一人喊：

“向主执行官报告，一切准备完毕！”

克里尼密斯说：

“明白。”

两人即转身目视土肥原。克里尼密斯按动电钮，绞刑台上的踏板当即“啪”的一声，翻向一边，土肥原贤二顿时两脚悬空，身体突然坠入黑洞洞的绞刑台的台座中。此时为23时凌晨零点5分30秒。

绞索旋转着，晃动了一会儿，又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晃了几下，便垂直不动了。两个执行宪兵走下台阶，锨亮绞刑台内的两盏壁灯，打开台座东面的门，与两名法医一起入内检验行刑结果。他们割断土肥

原脖子上的绞索，把他平放在停尸案上，此时的土肥原面无血色，双目微闭，嘴里伸出半截舌头，颈脖前部被绞索勒破了一块皮。法医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脏和脉搏，见他已经死去，便让两个执行宪兵解下他的手铐，把尸体装进白色布袋，打开北面的门，将尸体抬到停在北门外的一辆卡车上，然后关上了北门。

这时，一名执行宪兵走出台座，正步来到监刑席前，举手敬礼，向监刑席上的各国代表说：

“报告诸位监刑官，土肥原贤二已于零点7分50秒死亡！”

中国代表商震先用汉语，而后用英语回答：

“谢谢你们！”

代表们接受战犯死亡报告，也是按照抽签决定的：商震接受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的死亡报告；迪利比扬格接受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的死亡报告。西波尔德接受武藤章的死亡报告，巴特斯克接受木村兵太郎和广田弘毅的死亡报告。

第二个被押上绞刑台的是东条英机。他在走到台中央时，一直显得比较平静，但当克里尼密斯按下电钮，他脚下的翻板翻向一边，突然两脚悬空时，却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尖叫。他的死亡时间是12分50秒。

第28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2)

继东条英机之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相继被押上绞刑台，执行绞行。

随后，第二批被处死的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一一被押上绞刑台。

绞刑于凌晨1时全部执行完毕，两辆美军军用卡车开出巢鸭监狱的大门，前一辆车上载着7个罪恶滔天的战犯的尸体，后一辆车上站着2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宪兵。卡车穿过黑暗的东京城，沿京滨公路疾驰。为防有人劫尸，沿途实行戒严。

两辆卡车于三小时后开抵横滨市西区的久保火葬场，7名战犯的尸体火化后，骨灰被美军宪兵悄悄埋在火葬场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6．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伏尸雨花台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战犯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11个“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中国战区的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共产党也在延安成立了“战犯调查委员会”。

到1949处1 月止，国民党各地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200余宗，判处死刑145人，有期与无期徒刑400余人。余皆宣判无罪，作为战俘遣返回国。

南京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春，当初属于国民党陆军司令部。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又隶属于国防部，全称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南京军事法庭虽然成立最早，但审理的案件却不多。自始至终共办理了52宗案件。其中酒井隆、谷寿夫、矶谷廉介、高桥坦等4人为日军高级将领。松本洁、三岛光义等是直接杀害中国人民的宪兵。松本洁在浙江嘉善、三岛光义在浙江无锡罪恶极重，均有“活阎王”之称，民愤极大。另有野田毅之和向井明两名日军士兵，于日军占领南京

后，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野田毅之杀了105人，向进明杀了106人。这一消息当时曾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登载。

在南京军事法庭所审理的案件中，罪大恶极者是归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的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

日本投降后，松井石根与谷寿夫均被盟军俘虏，作为战犯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松井石根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946年初，南京军事法庭成立后，将谷寿夫经驻盟军总司令部作为二级战犯引渡到南京，关押在国防部军法看守所内。

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主犯。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华中派遣军进攻南京，谷寿夫指挥他的部队，首先从光华门、雨花台、中华门攻入城内，开始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杀害了30多万中国百姓。

军事法庭在审讯谷寿夫之前，对其罪证进行了调查。

第29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3)

1946年冬季的一天，军事法庭在中华门外雨花路南京市第十一区公所开了一次调查庭。那一天大雪纷飞，市区内外银装素裹，车少人稀。但区公所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并且不断有市民扶老携幼，冒雪赶来。调查庭上，妻哭夫，夫哭妻，子哭父，父母哭子女，悲哭之声不绝于耳，控诉谷寿夫罪行者达千人以上。

军事法庭经过数月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事实证据之后，于1947年2月6日对谷寿夫开庭审讯，庭址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励志社礼堂。

庭讯开始后，检查官在起诉书中历陈了谷寿夫本人及怂恿所属部队犯下的累累罪行。旁听席上的中外记者和社会各界代表，无不义愤填膺，怒目切齿。然而谷寿夫仍百般狡赖。他先是拒绝军事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说中国的法律不公正，要求自己进行辩护。接着，他又说他们的部队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对待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都按“海牙战法”的准则行事，没有违反国际公法。他还把南京大屠杀的罪责说成是两军对垒时造成的伤亡，是另一支被征调服役的高丽兵（朝鲜人）所为，他的部队在高丽兵屠杀以后才进入南京。

为了揭穿谷寿夫的狡辩行径，军事法庭出示了驻华大使新闻处实地拍摄的谷寿夫部日军暴行的照片，以及目击日军暴行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与贝德斯的证言；传讯了近百名受害未死的人出庭做证；放映了美新处供给的实录照片，并在审讯过程中，将被告谷寿夫押解到雨花台，面对法医和检查官事先带人发掘出来的万人白骨，当场指点被害者骨骸上的枪伤、刀伤。在对谷寿夫进行庭讯时，法庭上还陈列着几个被害者的颅骨。

谷寿夫在铁证面前，不得不承认他怂恿部队屠杀南京平民与俘虏的事实，表示愿对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主要责任。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六次庭讯，于3月30日宣判。审判长石美瑜宣读了判决书，判处谷寿夫死刑。

4月26日上午，谷寿夫被军事法庭的宪兵从国防部军法看守所提出来， 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

这一天，谷寿夫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服，戴着白手套。他在被押出看守所之前，由军事法庭法官验明正身，检查官宣读了执行令，然后问谷寿夫还有什么最后陈述。谷寿夫拿出一只事先缝好的白绸小袋，说袋中装有他的头发与指甲，请求军事法庭转寄给他在日本东京的家属，说是身体发肤，要寄回祖国。接着，他又从衣袋里取出一首自己写的诗，内容大意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他伏罪在异国；他希望自己的死，能消弭一点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法官令谷寿夫在笔录上签字后，宪兵便将他押上了停在看守所外的红色刑车。

第30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4)

押解谷寿夫的刑车开至山东路和中华门一带，沿途市民如堵如潮，争睹战犯的末日。刑车只能在人巷中缓缓行驶。

到了雨花台，已经浑身瘫软发抖的谷寿夫被两名宪兵架下刑车，押入刑场。随后，一名行刑宪兵上前几步，在他身后举起了驳壳枪。枪声响后，两名架着谷寿夫的宪兵将手一松，谷寿夫便仰脸倒地，一命呜呼。

继谷寿夫之后，又有三名战犯被判处死刑。这三名战犯是日军第十六师团桐部队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岩、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和日军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上尉中队长田中军吉。

日军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后，野山岩和向井明敏在紫金山下挥舞滴血的军刀进行杀人比赛，分别砍杀105与106名中国难民。当时，东京的《日日新闻》曾报道了他们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并配以杀人现场的大幅照片。田中军吉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用“助广”军刀斩杀了300多个中国平民。日军军官山中峰太郎所编《皇军》一书，刊登了他用以屠杀中国人的军刀的图片，并注有“曾杀300人之队长（指田中军吉）爱刀助广”的图片说明。

这三人于1947年9月从日本引渡到南京，关进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2月18日被押往雨花台，于正午12时执行枪决。

1947年12月18日，是5万南京军民被日军集体屠杀于草鞋峡10周年的祭日，南京军事法庭特意把三个杀人魔王定在这一天被执行枪决，以慰被日军屠杀的5万中国军民的在天之灵。

7．冈村宁次被判无罪内幕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在中国的105万侵华日军的名称为“中国派遣军”。而中国派遣军的最后一任总司令，即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于1925年至1927年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步兵联队长，参加过侵占济南的战争。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过侵占上海的战争。1933年曾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1937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日军师团长、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成为侵华日军最高统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1945年8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冈村本人也“自忖不仅被判战犯，且死刑也再所难免”。

但是，三年之后，冈村宁次竟被国民党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然后将其悄悄遣送回国，大出国际国内社会乃至冈村宁次本人意外。

冈村宁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样由战犯变成了“战俘”？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竟如何呢？

第32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6)

但是，这天晚上，一向以“乐天派”自诩的冈村彻夜辗转难眠。

笼罩在他心头的最浓黑的阴影，是从即日起就要变成战俘的百万日军和散居在中国内地（东北除外）的近百万日侨，对这些人能否安全回到日本，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是他自己的结局。

入夜，东京又相继发来密电：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铃木内阁总辞职。

冈村在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之前，曾一直主张继续战争，并再三奏请天皇批准决战的要求。然而今日“无条件投降”已成定局，东京方面又频频传来噩耗，他作为天皇的臣子，除“谨遵圣谕，以慰圣怀”之外，别无选择。下午，悲痛绝望之际，他曾向东京电请退职转役。现在想来，那实在是孩童闹气之举。他的电请不可能被批准，而军民安全撤离中国的重任也不容他推卸。谁叫他是最后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呢！

窗外万籁俱静，连警卫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室内孤灯昏黄，电扇嗡嗡地吟叫着，但闷人的暑气却久驱不退。深夜的岑寂使他有被人类遗弃之感；闷热的空气使他痛苦绝望的心境更添烦躁。

自戴上崭新的少尉军衔参加日俄战争以来，他已是多次出征，在中国的国土上作战，而且“战功卓著”，不断高升。

1944年11月24日这一天，天皇传下圣旨，任命他为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他从东北到华北，继而转战华中，复又驱华南，征战40余载，终于在这一天成为侵华日军的最高统帅。

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但这一阶段未免时光太短，他走马上任不到一年，日军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深知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难逃惩罚，从即日起，他这位威炎煊赫的总司令官大势已去，作为战犯被押上审判台的日子势必

来临。

午夜过后，难以成眠的冈村宁次从床上爬起来，到桌前伏案写下："我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作为他无可奈何的一种抉择。

8月15日以后，冈村宁次走进了他一生命运中的"低谷"，除了以失去军权的总司令身份代表投降的中国派遣军处理善后事宜之外，他别无所为。

9月9日，冈村宁次作为日军投降代表签字人，出席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从入场到退场，他始终默默无语，机械地按照规定的程序行事。他只盼望这惨痛的时刻尽快过去。

事后，冈村宁次曾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心情：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到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之所接触中国方面的要人颇为亲日，而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木"一语，借使自己镇定下来。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的心情并无不同。将来即便走上断头台，也愿持此心情。

第33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7)

冈村宁次恐怕自己事先也未想到，平素作为修身养性的禅宗，竟在他最痛苦的时刻派上了用场。

在举行签降仪式的当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向冈村宁次下达了“军字第一号”命令，其中要这样几条：

贵官应于本（九）日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取消，并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

贵官之总司令部，应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之任务，为传达及执行总司令（何应钦，作者注）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

一夜之间，冈村宁次从总司令变成了百万日俘的总头领。

但这还不是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

10月26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自此，他开始作为一名“高级日俘”，过起了被软禁的生活。

当两百余万（不包括东北）日俘日侨全部遣返日本后，冈村宁次被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

1948年3月29日，冈村宁次打点行装，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派人将他由南京送往上海。

当天下午，他乘坐一辆国防部的军用吉普，离开自1946年下半年一直居住的地方——金银街四号宅邸，来到下关火车站。当他在两名国民党军官陪同下登上火车，想到就要告别自己居住过多年并统治过的城市时，心中不由感叹：

青年时代曾经久住的南京，

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南京，

签过投降书的南京，

患过肺病的南京，

一生难忘的南京，

再见！

这段近乎咏叹调的慨叹，虽然道出了昔日日军总司令的悲凉情绪，倒也大略道出了自己的罪行。

冈村宁次被送往上海后，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界宣称将其关押在上海战犯监狱，其实却由国防部派人事先为他在日本人集中之地找了一处僻静的寓所，让他单独居住，并由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他治疗肺结核。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事先训令淞沪警备区司令汤恩伯，负责对冈村宁次的监护。不但仍然享受良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而且寓所周围有便衣警卫戒备，保护他的安全。

直到1948年8月，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即将公审之前，才由庭长石美瑜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经国防部批准，将其转送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昔日的总司令终于成了一名囚犯。

对冈村宁次的审判是在上海进行的。

在冈村宁次案的审理过程中，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一直到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都先后插过手。其牵涉面之广，远非东条英机之辈所及。受到这么多大人物的庇护，乃至优渥有加，是冈村宁次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第34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8)

早在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冈村宁次任“日本官兵总联络部长”，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期间，国民党政府与陆军总司令部内部就进行过多次讨论。

1946年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国民党军方一位联络参谋悄悄来到金银街四号，密晤冈村宁次，向他透露了三次高级军政会议的内容：

4月22日，在一次会议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曾列举了许多理由为冈村宁次免罪。蒋介石虽然表示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注意处理方法，以避免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

6月25日在战犯审理会议上，国防部二厅王处长建议，为推迟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可任其为总联络班长，留驻南京，与会者多数表示同意。

后来，陆军参谋总长陈诚也曾向蒋介石建议，冈村宁次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并说对将来中日关系有利。蒋介石默然未答。

7月21日，国民党军方的联络参谋又告诉冈村宁次，参谋总长陈诚对他的处理意见，最近已书面正式上报蒋介石，大意是，作为战犯处理的问题暂且搁置不论，但担心同盟国要找麻烦，估计送其归国也有困难。

此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外记者关于冈村宁次的询问，一概以“目前仍任联络班长，遣俘遣侨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正在研究中”、“目前在中国仍有部份日本军民和征用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份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

1946年12月22日，东京广播电台广播：

“过去以联络员身份留在南京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经蒋主席同意，近期即将来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但是于同一天，《中央日报》即做了更正报道：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向中国政府要求冈村出庭作证一事，国防部尚未同意。据悉，蒋主席仅批准松井前往东京出庭作证。实际上，松井也未出庭。”

直到1947年5月，《大公报》才发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讲话：

“相信冈村宁次于联络班任务结束后，应移交军事法庭审理。”

但是，6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即让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递口信：

“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1948年7月7日，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庭在对战犯的审理工作已接近尾声，不得不着手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的情况下，终于对其发出传票，令其12日上午10时到法庭受审。

这是一次走过场的审讯，仅由施检查官对冈村宁次的作战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讯问。一小时之后，审讯便告结束。

第35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19)

冈村宁次退庭后，庭长石美瑜与施检查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辨。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且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交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则坚决主张冈村宁次现住寓所是国防部指定，除非该部指示，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庭长协商，准予审请保释。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向国防部部长提出“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预审后，将其送往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军事法庭8月14日对冈村宁次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当冈村宁次走出法庭时，等候在外面的100多名中外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处，争相提问，令冈村宁次一时失措，无言以对。国民党军宪兵一面为他开道，一面将他送进休息室。

自1946年日俘日侨遣返结束后，冈村宁次便成了颇为神秘的人物，而且很受新闻舆论界的关注，所以他一露面，便受到记者的包围。

当冈村宁次被宪兵送进休息室后，仍有数十名记者跟进去，向他提问。直到10时30左右，冈村宁次才在宪兵的护送下登上卡车。有几名记者竟爬上汽车，一路向冈村提问，直到监狱门口方才作罢。

冈村宁次被送回战犯监狱，典狱长孙介君便带着翻译亲往探问病情，问他生活上有何要求。并向他透露：

“先生从塘沽协定到日本投降，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么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其实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的灾难，要以

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1947年8月23日，军事法庭终于对冈村宁次进行首次公审。

为了使这次公审在民众中和国际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军事法庭有意像筹办展览会一样做了准备，于会前发了近千张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民众，为公审造成一定的声势。法庭上设通译员四人，分译中、日两国语言。江一平、杨鹏、钱龙生三位律师出庭辩护。又从监狱提出落合甚九郎等四名在押日本战犯出庭作证。

上午8时，冈村宁次和四名证人由宪兵押上囚车，开往法庭所在地吴淞路原市商会礼堂。

9时30分，公审开始。前来参加听审的中外人士与新闻记者达1000余人。礼堂内座无虚席。开庭后，由检查官宣读起诉书，然后分别对被告人及证人进行庭审。候审室专门为冈村宁次准备了一把舒适的扶手椅，放在被告席一旁。审讯与冈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他坐在旁边休息。

第36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0)

中午休息三小时，午餐菜肴十分丰盛，使四位证人大为满意，他们在监狱里难以吃到如此丰盛菜肴，故开玩笑说，这是沾了冈村总司令的光。

下午3时，公审继续进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师进行质问，继而由王检查长宣读罪证。随后，江、钱、杨三位律师开始进行辩论。法庭的气氛从而趋向紧张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律师。他在出庭为冈村宁次辩护之前，其父曾极力反对，不想让儿子遭世人唾骂。但江一平不但不顾父亲阻拦，按时到庭，而且在辩护中编造了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所采取的供给棉布、打击奸商等“爱民”、“利民”之策，使听审者不断发出唏嘘哂笑之声。然而冈村宁次却永铭肺腑，1961年6月，他去台北访问时，曾特意前往江一平、石美瑜府上拜谢。

下午6时30时，庭长宣布庭审结束。

此后，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便一再搁置，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证据不足，经费也不足，审判只得延期；二是国民党军政要人中多数认为，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以等待远东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较为有利；三是庭长石美瑜认为若判冈村宁次无罪，不仅在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也将为后世人唾骂，正多方请调，试图让他人担此恶名。

11月中旬，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面谒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在日本投降后的“功绩”，建议令松井立即回国，对冈村应判无罪，并从国内战局方面论证对冈村宣判无罪的有利之处，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有汤氏的札记为证：

“目前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

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此外，汤恩伯在札记中还以政策、法律的观点加以分析，阐述了日本人、中国人及中共对冈村宁次的见解。认为法律上构成战犯有不人道行为，均不适用于冈村，可宣告无罪。即使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政策上考虑，也宜宣判无罪。而为了贯彻对日宽大的方针，有将即决战犯移交日本服刑的必要。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冈村宁次是“校友”。而中日战争期间，汤恩伯与冈村宁次有四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亲密之至，此是汤氏力保冈村宁次的原因之一。

然而，何应钦比汤恩伯考虑得更为周到，他得知汤恩伯面谒蒋介石后，建议可令松井太久郎归国，而冈村宁次必须考虑国际舆论和国际关系，不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良策以待时机。

第37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1)

照冈村宁次的话说，何应钦与冈村宁次也是“老友”。

石美瑜的“金蝉脱壳”之计并未成功，他的请调报告一直未得到上峰的批准。

1949年1月中旬，国防部一方面提拔他为国防部检查局局长，授以中将军衔（原系少将），一面交给他一份密电，电文上面是石美瑜的头衔姓名，电文大意为：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末尾署名是“中正”。至此，石美瑜方明白国防部提拔他的用意，对蒋介石的密谕更是不敢违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草拟了一份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国防部军法局局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算是交了差。

时隔6个月后，于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由于公审的日期事先没有公开，故旁听席上只有20余名新闻记者，社会各界人士均未参加。当时，特邀辩护律师江一平、杨鹏两人迟到，只有钱龙生一人在场，检查官即宣布开庭。

上午的审判匆匆结束。下午4时重新开庭。 庭长石美瑜宣布了另两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对冈村宁次宣判：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查官

被　告冈村宁次　男　66岁　日本东京人　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

杨　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查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 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 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群岛先后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枪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之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第38节：第二章 战祸制造者的下场(22)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诸人 署名签章

宣判结束后，法庭大哗。

石美瑜无法回答听众席上众人的责问，当即宣布退庭，与律师等人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拥进庭长室，纷纷向法庭提出抗议。然而事已定局，记者们的抗议只是徒劳。

冈村宁次事先曾听传言，国民党军方以外有不少人主张判处无期徒刑，石美瑜曾拟判有期徒刑七年，他思想上已有服刑的准备，不料结果竟判无罪，令他深感意外。他要求向庭长致谢，但被拒绝会见。

这时，一位法庭副官对他低语：

“哎，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际，从后门走脱为妙。”

冈村宁次这才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28日傍晚，军事法庭一位副官来到冈村宁次“保外就医”的寓所，通知他于次日早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的战犯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原来，国民党政府为使冈村宁次能搭乘美轮回国，特提前宣判。

30日上午10时，美轮从上海吴淞港起航。船驶出中国领海之后。东京广播电台就报道：

“在华全体日本战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宁次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一事陡起风波。延安中共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遣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并要求引渡冈村，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当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押压不发。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考虑自己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乘飞机到南京请示对策。李宗仁得知冈村宁次已乘船回国，便命令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待船到日本后，将冈村宁次重新扣押。商震接到命令，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出重新逮捕冈村的要求，被美军方面拒绝。

当天中午，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厚生省打破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破例在日本东京国立医院悬挂国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并派肯尼中校前往医院慰问冈村宁次。

盟军最高统帅与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次施以如此特殊优厚的待遇，令冈村本人大惑不解。直到翌年，蒋介石聘他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后，他才明白蒋公诸人的用心。

第39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

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

战败国的军队于绝望中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他们在八一五之后又犯下了哪些新的罪行？一只受伤的兔子使猎人有何重大发现？兵临绝境的关东军如何内讧火并？逃亡日军历尽艰辛之后，能否逃脱做战俘的命运？

1．最后的疯狂

中日双方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签降仪式后，蒋介石立即向驻华日军下达了第一号命令，规定了投降日军必须服从的条款。其中第二条第3、5项规定：

“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暂留原地静待命令。以所有一切武器弹药、装具器材、物资、交通通信，及其他有关作战之工具、案卷，及一切属于日本陆海空军之资产等予以暂时保管不加损坏，待命缴纳与本委员长，或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官，或政府机关之代表。

“日本部队及附属部队之军官，须保证所属严守纪律及秩序。且需负责严密监视其部下，不得有伤害及骚扰人民，并劫掠有关文化之公私文物，及一切公私资产。”

由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中也有类似条款。

但是，一些地区的日军由于对投降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以及战败后的绝望感，仍不服从上述命令，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他们毁坏或藏匿军火、焚烧军营、炸毁弹药库；有些部队仍骚扰中国百姓，抢劫、强奸……尽管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为此多次向驻华日军总联络部部长冈村宁次下达训令，此类事件仍不断发生。

化为灰烬的军营

1945年9月12日，驻河南鲁山日军某部接到驻华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速往郾城集结，向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刘峙部投降”的命

令之后，整个军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将近中午时分，数十名日军持枪冲进镇上的几家酒店，不由分说，抬起酒坛就走。胆大一点的老板上前要他们付钱，但得到的却是枪托与拳脚。街上卖菜的百姓也遭了殃；肉铺里肉架上的猪肉被日军士兵整片扯下来；卖鱼的不但鱼被抢走，连筐都搭上了。敢于要钱者，所受到的待遇和酒店老板一样。

自日本宣布投降后，鲁山的日军一直龟缩在军营里，每天只有两三个士兵上街采购。今天他们突然故态复萌，重新干起强抢明夺的勾当，让原先以为可以从此过太平日子的百姓又惊又怕，以为日本鬼子又要卷土重来。

日军对于酒店的抢劫不是一次性的，从上午至傍晚，不断有士兵闯入酒店抬酒。有的店老板想以紧闭店门来阻挡他们的抢劫，但一叶薄薄的门板哪里挡得住日本兵枪托的疯狂撞击！

日军的军营里，饭堂与营房早已界线不分，饭堂里有躺在地上的烂醉如泥的士兵，营房里有正在狂喝滥饮的军官；几乎每一屋内都弥漫着酒味和呕吐物的恶臭。那些尚未被乙醇彻底麻醉的官兵，有的在狂呼乱叫，有的在引吭作歌，有的在捶胸嚎啕。

即将变成战俘的日本官兵多数感到无路可走。他们从侵华到战败，其间经历了感情上种种大起大落的波折，一些人在绝望中失去了理智，变得比战时还要疯狂。傍晚时分，操场上又有三名士兵对东方遥拜之后，剖腹自杀。自8月15 日以来，这已是第三起自杀事件了。士兵在自杀时，无人围观也无人阻拦。同伴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只待他们自杀后，默默地将他们的尸体抬到镇外掩埋起来。

第40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

日军对于自杀官兵的处理一律按战死对待，在档案中倒填死亡日期。因此日本战后对于宣布投降以后自杀的日军官兵无法统计。

入夜以后，军营中不断响起骤雨般的枪声。从军官到士兵，只要是未被烧酒灌倒，尚能立起的，都摇摇晃晃地钻出营房，端枪对天猛射。因为数日后，他们手中的武器就要缴出，连如此发泄的权利也被剥夺。

直到午夜，军营内才渐渐安静下来。但仍有怪异的长啸与凄凉的歌哭断断续续地传出，令军营周围的百姓胆战心惊，无法入眠——天知道这些凶野的日本鬼子将会干出什么骇人的事来！

翌日拂晓，横田中佐下了集合令。他不愿让当地的中国百姓看到奔赴投降集中地的部队狼狈的撤离。由于昨日的酗酒，他两眼血红，面色青灰，神情狰狞而疲惫。

部队集合之后，这位处于癫狂状态的军官，下令将枪支和背包以外的一切军需辎重全部集中在操场上，在周围架起干柴。然后，他亲手点燃了柴堆。

东方晨光微露。夜色尚未退去。操场上的火堆越烧越旺，熊熊的火苗直窜夜空，在黑暗的衬托下，光焰显得格外炽烈。

横田中佐面对火光，先是仰天狂笑，继而俯首呜咽。他的疯狂之状使士兵们受到感染，又纷纷举枪对天空来了一阵猛射。

等枪声停息后，横田对士兵下令：

“把营房统统烧掉！”

几个士兵立刻从火堆中抽出燃烧了一半的木柴，向营房奔去。

两名为日军打扫卫生的中国夫役上前劝阻纵火的士兵，竟被横田开枪打死。

数十间房屋倾刻间燃起冲天大火。

被枪声惊醒的百姓，面对大火，只有痛心旁观，眼睁睁看其化为灰烬。

这时，横田中佐才下令开拔。在一片大火的映照下，这支发泄完最后的疯狂的队伍疲惫而零乱地离开了鲁山。由于横田部将粮秣尽悉烧光，沿途便一路掠夺，反抗者均遭殴打。所到之处，百姓吃尽苦头。

驻河南临汝日军与驻鲁山日军几乎同时接到了向郾城集结、缴械投降的命令。该部在撤离临汝之前，比驻鲁山日军表现得更加疯狂。

军营只须一把火就可烧光，但以前储存的大批军粮、军盐却无法迅速焚毁，而他们又不甘心让它落入中国百姓之手，结果该部军官竟命士兵到百姓家去抢家具，作为焚毁军粮军盐的燃料。

当天下午，数百名日军持枪分头冲进军营周围的百姓家中，将桌子、板凳甚至木床强行搬走。穷苦百姓为了保护一点可怜的家当，有的拼命争夺，有的苦苦哀求，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惨遭毒打。

日军将抢来的家具堆在粮仓、盐仓周围，又浇上汽油，然后将其点燃。

第41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3)

大火持续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粮仓上空仍黑烟袅袅，整个临汝镇都弥漫着焦糊味儿。

驻河南南阳日军的行动比上述两地的日军早行多，他们自天皇诏书发布之后便开始对军用物资进行毁坏。该部接到向受降地点集结的命令后，将400余车军用品全部焚毁。随后又将军马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

驻陕西陕县日军在前往受降集结地之前，其疯狂之举与驻河南临汝日军相似，

只是他们未到百姓家中去抢家具作为燃料，而是将汽油浇在储存大量粮食、军需的仓库周围，然后纵火焚毁。

安徽省铜陵县迟迟未遭接管，直到11月份，当地日军仍驻守待命。11月19日夜，日军引爆了自己的弹药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火光映红了铜陵城。被焚毁的弹药究竟有多少，直到该部缴械后也未弄清。

此外，在9月至10月间，湖南的岳阳、长沙、湘潭、 宁乡等地的日军也接连将大量军用物资和弹药付之一炬。而湘潭、宁乡日军不仅焚毁破坏粮食、军需，而且在向受降地点集结途中，不断奸淫烧杀，肆意掠夺。

大炮沉江，军马拍卖

驻芜湖日军某炮兵部队，按照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应向南京廖耀湘部投降。

该部指挥官古川大佐和几位部下，同属主张继续战争的少壮派军官。8 月15日，天皇投降诏书播出之后，该部就有少佐以下十余名官兵集体剖腹自杀。

古川接到上级“向南京地区集结投降”的命令后，几欲自杀，但他考虑指挥部队的责任在身，最终未有行动。他和几名下级军官痛饮了

半日，想出了一个报复的措施，即将该部的大炮和弹药沉入长江，然后将战马拉到市场上卖掉，让自己的部队变成真正的“徒手官兵”，再开往南京受降，使中国军队一无所获。

11月16日上午，古川大佐带领一部分官兵，用卡车拖着大炮向三菹码头前进。

部队到达码头后，日军强行集拢码头附近的驳船与运输轮，将大炮推上轮船，令船驶至江心，将大炮推入滔滔江水之中。

在大炮落水的轰鸣声中，船上的日军个个神情沮丧，有的竟坐在甲板上痛哭流涕。随后，古川又命士兵在船上架起机枪，对江中狂扫滥射。子弹打光后，他们将机枪也投入江中。

该部的战马是当天下午卖光的。芜湖的伪军当时已宣布反正，听从国民党军的的指挥。但一些伪军和古川部日军颇有私人感情，听到日军卖马的消息，便悄悄前往抢购，然后转手倒卖，或送回家乡作运输耕耘之用。

不出半天，数十匹高大健壮的东洋马便统统卖光。这些马最高卖到二十块银元一匹，最便宜的仅换一头肥猪。而卖马所得的钱，第二天便被该部官兵挥霍一空。

第42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4)

两天后，这支日军炮兵部队开往南京时，官兵们携带的只有一些步枪和手枪。

日本投降以后，日军毁坏、抛弃、拍卖军火与军用物资一时成风。

早在驻芜湖日军将大炮沉入江中之前，驻湖南衡阳的日军就开始了类似的行动。天皇的投降诏书刚广播不几天，驻衡阳日军就将火炮和重武器抛入湘江，同时将军需仓库统统放火烧毁。

驻上海日军中一些下级军官，每日用小火轮装满军火或汽油等军需品，运至吴淞口外横沙一带投入江中。

驻武汉日军于日本宣布投降第四天，突然封锁通往码头的要道，将大批军火用卡车运往黄陂路江边码头，然后将卡车开上浮桥，连车带物一齐抛入江中。更有甚者，驻该地日军竟在武汉市区附近销毁化学武器，致使市区上空数十里范围内受到毒气污染，许多市民被毒气熏得涕泪直流，一些老病体弱者被毒气熏得晕倒在地。

驻广州、湛江等沿海地区的日军，自8月下旬起，开始不断焚毁军火，并将大批军用物资沉入海中。

驻雷州湾日军除将部分武器丢入海中外，还将一些枪支弹药卖给当地居民。有些地区的日军并不乱烧军用物资、销毁或抛弃武器，而是将军用品和枪支弹药进行拍卖。

驻海南岛日本海军司令官伍贺启次郎，于9月6日向所属部队颁发了特字第八号密令，指示日军投降后的工作目标：

一．挑拨中台、中韩感情；

二．将日侨财产及公家存储物品尽速拍卖；

三．以实际利益为代价，挑拨党派感情，并展开反白人运动，造成混乱局势。

这条密令的第一、三条需要暗中行事，且收效缓慢，唯第二条可以立竿见影。密令下达后，海口街头很快出现了日军商品热。好些卡车满载着军需品停在闹市区，日本士兵用流利的中国话像小贩般高声叫卖，致使交通堵塞，行人受阻。闹得日军军官不得不派士兵前往维持秩序。

驻越南北部的日军比驻海南日军更为“激进”，竟连粮食和武器也运到市场上拍卖，或成批售给当地商人，使负责接受驻越南日军投降的国民党将领卢汉大为头痛。

甚至在蒋介石眼皮下的南京，违令出卖武器和军需品的日军也十分活跃。在街头巷尾，时常有日军士兵掏出一支手枪，问居民或是小贩：“枪的要不要？”进城卖农产品的农民也常能检到便宜，走运者用三只母鸡就可换一支手枪，一个鸡蛋可换一发子弹，一斤麻油就可换一双结实耐穿的军用皮鞋……

那些因运输问题无法解决而徒步前往受降地集中的日军，沿途也不断将军用品或丢或卖。遇到中国民间武装的阻截，他们便与阻截者订下“君子协定”：想要武器，请拿食物换取，否则将以武力还击。阻截者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得到日军的枪支弹药，为避免流血牺牲，他们十分乐意接受这一协定。他们给日军送来猪鸡羊鸭，然后从日军驻地运走成捆的枪支和一箱箱的弹药。

第43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5)

待这些日军到达集结地，武器已送掉大半，不少人成了真正的“徒手官兵”。

兽性难改

由于在中国军队来不及接管的地方，日军仍保持原有态势待命，一些驻守在中小城市或县城的日军仍暂时持有枪械，从而使一些在战争期间军纪涣散、横施暴行的部队有机可趁，在待命期间不断骚扰中国百姓。

驻河南商丘城北营房的日军就属此例。

10月上旬，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该部出动了百余名日军，悄悄地开进附近一个村庄。正在酣睡的农民突然被砰砰的砸门声惊醒，以为来了土匪。等到门被砸开，才知道是日军。农民们原以为日本已经投降，可以对他们不加防备，当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日军持枪出现在眼前时方才明白——这帮侵略者兽性未改。

破门而入的日本兵用雪亮的手电筒满屋乱照，见了年轻的妇女，就用枪将屋里的男人赶出去，然后进行强奸或轮奸。家人如果反抗，即遭毒打，或被刺刀戳伤。不少女青年惨遭蹂躏。村中鸡飞狗跳，哭喊哀号之声此起彼伏。

这帮日军肆意奸淫后，又到处搜寻食物，将村中的鸡鸭掠夺一空。随后，他们将十余名年轻健壮、长相稍好的姑娘或少妇押回军营，供其他日军泄欲。当夜，她们每个人都遭到十几名士兵的轮奸。

此后，这个军营中不断有小股部队对周围村庄进行抢劫，先后有数十名年轻妇女被掠进军营。

直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获悉此情，下达“诚字第七十八号”训令，命令冈村宁次迅速查明制止，该部队才停止骚扰活动。那些被抓去的妇女，直到国民党接收人员赶到商丘后，才被放出。这些妇女中

有的因受强烈刺激而精神失常，有的被折磨致病，有的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有些地方的日军则不顾国民党军方的训令，将投降之前掠去的中国妇女留在部队，迟迟不愿放出。

国民党军后勤部第十八后方医院医务长彭某之女，战时在广西邮政管理局工作。1943年，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在桂林的一些机关向后方疏散，彭女调到河池邮局工作。1944年，河池失守，19岁的彭女也下落不明，一年间，音讯全无。

1945年9月20日，彭某接到广西邮政管理局驻某地办事处主任区某来信说：他的女儿（与彭女同局工作）已于本月7日自宜山回到家中。区女向父亲详细叙述了她和彭女1944年冬天在河池附近的保平圩遇敌的情形。那一天，她和彭女等人逃上后山，被日军发现，两人一道被俘。区女在逃难前改扮成村妇装束，并将面庞涂上泥污，故被俘后未引起日军的注意。而彭女和另外几个姑娘则被日军从关押处带走。区女在被俘的第三天，趁日军看守不注意，逃出了虎口。

第44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6)

彭某收到这封信，才知道女儿是被日军掠去了。1945年9月中旬，河池邮局在保圩被俘人员被日军带至全县后释放。然而彭女仍被扣留在军营中。据释放者说，日军一位大佐见彭女生得文静秀丽，且又年轻，将其长期扣在身边，供其一人淫乐，至今不愿放回。

彭某得悉此情后，悲愤交加，当即投书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求军方出面与日军交涉，救出其女。何应钦看了彭某的投诉，十分愤慨，随即向冈村宁次下达训令：

……查敌人如在侵略中，俘虏非战斗人员，已属国际公法所不许。而与投降后，复不将其毅然释出，更非人道所不容。此种罪恶，迩后在国际法庭与我国政府固有相当制裁，无庸责赘。惟际兹胜利已经获得，整个国家急图复员之秋，而民族细胞之骨肉团聚，实属伦常之迫切要求。素仰钧座爱护袍泽，不遗余力，为特具报前来，恳予督饬在华日军指挥官，转饬当时攻占河池敌酋，速将彭女释回，俾全常伦，实为德便。仰设法确实查明为要。

何应钦的训令下达后半个多月后，彭女终被放回。

……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仍然挥舞屠刀，发泄最后的疯狂的日军远非河南商丘一地。

在湖南，从湘桂地区向南浔集结的日本第十一军混成第八十七旅团，仍肆意折毁民房，抢劫强奸。

在江西，驻吉安、上高等地的日军仍疯狂烧杀，天皇诏书广播后，他们竟将整座吉安城及附近村落纵火烧毁。在上高以南的马庄，躲藏于一间民房内的十八位青年妇女被日军发现后，俱遭杀害；南昌日军在北撤途中不仅奸淫妇女，甚至将在路旁观看队伍行进的儿童开枪打死。

在广东，驻潮阳、汕头、澄海等地的日军第一三０师团，于八一五之后四处抢劫、强奸，杀害中国百姓，一些日军竟将中国百姓残酷肢解；驻广州日军则从8月16日起，对市区一些重要工业进行破坏，海珠桥头的纺织厂与河南岸的企业仓库等均被炸毁，30多名中国工人被炸死。

在东北，驻哈尔滨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竟在末日来临之际，下令将关在秘密监狱里的中国人全部枪决，并将生产工厂、研究室以及所有秘密文件和做细菌实验的罪证全部焚毁。在逃离哈尔滨之前，石井又命令部队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在细菌工厂方圆8公里的范围内就有146名中国百姓因感染鼠疫而死亡。在长春的日军第一００细菌部队也将另一座工厂炸毁，同时放出带有各种毒菌的生物。结果导致延边地区于第二年猩红热等瘟疫大流行，死者甚众，一些村庄十室九空；至1947年，辽北、嫩江、松江、内蒙等地又因此蔓延鼠疫，共死亡20000余人。

第45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7)

……

2．归功于兔的重大发现

那些对投降有抵触情绪的日军，毁坏、出售、抛弃军火及军需品大都是公开进行的。而有些部队怀着卷土重来的幻想藏匿大批军火时，却干得十分秘密。那些军火被他们偷偷运出军营，藏在颇为隐蔽的地方，当时一般人无人知晓。但时间一长，有些藏匿地点却免不了要被人发现，有时纯属意外。

1945年10月上旬的一天，南京和平门外某村农民黄长海闲来无事，扛着猎枪在庄东北一带山上转悠，想打点野味下酒。黄长海转到天近晌午，一无所获，正准备回家，突然发现一只野兔从眼前一道荒草稀疏的山坡上窜过。没精打采的黄长海眼睛一亮，迅速举起土枪，押动了扳机。

也许是久未寻见猎物，突然看见野兔，心情激动，他这一枪并未使兔子停止奔跑。不过凭着一双猎人的眼睛，他分明看见兔子身体抖动了一下。奔跑的速度也明显减缓。他断定它受了伤。他嘘了一声，身旁那条懒洋洋的猎狗便如脱弦之箭，向逃命的兔子射去。

兔子和猎狗转眼间消失在山坡一侧。

黄长海相信“助手”追捕受伤猎物的能力，跟在后面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但是当山坡的另一面呈现在他眼前时，他站住了，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山根的一个洞口不见了。

黄长海对附近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山洞的位置。他开始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地形，四下打量了一番，见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脚下是一道两坡相夹的浅谷，那个山头就在浅谷的尽头。但现在那个洞口竟神秘地消失了，洞口的位置上覆盖着和周围一样的黄土，黄土上长着青黄相间的野草。

这是怎么回事?

旋即，猎狗在洞口十多米处的一遍乱石沟里追上了那只兔子，将它衔回主人面前。

奔走半日，终有所获，黄长海颇感兴奋。但更使他兴奋的是刚才的发现——那个洞口的神秘消失，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他以前曾进过那个山洞，洞既深且大，可容百余人藏身。他脑中突然冒出“樵夫进山砍柴，意外发现宝窟”之类的故事。他想，在这动乱的年月，说不定是哪家靠日本人发财的大户，见势头不妙，在这个洞里藏了值钱的东西。想到这里，他便来了劲头，决心扒开洞口看个究竟。

他走到近前，扒开荒草一看，上面是一层新土，果然是有人把洞口堵住，然后又作了伪装。他掏出短刀，满怀信心地挖了起来。但没挖多久，他的刀便碰到了硬物——土层下面竟有一道石壁，是用水泥砌成，坚固得叫他无从下手。但这更激起他寻宝的欲望。他想，能够使用水泥的人家必是大户无疑。

第46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8)

眼看已是中午，黄长海腹中饥饿，便背着唯一的猎获物，扛着土枪下山。回家后，他越想越觉得那只兔子出现得很神奇。不早不迟，正在他灰心丧气，准备回家时出现，而且把他引到了那个洞口。说不定是黄家祖上积下的阴德，神仙要他这一辈子发财，特地派这只兔子将他引到藏宝之处。这兔子倒是一只神兔呢，而自己竟把它打死了！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感到有些惶恐。

他吃过午饭，在背篓中放了一把铁锤和钢錾，扛着土枪，装着打猎的模样出了村。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秘密，分享洞中的财宝。

黄长海在洞口叮叮当当敲打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才錾出了一个可容一人匍匐通过的孔洞。

他点起火把，钻进洞内，通过一段狭窄的洞身，来到宽敞处。借着火把的光亮，他看见好些木箱堆在那里，多得简直难以数计！他的心脏狂跳起来——不出所料，洞中果然藏着财宝！

他扑到一堆木箱前，见箱上写着看不懂的文字。但太阳旗的图案表明，这是日本人的东西。他伸手去搬箱子，箱子很沉。当他用钢錾撬开箱盖，撕去两层油纸后，大吃一惊——那竟是满满一箱手榴弹！

他吓得倒退了两步，拿火把的手开始发抖。他明白了眼前一排排堆得很高的木箱里装的是什么。手中的火把使他联想起手榴弹爆炸的情景。他陡然间感到自己正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他定了定神，将火把插在距木箱稍远一点的石缝里，然后去撬一只长方形的木箱。他希望这些木箱中除了军火，还有什么易变钱财之物。

但木箱撬开后，里面竟是三八式步枪！

他抄起一支，拉了拉枪栓，心想，能弄到一支好枪使，今天也没算白累。但他又想，私藏军火是犯法的，因为一支枪去坐牢太不值得。把枪弄出去卖，倒是能挣一大笔钱，但要是被官方抓住，说不定脑袋都保不住。

他盘算来盘算去，决定去报告警察，那样说不定还能得到一笔赏钱。主意打定，他便出了山洞，把洞口重新掩好，然后直奔市区而去。

当天晚上，首都警备司令部接到黄长海的报告后，立即将此事转告9 月初进驻南京的新编第六军廖耀湘部。新六军当即派部队在黄长海的带领下前往搜查。

部队在洞口附近布下警戒，然后拆去洞口的石壁，将洞口所藏军火悉数搬出，足足装了6卡车。

这批军火运回军部后，经查点，其中不仅有步枪，还有机枪数十挺，迫击炮十余门。弹药箱上标有日本驻南京第六军的番号。

黄长海发现大批军火有功，新六军发给他赏金一百块银元。

随后，新六军又派出部队，在南京郊外几处山地进行搜索，结果在挹江门内西山地又发现大批埋藏于地下的枪械和汽油、润滑油等军用品。

第47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9)

藏匿军火与军用物资的日军当然不仅仅是驻南京的部队。日本投降以后数月间，驻北平、汉口、石家庄等地的国民党部队也发现了日军藏于地下的大批枪支弹药和汽油等物。而侵占台湾长达50年的日军，藏匿军火及军用物资的数量之大，尤为惊人。赴台湾受降的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及师长林伟俦的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载：

（日军）很多中高级将领对失败并不甘心，他们除宣称“二十年后再来台湾”之外，曾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装备和隐蔽物资的活动。他们把大量的武器弹药抛入海中，把整船的大米、汽油沉入海底，并且利用各地的山洞，或原来的山洞仓库，收藏大量的大米、罐头食品、医药、汽油以至弹药等物资，然后把洞口秘密封闭，拒不移交。后来，经过各地人民的揭发，第六十二军才一一把它挖出来。总计从台中、嘉义、台南到屏东等地的山边，都挖出很多粮食、罐头食品、汽油、药品……有的装满整个防空洞，有的装满整个石洞，有的装满整个地下石窟……

国民党军台湾警备司令部也曾就驻台日军销毁、藏匿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的行为，多次向原台湾总督兼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吉利发出电文，其《军字第八十二号》电文中就有如下内容：

查贵官所属各部队于投降后，擅将大批武器、弹药、化学兵器及军用物资等盗卖损毁或藏匿不报，经查属实者计有：

（一）台湾第4587部队（高射枪第162 联队）将武器物资藏匿于台北州桃园郡龟山庄塔寮坑、字坑底附近，业经该部队少尉笠仓秀彦填据证实。

（二）台第12805 部队（台湾陆军货物厂）佐藤少佐将大批物资藏匿于台北文山郡鸟眯龟山及哈门一带，业经查明证实。

（三）高雄方面：1.旗山郡内门桩木栅附近有洞窟三十六处，仓库八十余所，埋藏多量之武器、弹药、化学兵器及军用物资。2.旗山

郡内门桩埔附近有仓库九所，藏有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3.旗山郡山旗街溪州附近有仓库四十二所，洞窟八处，藏有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等。4.高雄郡燕巢庄深水附近有燃料库四十三处，仓库六所，洞窟二十三处，藏有大量弹药。5.高雄郡仁武庄考潭附近有仓库百余所，藏有弹药军用品甚多。6.凤山郡凤山街、湾子头附近有仓库二十七所，藏匿各种兵器甚多。以上未报之武器、弹药、化学兵器及军用物资，业经本部派员会同台湾第12800部队陆军技术大尉吉田龙前往发掘，经证明属实，并有该部队集积所略图及查获毒气6桶为据。

……

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山地石窟以及莽莽林海中究竟藏匿了多少军火军需，战后无法统计。

第48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0)

3．撒网撒出的秘密

南京郊区农民陈某，像黄长海一样，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较为重大的秘密。不过他不像黄长海那样幸运，他不仅未得到赏金，而且差点被关进监狱。

陈某以打鱼为生。194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他掮着鱼网到距村子一里多地的池塘中打鱼。头两网，他只打了几条三四寸长的鱼秧儿。他换了个地方，第三次将网撒出去，收回来时觉得很沉，心里不禁喜滋滋的。但出乎他的意料，网拉上来后，里面竟是一只铁箱。由于箱上的“机关”挂住了网绳，所以他将网拉起时，才没有滑脱。

陈某大喜过望，就凭这只箱子的份量和精致的外表，他断定要比几条大鱼值钱。他迫切地想看看箱内究竟装着什么值钱之物，但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箱盖。这使铁箱在他眼中变得更加神秘。他无心捕鱼，当即收了鱼网，背着那只沉沉的铁箱回了村。

陈某回到村里。请邻居鉴别那只宝贝铁箱里究竟何物。邻居也不认识，信口说：“也许是一只聚钱匣子。”这话叫陈某好生激动。结果村里一位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学生见了，告诉他那是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并且打开箱盖让他看了箱子里的“秘密”。

陈某大失所望——这捞什子在他手里，岂不等于废铁一堆？他正要扔掉，大学生告诉他，这东西如果卖给需要的人，是很值几个钱的。

“那，卖给谁呢？”陈某精神为之一振。

“你暂时把它收好，我到南京帮你打听打听。”大学生说。随后他又对陈某附耳低语：“新四军常派人到城里采购军用物资，要是能卖给他们，至少可得两三百块大洋。”

“你要是能帮我脱手，我跟你二八分利。”陈某喜滋滋地说。他打了一年鱼，也卖不到这些钱，这真是无意中发了一笔外财。

陈某打鱼捞到电台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

但是，陈某的发财梦不久就破灭了。几天后，村里突然来了两名腰插手枪的警察，进村便叫人带路，直奔陈某家而来。

当时陈某正在家中修补渔网，见两个警察冷丁闯进来，面色如冰，气势汹汹，不禁打了个冷颤。他脑子迅疾一转，立刻想到来者与那只铁箱有关，心里更加害怕，慌忙堆出笑脸，向两个警察递烟敬茶。

两个警察不接他的烟，也不喝他的茶。其中一个劈头问道：

“你就是陈某？”

“哎，陈某就是我。”

“你把那电台藏哪去了？”

“什么电台？我没见过。”

“别跟我装佯，快把电台交出来。”

“我的确没……”

那警察一拍桌子，吼道：

“告诉你，我们没工夫跟你罗嗦，你不交出电台也行，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第49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1)

另一个警察当即亮出手铐，说：

“到班房里蹲蹲也蛮好，吃住都不用掏腰包。”

陈某见瞒不过，心疼肉颤地把藏在床下的电台拖了出来。

警察见了电台，便进一步审问它的来处。陈某老老实实供出详情。警察仍然不信，硬说他是偷来的，要把他和电台一起带走。陈某吓得当即瘫坐在地上。

后来，村里人为他作证，说电台的确是他从塘里捞出来的，警察才算罢休。

第二天，一辆载着十多名持枪士兵的卡车开到陈某门前。惊魂未定的陈某面如土色，以为大祸临头。不料领头的军官竟对他很和蔼，说话间还递给他一支哈德门香烟。军官说，找他的目的是想问一下，他捞出电台的池塘在哪里，并叫他带一下路。他们要仔细打捞一下，看看水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原来，新六军某部负责接管日军一个广播电台，但当部队进驻后，发现该电台内所有无线电设备已荡然无存。该部队四处搜寻，一无所获。日本人也拒不供出这些设备的下落。警方获悉陈某捞到一架电台后，经过查实，立即报告了新六军军部。

十多名军人由陈某带领，乘车来到池塘附近。士兵们不顾深秋水凉，脱去军装，下塘打捞，结果捞出一批无线电台所需要的电机设备。一些重要部件，有的被枪击毁，在的被锤斧砸坏。并在池塘附近发现汽车轮辙和纷乱的足印。很明显，日军事先将这些设备破坏之后，又偷偷用汽车运到此地，将其投入塘中。

4．没有出路的逃亡

八一五之后，驻华日军中接连发生官兵携械逃亡事件。

这些出于一时激愤而选择逃亡之路的日本官兵，在逃亡途中生存十分艰难。他们不仅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而且无法摆脱饥寒交迫

的困境。

从驻九江日军20余名官兵的逃亡经历，可以看出这些逃亡者所处的境地。

这20多名日军是在一个叫武藤玉男的少尉带领下，于8月16 日夜带枪逃出九江的。他们的计划是沿长江东进，从上海附近设法登船回国。天皇的投降诏书广播后，他们对日军将如何投降、如何回国一无所知，只觉得前途一片黑暗，便贸然选择了逃亡一途。

逃出九江的头一两天，他们还可凭借武器向百姓强行索取食物。行进途中还算平安。但第三天他们就遇到了麻烦。

那天下午，他们正在一条山间公路上走着，山坡上的树林中突然打来一记冷枪，一个士兵被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死去。武藤和其余士兵迅速隐蔽在路旁的岩石和土坎后面，向山坡上还击。

在双方零落的枪战中，又有一名逃亡日军被打死。武藤根据对方的枪声判断，认为不过是十多人的小股部队。但对方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不敢贸然下令向山上发动进攻。何况他们是为了回国，而不是为了打仗才经过这里的。

第50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2)

双方对射了一阵之后，山上的袭击者便撤走了。武藤和士兵见山上久久没有动静，才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来。但他们不敢再沿公路往前走，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直到天黑以后才敢上路。

遭到这次袭击后，武藤少尉吸取了教训，叫大家每人弄一套中国百姓的衣服穿上，夜行昼伏，以防再遭不测。当天夜里，20多个逃亡者闯进一个小村庄，除抢了一些食物之外，每人都抢了一套衣服。出村后，他们便将抢来的衣服换上，转眼间变成了清一色的便衣。

但是，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也被游击队摸清，走到皖南某县境内，就再一次遭到袭击。

那一天，他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后，于拂晓时分钻进一片密密的山林中睡了下来。武藤少尉夜行昼伏的办法已使他们度过了一个平安的白昼。

皖南的8月，天气炎热，林中没有一丝凉风 蚊虫趁黑夜的最后一段时光加紧袭击这批不速之客。但疲惫不堪的逃亡者们顾不得这些，他们往露水打湿的草地上一倒，很快就死一般睡去。站岗的士兵极力不让发涩的眼皮阖上，监视着周围的动静。但他没支持多久，便也打起盹来。

曙色朦胧之际，哨兵的脖子被一条粗壮的胳膊勒住。他刚要喊，嘴里便被人塞进一条毛巾。而那些酣睡者被几声断喝惊醒时，发现周围已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汉子——他们被游击队包围了。

反抗的结果定然是被击毙，20多人只好束手就擒。

武藤以为他的士兵们必死无疑，不料他们被押进一个村庄后，游击队队长训了一段话，说是日本既然已经宣布投降，就应该老老实实听候发落，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并劝他们回所在部队，等待受

降。随后又宣传了一番新四军的俘虏政策，让他们饱餐了一顿大米饭和红烧猪肉，每人发给几块大饼，将他们放了。

至于武器，当然是一枪一弹也不许带走。

连遭打击之后，他们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但回部队已不可能，日本军队对逃兵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因此，他们只有不顾一切，按原定计划继续东进。

20多人都只会讲几句简单生硬的中国话，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开始他们还用钱向百姓购买食物，但钱很快就花光了。

不会说中国话，即使连乞讨也很困难。他们深知自己的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深知中国百姓对日军的仇恨。百姓一旦发现他们是屠杀过中国人的日本兵，说不定会将他们活活打死。

他们在一处山林中整整饿了一天。当武藤叫士兵们继续赶路时，大家都躺地在地上懒得起身。

“武藤少尉，别说走路，我连坐都坐不住了。”

第51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3)

“武藤少尉，这样下去，我们会饿死的。”

“我们不能这样等死。”

“少尉，我们该怎么办？”

……

士兵们七嘴八舌，使武藤心烦意乱。他靠一棵树干上，沉默良久，说：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从现在起，大家每天轮流去找吃的。”

随后，他点了几个士兵的名字，叫他们下山去找食物。

当时，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玉米棒儿只有指头粗细，要想弄到吃的，只有到村子里去偷。

有两个士兵钻进百姓的厨房，侥幸偷到了一点剩饼。但一个士兵在偷鸡时被百姓抓住，并逼着他说出是哪个村的。士兵见几个百姓手中又是棍棒又是镰刀，不知他们抓住盗贼究竟要怎样惩罚，惊慌间，便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自己辩解。不料这下更糟，百姓们发现他是日本士兵，便将他一顿痛打，然后关进一间黑屋里，准备第二天将他交给区公所。直到下半夜，这个士兵才弄断了捆在手上的绳索，逃了回来。

这个士兵的遭遇使全体逃亡者为之悚然——如果连偷也行不通的话，他们岂不只有活活饿死吗？

后来有人提议，与其这样偷偷摸摸，不如痛痛快快地去抢。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这天凌晨3点多钟，20多人每人弄了一根树棍作武器，冲进了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

抢劫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他们悄悄潜入庄内，分成三五人一组，前去砸百姓的门。但刚将几户人家的门砸开，村子的另一头

便响起急促的锣声，并有人高喊：“土匪进庄了！”转眼间便有二三十条汉子呐喊着扑过来。他们有的拎着铡刀，有的握着长矛，有的拿着土枪，领头的手里竟拎着一支二十响的“德国造”。

武藤见势不妙，立即下令撤退。那帮汉子也不追赶，只是向他们乱放枪。一个士兵当即被打倒，还有两个士兵中了土枪的霰弹，其余人赶紧背起伤员，慌不择路，在野地里狂奔。

躲进山林后，那个被手枪击中的士兵便咽了气。两个中了土枪的士兵，一个伤在背上，一个伤了屁股，伤口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嚎叫着要自杀。

这次抢劫失败后，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活下去，他们采野果挖野菜充饥。

为了能回国，他们每天夜晚坚持向东前进。

两名被土枪打中的士兵，枪伤发炎，化浓溃烂，不能行走，赶路时要别人抬着。一天，当大家都去寻找食物时，两人用一把剃刀先后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自杀——他们不愿拖累自己的同伴。

当大家赶回来时，两个自杀者的尸体已经发僵，脖颈刀口处流出的污血染黑了他们的衬衣和身下的土地。他们的脸上凝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表情，瞪着无光的双眼，大张着嘴，手中紧紧地攥着野草。他们没留下一行字、一句话，就这么死了。

第52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4)

士兵们明白他们自杀的用意，面对同伴的惨相，不少人哭泣失声。

他们含悲掩埋了同伴的尸体，继续东进。但在走到繁昌一带时，他们迷了路。由于地形复杂，他们转来转去，仍在那一带徘徊。

后来，他们遇到一个采药的农民。武藤叫一个中国话讲得稍好的士兵，勉强向药农说明了情况。并求他与附近村里的人交涉，说他们愿意靠“苦力的干活，挣点吃的”。药农见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生了同情心，答应先下山为他们说说看。

半日后，那位药农回来说，山下一个村里的百姓愿意让他们打短工，管吃不给钱。

这已经是天大的喜讯了。只要人身安全有保障，而又有饭吃，即使是再苦的话，他们也乐意去干。

入秋的农村，活计很多。特别是山里的农民，更加繁忙。他们帮人家收割庄稼，拉犁耕地，上山打柴……以此来换取暂时的温饱。他们在这个山村度过了一个秋天。

秋后，农民们不再需要帮工，而他们也想重踏归途，便离开了那个村庄。由于他们干活卖力，和东家有了感情，临行时，农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还给了他们几床破棉絮，以备夜宿时御寒，并将他们送出村子很远。

这时，他们已完全象逃荒的难民，不再引起百姓的注意。

吃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时已秋末，夜晚寒气袭人，住宿又成了一大困难。为安全起见，他们不敢到百姓家投宿。一到天黑，他们只有到沿途破庙空房或村头的草垛里过夜。如果连这样的去处也找不到，他们便在塘埂或山坡下挤缩在一起，熬过一个寒冷的夜晚。

但是，尽管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他们仍未逃脱做战俘的命运。

当他们走到南京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他们行迹可疑，便将他们抓去审问。当弄清了他们的身份后，便将他们送进了南京日俘集中营。

南京的逃亡者中，有几个比武藤等人的结局要坏得多。

8月下旬，日本第六军第三十四师团的5名士兵从浦镇逃出， 第二天就受到对日军怀着满腔仇恨的百姓的拦击。4名士兵被当场打死，剩下的一名士兵逃到山里躲藏起来，过了一年多的野人生活，直到翌年11月才被人发现，送交南京国防部遣返机关。当时南京的日俘日侨已遣送完毕，该机关只得发给衣物，将其送往上海，同那里的日本人一起遣送回国。

日本投降以后，驻华日军中除了不断有数人至数十人的官兵结伴逃亡之外，甚至发生过整个部队脱离建制集体逃亡的事件。驻华南某地第一0四师团所属第一三七、一六一两个联队，焚毁军旗之后，集体流窜于粤东的海丰、博罗一带；在东北，第一二五坦克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集合该师团残部及其他部队的溃散官兵共6000余人，逃入老爷岭山脉南端的林子头附近；活动于海防、四平一带的日军北满游击支队之一部，在军官的带领下，逃入通化山区；而30000多关东军在富永中将的带领下，逃入蒙江、临江、长白、抚松一带山区，大概算是日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逃亡。

第53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5)

5．兵临绝境

日本关东军第五军，是在苏联对日本宣战8天后陷入绝境的。

8月9日黎明，苏军主力部队以一个装甲师团的兵力，从黑龙江东部的绥芬河、观月台突破国境线，向驻守这一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第五军正面发动进攻。11日，进抵牡丹江市外围防线穆棱。

苏军以绝对优势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向日军反复攻击，至12日中午突破日军防线，冲入牡丹江市区。

13日入夜时分，由第一二四师团驻守的主阵地穆棱高地失守。

经过数日的激战，第五军伤亡惨重。

苏军攻克穆棱主阵地后，以不可阻挡之势，沿途摧毁日军部分兵力的抵抗，于14日，直逼驻守掖河东侧地区的日军第一二六师团阵地。苏军以数十门大炮对日军主阵地进行了连续8个小时的炮击，在全部摧毁该阵地的火炮之后，出动庞大的坦克群，掩护步兵发起冲锋。

日军第一二六师团全体官兵拼死抵抗，其辎重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以特攻方式，让士兵携带炸药、爆破筒、反坦克手榴弹等，冲入苏军坦克群，炸毁坦克，然后举行反攻，与苏军步兵进行肉搏战，到黄昏降临时，勉强击退了苏军的进攻。

15日，集结于掖河北面地区的日军第一三五师团主阵地，受到苏军步兵、坦克、炮兵、飞机的立体进攻，大部分火力点和防御工事被摧毁。壕沟前尸横遍地，被飞机和炮火炸成焦土的山坡上黑烟笼罩，焦臭刺鼻。阵地上的日军死伤三分之二，战况极为惨烈。

入夜，苏军停止进攻，战场方趋于沉寂。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第五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中将，于15日下达了全军撤至横道河子的命令。

第五军主力在撤退时，没有受到苏军的追击。于17日傍晚，部队到达距牡丹江市60公里左右的横道河子。

此时，拥有3个师团和其他部队共十余万兵力的第五军仅剩三万余人，且有四分之一以上失去战斗力的伤病员；重武器多半被毁，辎重粮秣损失大半。

横道河子背靠张广才岭，小镇四周山峦起伏，有险可凭。第五军撤到此地后，不敢有片刻松懈，立刻占领阵地，着手修筑工事。

夜幕悄然来临，第五军各残部的阵地上，一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忍着饥饿，用铁锹挖掘战壕，用岩石垒起工事，在紧张的忙碌中，有的士兵因饥饿劳累而晕倒。数千名伤兵拥挤在狭窄的农舍或临时搭起的帐蓬里，既无人护理，也无药救治，一些重伤号因忍受不了伤痛的折磨而自杀。

但是，第五军所属各师团的将领们，还幻想凭据有利的地形阻挡苏军的进攻。由于撤退时未遭到苏军的追击，他们估计至少可以赢得一两天构筑防线的时间。

第54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6)

然而翌日天亮之后，第五军的官兵们惊呆了。他们发现苏军已陈兵山下！一排排重型坦克竟丝毫不加掩蔽，像巨兽般蹲伏在苏军阵地前，炮口直指山上。苏联国旗像火炬般在阵中飘扬。由于距离太近，连苏军士兵头上钢盔和脚上皮靴的颜色都能看得清。

但是使日军感到奇怪的是，苏军为何不立即向他们发起进攻？是未准备就绪，还是未摸清他们的军情而不敢贸然出击？

日军正疑惑间，苏军突然用广播喇叭对他们喊话，声称日本政府已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要他们赶快缴械，不要再作无效的抵抗。

苏军的广播使日军从司令官到士兵都如雷击顶。15日那天，他们是在激战中度过的，既未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也未接到大本营或关东军总司令部关于停战的命令。

是苏军的讹术，还是真有其事？

紧接苏军的劝降广播之后，关东军总司令部便通过无线电下达了停战的命令。

是战斗到底还是向苏军投降？在军部召开的师团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上，争论激烈，僵持不下。其结果导致军队内部接连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枪战。

第一次流血冲突，不是因为“战”与“降”的问题，而是因为粮食。

各师团在丢失阵地和撤退过程中，辎重粮秣均已严重损失，剩下的粮食，已不能解决30000余人当天的吃饭问题。于是军部下令，每人每天只供应一碗米饭。士兵们只有忍着饥饿坚守阵地。

但协同作战的伪满军第七团的粮秣，竟奇迹般大部分保存下来。第一三五师团与该团阵地相邻，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派人前往索取。由于没有军部的命令，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

要粮的日军回到自己的阵地上，大骂伪满军“八格亚鲁”，竟眼看着皇军挨饿。不用说，他们是看关东军大势已去，就翘起了尾巴。一

位少佐听了大为震怒，当即带领100余名日军，二次前往伪满军阵地，准备强行运粮。

但伪满军并未示弱。谁都知道，在遭大兵围困之际，失去了粮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负责保护粮秣的伪满军连长挡住了气势汹汹的日军少佐，问他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我们要运粮食！”日军少佐吼道。

“没有军部的命令，谁也别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一粒米。”

“八格亚路！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正饿着肚子吗？！”

“知道。你们需要粮食，我们也一样。”

“皇军是人，满洲国军也是人！”伪满士兵跟着喊道。

“混蛋，谁敢阻拦我们运粮，统统枪毙！”

日军少佐说着便拔出手枪。伪满军连长身旁的士兵以为他要对连长行凶，手起一枪，将其击毙。

第55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7)

枪响过后，日伪两军唰地各后撤十余米，卧倒在地。

一场枪战随即而起。

伪满军士兵有所准备，而且大部分人一直蹲在掩体或战壕里。日军则没有隐蔽之处，只是卧在岩石或树干后面，与伪满军展开对射。几分钟后，便有四五名士兵中弹。第一三五师团阵地上的日军，见去要粮的人和伪满军交了火，便大呼小叫地战壕和工事里跳出来，要赶去增援。

就在这时，苏军的炮弹接连落在日伪两军的阵地上。剧烈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烟柱，提醒日伪两军——他们正大敌当前，不是火并的时候。抢粮的日军撤回了自己的阵地，伪满军也纷纷掉转了枪口。苏军的炮击可能是警告性的，很快就停止了。

日伪军阵地这才恢复了平静。

从8月9日苏军向关东军大举进攻起，东北地区就淫雨连绵。18日下午，又下起了大雨，三万多日军，多半没有雨具，只能在阵地上任凭风吹雨打。军装透湿、腹中无食的日军提心吊胆，不分昼夜地在冷雨中瑟缩着，因为苏军随时可能发起进攻。

处此绝境，投降的念头在一些官兵心头滋生。主张投降的中下级军官受到许多士兵的拥护。

但是，第五军司令官以下大多数高层将领仍拒绝投降，决定与苏军血战到底。

于是，军营中冲突又起。

18日夜10时左右，清水司令官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再次征求参谋长及师团长意见，究竟是投降还是继续战斗？结果主张决以死战的将领占了上风。

参加会议的军参谋副长谷川正雄大佐属于主降的一派。他于11时后悄悄溜出会场，向几位倾向于投降的下级军官透露了会议内容。

这些下级军官也态度不一。有的说：

“既然军司令部已决定血战到底，我们只有服从命令。”

有的则说：

“军司令部应该服从天皇和总司令部的命令才对。”

谷川大佐说：

“现在，战与降的结局都十分清楚。我们已无力与苏军的优势兵力抗衡。继续打下去，现存的三万多将士必将全体‘玉碎’。而投降，就可以使这些人活下来。国家将来需要活着的日本人去重建，而我们现在再以死来表示忠诚已毫无意义。何况天皇陛下已下诏停战，总司令部也已命令解除武装，再继续抗战，就是违抗圣谕，违抗军令。”

接着，他提议：“我们为了挽救三万将士的生命，必须采取措施，以武力迫使清水司令官下令投降。”

几位下级军官一致赞成他的提议。

11时30分左右，谷川大佐带领百余名官兵包围了军部。

此刻，会议尚未结束，军部的卫队和各师团长的警卫将他们挡在会场之外，不准他们进入军部。

第56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8)

谷川一方的一名少尉首先开枪，打死了两名卫兵。军部卫队立刻开枪还击。顿时，一场激烈的枪战在军部周围发生。

雨夜中，只听见砰砰的枪声和中弹者的惨叫，无法看清究竟有多少人伤亡。

军部内，开会的将领们一时不知所措，显得有些混乱，清水司令官要到军部外制止枪战，被参谋长拦住。黑夜中，枪弹乱飞，骚乱者又怎能分清司令官和卫兵？说不定这些人正是冲司令官来的。

第一三五师团师团长当即打电话给本师团的一个中队，令他们火速赶来军部解围。

十分钟后，谷川等人被第一三五师团师团长调来的救兵包围。

枪声渐渐停止，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这时，清水司令官在几名卫兵的保护下走出军部。命令双方不得开枪。然后解除为首肇事者的武装，其余从众，立即回各自所在阵地。

谷川大佐和几名下级军官当即被关了禁闭。

武力劝降，暂告失败。

19日黎明，大雨渐止，苏军仍按兵不动。晨雾笼罩下的日军阵地一片沉寂。

然而，一场更大的骚乱正在酝酿之中。

昨夜跟随谷川大佐前往军部的士兵回到阵地后，将军部高级将领会议继续抗战的决定和谷川大佐为三万人的生存而冒险的事一说，引起敢众多官兵对清水司令官的不满。

第一二四师团的大津健二少佐平素与谷川正雄交情甚深，他得知昨夜冲突的起因后大为愤怒，与另外两名军官密商，准备率领各自的部队起事，救出谷川，包围军部，迫使清水司令官下达投降令。

上午7时左右，大津少佐等所属三个大队所有官兵数百人，突然包围了军司令部。

另一部分人冲向军司令部附近的关押谷川正雄的民房，击毙两名警卫，放出了谷川和另外两名军官。

军部卫队在遭到数倍于已的部队突然包围的情况下，仍顽强抵抗。

这次冲突，比前两次的规模都大，在激烈的枪战中，双方不仅手榴弹乱扔，甚至连机枪也派上了用场。短短几分钟内，双方伤亡就达30多人。

军参谋长仍想效仿昨夜第一三五师团师团长的办法，打电话调兵前来平息骚乱。但电话线已被大津少佐事先派人切断，无法再与外界取得联系。

谷川等人被放出不久，军部卫队便被打垮。

7时20分左右，大津少佐率兵攻入军司令部。

谷川大佐也带人冲入军参谋长等人的驻地，将十余名坚持抵抗、拒绝投降的军官全部击毙。然后将清水司令官押往军部，迫其下令向苏军投降。

19日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第五军正式派出军使，打着白旗，与苏联远东军第一装甲军团司令麦西莫夫洽降。

第57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19)

当天下午，第五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中将前往苏军军营，签署了投降书。随后，他返回军司令部，将卫兵赶走，在挂于墙上的太阳旗前剖腹自杀。

下午，解除了武装的伪满军第七团官兵，作为首批投降部队，冒着濛濛细雨，沿着崎岖的公路向苏军俘虏集中营走去。跟在后面的是沮丧的日军官兵，再后面是车载人抬的伤员。

21日，苏联伯力广播电台与合众国际社先后报道了关东军第五军全部投降的消息。

数日后，这批日俘被苏军押往牡丹江市，与所有被俘虏的日本关东军一样，每1000人左右编成一个作业大队，然后用火车运往西伯利亚服劳役。

6．假如冈村宁次不下那道命令

1945年8月15日下午4时左右，一位身着中山装，足登皮鞋，颇似国民党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带着一名随从，来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会见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警卫立刻入内向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报告。

由于冈村宁次中午听完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后，心情十分沉重，午后向全军将士做出“谨遵圣谕，以慰圣怀”的训令，又向东京方面发了请示退职转役的电报后，于3时离开总司令部，回自己的寓所休息，今井武夫便叫卫兵司令接待来访者，问他有何事项要面见总司令官。

在总司令部接待室里，来者向卫兵通报了姓名和身份：姓名章克，新四军特使。来访的目的是与冈村总司令官协商接收投降日军的武器问题。

当时，今井武夫已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联络商谈芷江洽降事宜。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投降的具体规定正

在草拟中。故今井未经请示冈村，便拒绝了章克会见冈村宁次的要求，并要他立即离开总司令部。

继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面了战略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命八路军、 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伪军送出最后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交出武装”，“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随后又连续发出了六道大反攻的进军命令。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中国共产党百万大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攻城略地，迅速占领广大地区。

但是，就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形势下，冈村宁次仍听从国民党“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的命令，向驻华日军发出了“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治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的通告。并命令部下未得到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第58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0)

由于冈村宁次下了这样的命令，8月15日以后，国民党统治区以外的日军仍在继续作战，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攻势，做徒劳的抵抗，致使数万日军作无谓的伤亡。

假使冈村宁次不下那道命令，这些日军不用说，现在正在日本安度晚年。

反战日本人最后的功劳

中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组织，几乎遍及整个抗日战场，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

1938年末，日本进步作家、著名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在广西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分盟”， 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成立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和反战同盟工作方针，鹿地亘当选为反战同盟总部会长。

反战同盟的纲领是“恢复日本人民的幸福，巩固世界和平。”任务是：“一方面攻击日本侵略的军队，一方面诱导日本士兵到反侵略的阵营里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自成立到日本宣布投降，发展至20多个支部。

1939年1月2日，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召开会议，日俘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与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当场宣布要求参加八路军，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欢迎，成为八路军中第一批日本反战士兵。11月7日，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建立了以前田光繁等人为核心的日本人反战组织，朱德向他们表示祝贺。此后，这个组织不断发展，遍及敌后抗日战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盟员已达迁余人。

1941年5月，延安中共中央按照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的建议，在延安建立了专门改造教育日俘的“日本工农学校”，到1945年，学员发展到300余人。

在中日战争期间，这些反战的日本人活跃于抗日前线与敌后，他们在路旁、桥上、山岩、树干等一切日军能看得见地方，张贴反战标语和宣传画；给日军士兵写信谈心，宣传中国军队的俘虏政策，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编写对敌宣传材料，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广播、喊话劝降、唱日本思乡歌曲；冒着生命危险，将装有烟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问信的慰问袋送到日军据点前……为瓦解日军士气，唤起日军士兵觉醒做出了贡献。有的反战同盟成员到前线参加对日军作战，救治中国军队的伤员，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日本投降后，在重庆等地的反战同盟成员，大部分从中国各地陆续返回日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野坂参三等人，于1945年9月乘美军飞机返回日本。临行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9月18日，250多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前田光繁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赴东北协助日俘日侨的遣返工作，一部分人于1946年2月经朝鲜半岛回国。前田光繁则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政治指导员，为解放军培养出第一代飞行员（见香川孝志与前田光繁合著的回忆录《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第59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1)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只有少数人留下，大部分返回日本。留下的反战日本人，积极投身于受降工作，他们向日军士兵发出通电，号召他们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且将通电印成传单，大量向日军散发。他们赶赴前线，向仍在坚持抵抗的日军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帮助安顿已经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为他们消除疑虑，安排生活，联系遣返事宜。有的还代表八路军前往敌营与日军谈判，使他们放弃抵抗，缴械投降。

日本八路小林清代表八路军与日军谈判，令其投降的故事，便是一例。

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山东八路军东海军区主力部队于8月16日占领威海，8月24日占领烟台，然后兵分三路向青岛挺进，将日军混成第五旅团的一个大队包围于青岛近郊。

日军大队长西田中佐与两个中队长松本大尉和西村大尉，正准备按照青岛日军司令部的命令，开往青岛集结，向国民党军投降。八路军立即向日军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命令他们立即向八路军投降。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的小林清，原属这支日军部队，他也与几位日本八路向日军发出了优待俘虏的通告。但西田中佐却提出，请八路军代表到他的据点谈判，方可作出向谁投降的决定。

于是军区首长决定，派小林清作为八路军全权代表，带两名参谋前往日军军营，与西田中佐谈判。

小林清是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1938年春应征入伍，当年11月来到中国，所在部队驻山东烟台福山，1939年秋在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1941年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并参加反战同盟，并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回到山东，在胶东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任支部副书记。

小林清深知日军凶狠残暴，对谈判能否成功，没有十分把握，并且可能遭遇不测，便对军区贾司令说：

“我尽力完成任务，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们不要顾虑我的生死，坚决消灭他们！”

贾司令却哈哈一笑，说：“他们过去是很疯狂，但现在不一样了！天皇都宣布投降了嘛，他们现在心里想的，就是怎样才能安全地回国。只是他们不敢相信，放下武器后，八路军会让他们活着回去，所以我们才要你去跟他们谈判。你是日本人，你的话他们能听进去，不过，他们等级观念严重，很重视军衔，所以我委任你为上校，代表八路军去跟他们谈判。”

小林清听贾司令这么说，对谈判有了信心。但他带着两名参谋，进入日军据点后，仍不免有些紧张。他过去在这支部队毕竟只是个上等兵，而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则是他过去的长官，一个中佐，两个大尉，在过去，用不着西田中佐开口，随便来个军曹，就有权把小林清拉出去毙掉。

第60节：第三章 八一五之后的侵华日军(22)

西田中佐打量了一下小林清，问道：

“阁下，请问您是日本人吗？”

站在小林清身后的八路军参谋说：

“这位是我们八路军东海军区的全权谈判代表，小林清上校！”

西田听说小林清是上校，马上起立，立正向他敬礼。

西田中佐这个动作，让小林清放下心来，他表情严肃地用日语向他宣布了八路军的要求，并承诺，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八路军将保证他们的安全，将他们遣送回国。

西田沉吟了片刻，说已经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到青岛集中，向国民政府受降部队缴械，自己不敢违抗命令。

小林清拍案而起，语气严厉地说：

“你们如果不向八路军交出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何去何从，你现在必须作出选择！”

西田中佐的态度并不坚决，正如贾司令预料，他和两个中队长最关心的是能否回国，他说：

“你我身为军人，要言而有信，八路军优待俘虏，让我们安全回国的条件，你都能保证吗？”

“我完全可以保证。我们这些日本军人，被俘后没有一个被杀，而且在生活上得到很多照顾。”

西田中佐弯下身子，点了点头说：

“是是是，这我听说过，我还听说阁下原来就是我们这支部队的。”

“对。不过那个小林清早已死了，你们不是把他的骨灰盒都送回日本了吗？你要明白，我现在是八路军！”

原来，小林清以前曾从日俘濑古口中得知，他被俘后，日军以为他已经战死，将阵亡士兵的尸体火化后装入骨灰送回日本，其中也有

他的骨灰盒，并给他家发去了“战死通知书”。所以这样回答西田。

西田无话可说，表示愿意向八路军投降。

第二天，八路军举行受降仪式，日军集合列队，西田率官佐向八路军立正敬礼，解下军刀，双手平端，交给受降的八路军指挥员。西田在投降书上签字后，向部下发出了“放下武器”的命令。

这次成功的谈判，使敌我双方都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第61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

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

苏联对日本宣战后，东北日侨经历了什么样的劫难？日本商会会长为何要将百万财产付之一炬？为保护自己的同胞，日本军妓的行为令人钦佩。上海军政界人士连遭暗杀、绑架，究竟是何人所为？

1．劫难重重的东北日侨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向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

东面苏军，一路由松花江溯江而上，于富锦登陆，向佳木斯方向突进；一路突破绥芬河、穆棱河、掖河、虎头、东宁一线日本关东军主阵地，直逼牡丹江、鸡西市；一路猛攻珲春、图们日军主阵地，试图向纵深处推进。

北面苏军，一路横渡黑龙江，向瑷珲进攻；一路从奇克特渡河，猛攻孙吴一带主阵地。

西北面苏军日军，一路急袭满洲里正面各国境监视哨，然后直扑日军军事要塞海拉尔，准备突破大兴安岭防线，向齐齐哈尔挺进。

百万苏联红军以破竹之势，迅速向前推进，至17日，苏联空军已占领了满洲国首府新京（长春）机场。19日，苏军接管了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紧接着，又占领了南满重镇奉天（沈阳）。

数十万关东军全线溃败，大部分官兵成了苏军的俘虏，被送往西伯利亚。

驻“满洲国”的百万日本侨民命运又将如何？

牡丹江市的数万日侨是于10日夜开始撤离的。于仓惶逃难之际，许多人只带着一个小包袱或一只皮箱。不少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两手空空。有的日侨竟将自己的住宅或多年惨淡经营的产业付之一炬。

穆棱一带的炮声隆隆传来，不时有苏联空军的飞机呼啸着掠过市区上空。为防飞机轰炸，日军实行了灯火管制，黑暗的街道上，日侨们在日军的指挥下扶老携幼，冒着霏霏淫雨向火车站集中，准备乘火车逃往哈尔滨。

火车站附近的街道已挤满了日侨，呼唤声、哭叫声乱成一片。人群像被堤坝堵住的潮水一样，拥挤攒动而无法前进一步。

车站内只有一列客车和一列货车，车厢很快被蜂拥而上的日侨塞满。人们在逃命中已顾不得什么秩序，有的老人和儿童被争先上车的人挤倒，在纷乱的践踏下死去。负责指挥撤退的日军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

晚上10时左右，列车终于开动了，车上的日侨发出欢呼，月台上再度出现混乱——人们争着挤向月台边，想在下一列火车到来时抢先上车。

另有一部分日侨则在日军的指挥下向西郊集中，在那里乘日军的汽车撤离。但第五军从各师团抽调的数十辆卡车，一次仅能运走一小部分人，而更多的人则冒雨在公路边的野地里，心急如焚地等待日军采取新的措施。

两列火车开出牡丹江车站不久，便在一个小站上停了下来——司机接到通知，距海林以东数公里处的铁路被苏联飞机炸毁，目前正在抢修。

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空气污浊，令人窒息。每一分钟都显得那样漫长。但日侨们谁也不愿走出车厢活动一下身体，好像一出车厢，生命就失去了保障。此时此刻，离开集体被抛弃有荒野上，是十分可怕的。

挤在车厢里的日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煎熬，直到次日凌晨2时后，列车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缓缓开动。

滞留在牡丹江的大部分日侨，眼巴巴等了几个小时，到次日黎明时分，指挥撤离的日军突然宣布：牡丹江以东铁路被苏军炸毁，东来

列车受阻；穆棱等地火线吃紧，无法抽调汽车，所有日侨必须徒步向新京方向撤退！

第62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

日侨中有人叫骂，有人抗议，有人哭泣。但这一切都没有用，要想活命，只有听从军队指挥，尽快撤离这战火即将燃及之地。

雨，仍在无休无止地下着，天空已由黑暗转为灰白，一万余名日侨沿着泥泞的公路，默默向西移动。老人、儿童、病人、孕妇，成为这支逃难队伍的沉重包袱，行进十分缓慢。

当逃难队伍离开牡丹江十多公里时，空中突然出现三架苏联飞机。

掩护撤离的日军立即命令日侨疏散隐蔽。但已经迟了，飞机已发现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炸弹从飞机上倾泄而下，在公路上和两侧爆炸。一些日侨在四散奔逃中被炸倒，剧烈的爆炸声压倒了日侨惊恐的呼号和惨叫。

飞机在投弹后俯冲而下，向人群猛烈扫射，子弹如雨而下，击中了好些已经卧倒和尚在奔跑中的日侨。田野里，硝烟弥漫，泥土四溅，热血横流。

飞机在盘旋扫射几周后飞走。从未经历过如此场面的日侨，被猝然而来的打击吓坏了，有的仍伏在田埂或树丛里不敢起来，有的在呼唤跑散的亲人，有的在罹难亲人血肉模糊的尸体旁嚎啕大哭。掩护撤退的日军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丢下数百具尸体，抬着受伤的人重新踏上逃难之路。

佳木斯市的日侨是12日开始向内地撤退的。由于东线战场已传来部分阵地失守的消息，驻佳木斯日军事先对战局作了最坏的打算。

12日上午，部队阻截了来自鹤岗的两列火车，并调集了大批汽车，开始运送日侨南下。但仍有大批日侨要靠步行。

苏军于10夜登陆后，日军拼命抵抗，富锦的日侨仓惶逃难，一些日侨死于苏军轰击市区的炮火之下。一部分乘上汽车、火车的日侨，

于11日晚逃抵佳木斯。这批日侨的到来，给佳木斯的日侨更增添了慌乱与恐怖。

当第二列满载日侨的火车驶进小兴安岭山地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火车在驶进一段峡谷地带时脱轨了。

火车后半部车厢里的日侨，先是感到车厢之间的猛烈撞击，随后火车便停了下来。由于闷罐车厢车门紧闭，又无窗口，起先他们还以为是紧急停车，后来火车前部传来哄乱的叫喊，才知道火车出了事。

车头和以后的四节车厢倾覆在路基旁，数名日侨和几十名日军在剧烈的震荡和挤压下，当即死去。后面车厢的日侨纷纷跳下来，开始对受伤的日侨进行抢救。这些被大家从车厢里抬出来的人，有的骨折，有的血流如注。

黑暗中，人们只能靠几只手电筒和马灯照明，在尸体叠集的车厢中抢救活着的人。在一些黑暗的角落里，抢救者只能靠伤者发出的呻吟和呼救声判断他们还活着。

第63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3)

火车司机已经死去，幸存的副司机从倒在路基下的车头里钻出来，经过一番查看，发现火车脱轨处的一段铁轨上的镙丝被人拧下。

当紧张而又混乱的抢救进行完毕，清晨已经来临。小雨仍在飘洒，铁路两边的山峰从晨雾中隐约露出青黑而模糊的姿影。

火车脱轨后的惨状渐渐清晰地呈现活着的日侨眼前。死去的人横七竖八的搁在路基下的草丛里，人们已无力将这些尸体掩埋。受伤的人在呻吟，在叫喊，死者的亲人在哭泣……

受伤者无药救治，对较轻的伤势，抢救者只能撕破衣物草草包扎；那些伤势过重的人，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饥饿开始缠绕着每个活着的人，经过昨日惶恐的奔波和刚才的紧张忙乱，大家都希望得到能够充饥的食物。但由于都是在惊恐与慌乱中离家逃难的，带食物的人少而又少。

一名侥幸活下来的日军少尉将大家集合起来，爬上路基，继续往前走。

离开此地容易，但他们将怎样解除饥饿的威胁，靠一双很少走过远路的脚，走出小兴安岭连绵的群峰，走完千里之地到达新京?

恐惧和绝望再一次象乌云般笼罩在这些曾一时庆幸自己挤上火车的日侨心头……

富锦市的日侨是在炮火中撤离的。

苏军于8月10日夜溯松花江而上，在富锦登陆后，即向驻守当地的日军发起进攻。日军一面抵抗苏军的攻击，一面掩护数千名日侨向内地撤退。11日上午，当唯一的一列火车在挤满日侨的富锦站月台下开出后，苏军的炮火已延伸到市区。远处炮声隆隆，近处爆炸声此起彼伏。暴风骤雨般的机枪声已清晰可闻。未乘上火车的日侨在日军的掩护下，乘汽车或徒步沿公路向佳木斯方向撤退。

但12日下午，苏军便突破富锦日军侧面阵地，从后赶来。

掩护日侨撤退的日军试图阻止苏军的追击，令日侨就地疏散，然后占据附近高地，与苏军展开战斗。但是数百名日军所组成的防线，很快被兵力是他们数倍的苏军摧垮。

日侨见部队的掩护战斗失败，立刻惊惶失措，四散奔逃。

苏军一面追击撤退日军，一面用机枪向逃跑的日侨扫射。结果掩护撤退的日军几乎被全歼，不少日侨在苏军的扫射中饮弹身亡。

8月10日的新京，空中阴霾密布，小雨时停时续。

通知日侨向火车站集中的广播在大街上响着。一些关东军士兵和行政官员在大街小巷紧张地奔走，挨户动员日侨迅速做好撤离的准备。载着男女日侨的军用卡车，高鸣着刺叭驶向火车站。

由于前线关东军难以阻挡苏军强大攻势的消息不断传来，关东军司令部采取了使主要城市的日本人去后方避难的措施。并要求“满洲国”政府立即使新京地区的日本人按一般市民、国营公司、官厅、军属的顺序避难。但是，一些在当地落户多年且颇有资产的日侨还未听见枪炮声，未看见苏军空袭的飞机，对曾经称雄一时的关东军还抱有幻想，说什么也不愿撤离。因而要想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这些日侨，十分困难。据此，关东军只得从容易行动的军人家属开始向后方输送。

第64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4)

新京车站的混乱程度已不亚于牡丹江、佳木斯等地。关东军司令部准备了10列火车，各道月台上挤满了等待上车的侨民。因时间紧迫，车内拥挤，军队强令自己的家属抛弃一切财产，仅穿着随身衣服出发。军人家属先行，南满株式会社的家属随之而来。接着，一些被召集起来的一般日侨也拥入车站。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把站内各道月台挤得水泄不通。

至13日，由于苏军的迅速推进，北方铁路干线的交通大多中断，新京车站的列车班次大大减少，那些后来涌到车站的日侨，许多人经过一两个昼夜的等候，也挤不上火车。加上又下起了大雨，聚集在车站上的日侨更是苦不堪言。溥仪之弟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在《流浪的王妃》一书中，记述了她随伪满宫廷成员乘“御用列车”逃往吉林通化时，在新京车站目睹的惨状：

那天夜里，大约有二百多名宫廷职员及其眷属们，冒着盆大雨聚集在新京车站。

在站前，看到满军士兵们对暴雨、夜袭感到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他们仍在不停地挖沟。其中有人笑着扬起手对我们说：

“喂！快远远地逃走吧！明天这里就变成战场了，好在还特意留给我们一天的时间，为自己挖掘坟墓！”

……

整个火车站都挤满了黑压压的难民和堆积如山的行李。室内无插脚之地。门外还有很多淋在雨中的人们。孩子们可怜的哭叫声和母亲们不耐烦的斥责声混杂在一起。不知是什么人在喊：

“火车什么时候走啊？难道就见死不救吗？站长在哪儿？”

简直像人间地狱般的新京车站！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宫廷官员们拉开满月台的妇女和小孩，登上特别列车。

接触到她们那充满怨恨又有些羡慕的目光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们拥挤在月台上，其中有些人用尽全力紧紧抓住车厢门旁的扶手，不肯放开。一些人哭喊着，向维持秩序的宪兵苦苦哀求：

“哪怕只让孩子上去也行啊！站在厕所里也没关系。”

“我们已经等了两天了，就让我们上去吧！行行好，拜托了！”

可是，宪兵们一面怒气冲冲地说：“不行！这列车不准上！快走开！”一面把那些死也不放手的妇女和孩子们推下车去。

我坐在车上目睹了这一惨景，心里很是悲哀，对自己的同胞怀着深深的同情，但也无可奈何，实在无法搭救她们。

深夜12点，伴随着汽笛的尖叫声，列车缓缓离开新京车站，半疯狂了的妇女们仍抓住车门扶手不放。

“对不起，请原谅吧，我的同胞们！不过，也许两个月后，等待我们的将是同样的命运。”

我双手捂住面孔，低着头，在列车的颠簸中默默地表示深深地歉意。

第65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5)

按照预定计划，溥仪皇帝在新京车站上车。将近凌晨1点钟时，皇帝和皇后一行在大泽警卫所长及下属们的护卫下，到达车站，总算上了车。刹那间，警报声和汽笛声交相呼应，响彻新京上空，然后便悄然而止，似乎在暗示着满洲历史的终结。

……

那些首先避难的日本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朝鲜平壤地区也遭遇了与边境日侨相同的命运。而撤到辽宁等地的日侨则有不少人陷入了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境地。停战后，在新京处于软禁状态而留下来的关东军幕僚，向东京方面发出如下电文：

8月29日："面临两个月后的寒季和紧迫的粮食问题，实不胜忧虑。我等认为国家要付出全副努力，对此妥善处理。"

8月30日："新京的难民仅随身携带的物品也被夺走， 甚或有绝食数日者……关于取暖用煤，即使有劳力也不准运输，而且衣着、粮食、被褥、住宅等遭到征用和掠夺。担心一入冬季，饿死冻死者将不断发生……询问当地苏军首脑的本意，则云由东京解决，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烦请急速给予帮助，使之得以迅速送回国内，至盼。"

9月2日："……眼看冬季将临，约八十万难民（据沈阳日侨俘管理处遣返时统计，为一百一十万人左右，作者注）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无住处、无钱，陷入绝境。"

以上电文，大致可以反映东北三省百万日侨八一五之后的生活状况。

据史料披露，八一五之后，东北日侨处境十分艰难，在撤离战区和逃难过程中，死于自杀、战火、饥饿、疾病的人数，达17.40余万人，其中开拓团的日本移民死亡达7.85万人。关于开拓团移民的悲惨命运，将在以后的章节叙述。

2．在惊恐与饥饿中熬煎

驻齐齐哈尔日军虽未受到苏军正面进攻，但城内日本人面临的局势并不比前线城市乐观。

8月12日以后，齐齐哈尔日军外围防线屡屡发生兵变，龙江县城的关东军骑兵下士官教导队受到抗日民主联军的攻击，几乎被全歼；昂昂溪伪满军杀死两名日本军官后哗变……整个城市已被抗日民主联军包围。

一到夜晚，城郊四周信号弹频频升起，枪声时断进续。苏军的飞机不时飞来，向市区投弹轰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被炸弹击中的建筑物燃起冲天大火，人们忙着抢救被炸伤者，或从瓦砾中拖出一具具尸体。哭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驻守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四军，10日夜接到关东军总司令部向齐齐哈尔转移的命令，已于12向哈尔滨转移，仅剩下一百余名宪兵与部分伪满部队守城。

宪兵队的装备全是轻武器，根本无法抵抗苏军重型坦克的进攻。他们深知苏军一旦打来，凭着数百兵力，齐齐哈尔难以坚守一天以上。

第66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6)

8月10日，一列满载日侨的闷罐货车从海拉尔开抵齐齐哈尔。接着，又有一些满载妇女儿童的卡车从满洲里开来。这些逃难的日侨不断带来恶噩：

“海拉尔被苏军的坦克群包围，危在旦夕。”

“满洲里宪兵队已被苏军全歼。”

……

这些消息使齐齐哈尔日军和日侨感到惊恐不安。

继海拉尔和满洲里的逃难日侨之后，滨洲沿线的日侨不断撤到齐齐哈尔，宪兵队宿舍挤满了日军家属。那些日侨只得被安排在一些中、小学校和伪满政府机关内。

苏军飞机的轰炸次数越来越多。宪兵队附近的兵工厂成为苏军的重要轰炸目标，剧烈的爆炸声惊天动地，浓烟随风而来，弥漫市区上空。齐齐哈尔已岌岌可危。

为了把家属送往哈尔滨避难，宪兵队准备了一列火车。13日夜，齐齐哈尔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日本人，他们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一些日本宪兵赶来与亲人告别，在这很可能成为永别的时刻，不少人泣不成声。

宪兵队土屋中尉的妻子怀里抱着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手里拉着三岁的长子，面对就要离别的生死难卜的丈夫潸然泪下。

土屋觉得眼下是哭涕话别的时刻，安慰妻子说：

“只要活着，我们或许还能见面。希望你们能安全回到日本。”

开车的时间一刻一刻地临近。土屋匆忙抱了抱妻子和孩子，迅速挤出月台上的人丛，返回宪兵队。土屋一路上心情沉重地在心里念叨：

“这回一身轻了，该集中精力与苏军作战了。妻子和孩子们只有听天由命吧，没有别的办法。”

逃难的日侨继续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些老人和妇女背着行李，拉着孩子，怀着一线希望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已经停开时，有的垂头丧气地回家去，有的则涌向宪兵队驻地，请示提供车辆或安排住宿。

然而，面对成千上万的逃难同胞，宪兵队已经无能为力，许多日侨只有露宿街头。

难民的住宿无法解决，食品也开始严重短缺。在日侨麇集之地，被饿得有气无力，躺在地上等死的人随处可见。

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各地驻军将军需品登记造册，准备移交苏军。宪兵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由土屋中尉和主管供应工作的坂本少尉，带着20多名宪兵，开着汽车，来到军用供应站，不顾看管人员的阻拦，把库房里的罐头、饼干等食品以及毛巾、衣服等装满汽车，然后开进市区。只要遇到一群日本难民，宪兵们就把车上的东西向下扔。

随后，土屋又带人把以前储藏在居民家里。曾准备供探密生活用的大米、白面、高粱、食盐等100多袋食品拿出来，分给逃难的日侨。

第67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7)

但是，这点食品对大批在饥饿中煎熬的日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8月19日，苏军进驻齐齐哈尔，日军被解除了武装。 逃难的日侨归国无门，无依无靠，心中充满了恐怖。

妇女们害怕被苏军奸污，姑娘们剪掉头发，涂污面容，女扮男装。侨民会禁止她们外出。原先居住在市内的日侨将门窗紧闭，有的还钉上了板子，防止苏军闯入。

宪兵队长玉冈大佐，将氰酸钾发给了全体宪兵队家属，吩咐她们一旦遇到意外，立即服毒自杀。玉冈大佐向她们发放毒药时神色冷峻，目光阴沉可怕，仿佛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而接受毒药的妇女中，有的人手禁不住瑟瑟发抖。

从海拉尔逃到齐齐哈尔避难的三名宪兵下士官的妻子，每天在日本军官会馆为难民服务。一天，当她们在房间里休息时，六个苏军士兵闯了进来，用枪逼着她们脱下衣服，要轮奸她们。三个妇女无力反抗，也不敢呼救，于走投无路之际，迅速掏出一直带在身上的氰酸钾吞下。当苏军士兵知道她们服毒时，三个妇女已倒在地上，做临死前的痛苦挣扎。

这三名妇女死后，已经解除武装的日本宪兵向苏军提出了抗议。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苏军克格勃开始对士兵严加管理。闯入日本人住宅抢夺钱财或强奸妇女的苏军士兵一旦被发现，立即枪毙，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拉到郊外扔掉。但这种严厉的惩罚并未杜绝上述事件继续发生。

已经成为战俘的日本宪兵，被关押在市郊的几间农舍里。一条从齐齐哈尔通往满洲里、海拉尔、大兴安岭的宽阔的军用公路从这里经过。虽然已是8月下旬，仍有不少逃难的日侨从这里经过，向齐齐哈尔

走去。他们误以为齐齐哈尔是战火中的一片绿洲。这些日侨大都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步履迟缓，看上去一阵风就会将他们吹倒。

日俘们每天的伙食是米饭加罐头。由于没有碗，他们便用农家的大锅将饭煮好，然后把米饭与罐头掺和在一起，捏成饭团。

这一天，日俘们正吃午饭，土屋中尉见一位60多岁的日本老人拉着一个7岁的男孩从公路上走过。老人只穿着一件衬衣，没带包袱，孩子竟赤着脚。经过日俘居住的农舍时，老人向日俘们挥手致意，孩子的双眼则紧紧盯着他们手中的饭团。

土屋见状，便喊住他们，将自己手里的饭团给了他们。孩子接过饭团，便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老人流着泪对土屋说：

“谢谢，我们已经几天没吃上米饭了。一路上衣服被扒了，行李也被抢走了。真不知以后该怎么活下去。”

“您也吃点饭团吧。齐齐哈尔离这儿不远了。到了那里，侨民会会为你们想办法的。”土屋安慰他们说。

第68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8)

老人和孩子一再点头致谢，然后向齐齐哈尔方向蹒跚走去。

土屋望着一老一少两个同胞的背影，泪水不禁涌出了眼眶。

在日俘们即将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服劳役之前，土屋还目睹过更加悲惨的景象。当他和日俘们一起被苏军用卡车押运到北大营树林时，他看到七八个日本人，身上一丝不挂，只有阴部用破麻袋片遮着，看不出他们是侨民还是士兵。他们满身污秽，虚弱不堪地蹲在公路边，好像连站也站不起来似的。真不知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才来到这里。

数日之后，日俘们被苏军押上火车，送往西伯利亚服劳役。

这时，冬季将要来临，那些从战火中死里逃生出来的齐齐哈尔避难的日侨，还要在饥寒交迫中久久地挣扎。

4．四万日侨逃离兵燹之地

张家口的四万多日侨，是在苏军大兵压境、八路军突然攻城的情况下，于毫无宽限余地的极短时间内，匆匆逃离兵燹之地的。

苏蒙联军于14日攻抵距张家口不到50公里的张北。当日，苏蒙联军以迅猛的攻势，击溃驻张北日军及伪蒙疆骑兵，一举占领伪蒙察哈尔联合自治政府、日伪的华北军事重镇张家口。15日以后，苏军对张家口北面30公里的狼窝掌阵地不断进行炮击，并发动猛烈进攻。而于15日晚，八路军察南军分区某部，已赶到距张家口东南15公里的青边口，与苏蒙联军对张家口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8月19日夜，在南北两个方面的日军纷纷向司令部告急，张家口已危在旦夕之际，驻蒙疆日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下令，通知日侨迅速集中，准备向北平、天津两地撤退。

夜幕笼罩下的张家口市区，很快陷入一片混乱。

早已惶恐不安的日侨得到撤退的命令，纷纷涌向火车站。一些主要街道早在数日前筑起的工事和路障，致使漫无秩序的日侨不时将交

通堵塞。汽车喇叭尖厉的鸣叫，日侨焦急无措的怒骂和指挥撤退者的呐喊乱成一片。人群拥挤着，攒动着，进退不得。后来的日侨越来越多，仿佛不断涌来的潮水。而障碍一旦解除，那情状便更其惨烈。洪水决堤般的人流，将一些老弱病残者冲倒在地，使他们在无数后来者的践踏下受伤死去。

车站内外不久便挤满了人群。但宣化方向的日军向司令部报告：铁路已被严重破坏，正在抢修。

狼窝沟方向不断传来沉闷的炮声，市郊一些地方正发生激烈的枪战。这使滞留在车站的日侨更加恐惧和焦躁。人群稍疏的地方，躺着病人和疲惫已极的老人、儿童与孕妇。时间十分紧迫，多滞留一分钟，就意味着多增加一分危险。

凌晨两点多钟，车站的广播告诉人们，东去的铁路已经修好，站内侨民立即上车。

第69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9)

在等待中平稳下来的人群又突然乱了起来，月台上的拥挤自不待言，那些尚未进站的日侨顿时处于紧张状态，候车室的人们想通过狭窄的入口进入站内，而站外的人们则都想抢先进入候车室，哭喊声、叫骂声哄然而起，指挥撤退的日军已无法控制局面。

紧接着，车站广播室又宣布了一道日军司令部的命令：为使列车多运送侨民，严禁撤退人员携带箱箧行李上车。

日侨们为日后生活计，离家之前，大都将钱钞金银等全部积蓄装在箱子里或包袱里，随身携带。一些日侨在听到这个命令后，伏在行李上失声痛哭。但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只得将多年积蓄忍痛丢弃。

22日，当八路军再次攻入城内时，见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到处都是皮箱、提包、包袱。他们将这些行李集中起来，堆了好几排，每排都有一两丈高。另外，广场上还有日军丢弃的野炮、榴弹炮20多门，大小汽车100多辆。

由于秩序混乱，三列满载侨民的火车到凌晨4时许才开出车站。

另一方面，运送日侨的第一批汽车，也于凌晨3时许开出城外。

但是，车站广场上的日侨并未因火车的开走而见减少。在市郊居住的日侨正陆续赶来，增加着候车室的人数。

就在大同方向奉命开来运送日侨的火车尚未抵达张家口时，八路军攻城的战斗打响了。

拂晓时分，城郊东山坡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紧接着，牛槽洼日军阵地、东窑子日军总后勤部等处也发生了战斗，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

激烈的枪声使本火车站一带本来就骚动不安的日侨恐慌万状。车站广播中传出“侨民立即撤回大清河以西”的命令，广场上顿时大乱，数以千计的日侨失魂落魄地涌向大清河铜桥头，争先恐后地过桥。于

仓惶逃命中，更多的人被挤倒在地，在人群的践踏下受伤或死去。还有一些人被挤落水中。

广场上的日侨撤走不到一半时，八路军已攻到火车站附近，与守卫车站的日军展开激战。子弹飞蝗般从月台上尖叫着掠过，手榴弹爆炸声接连不断。

一座站台仓库被炸燃烧，火光照亮了残夜中悲惨的逃亡景象。由于车站出口被急于逃命的人阻塞，月台上的人纷纷跳下铁道四散奔逃。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惊慌中不时被铁轨或枕木蹲倒，有的只能在亲人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前行。不断有人被流弹击中，惨叫着倒下。受伤的人拼尽全身力气向前爬着，在身后留下长长的血道。有的人被吓得瘫倒在月台下或一节车厢旁，瑟瑟发抖。还有的人在翻越车站另一侧的铁丝网时被流弹打死，尸体悬挂在网上……

天亮以后，待车站周围的日侨基本撤尽，守卫车站的日军边打边撤，退至清水河西侧，沿河拉开防线，用强火力封锁铜桥，挡住了东岸八路军的进攻。但火车站已被八路军占领。

第70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0)

集结在火车站北面公路上准备撤退的大批日侨，也在骤雨般的枪声中撤至大清河西岸。其仓惶逃难的场面，与火车站的日侨大致相同。

次日早晨，血红的太阳照常从东山顶露出脸来。但这对张家口四万日侨来说，则是永远难忘的日子。

大清河两岸的战斗仍在继续。

涌回城内的日侨，有的扶老携幼重返家门，有的拥挤在街两旁的小巷中，一时不知所措。城内再次陷入混乱。

日军司令部向据守河西的日军派去了增援部队，试图夺回火车站。但他们向东岸发动了几次冲锋，均被八路军击退。

午后，数百名日军再次冲过铜桥，呐喊着向火车站发动进攻。这批日军在火车站附近与八路军对射了两个多小时后，被八路军的反冲锋逼回桥西。随后，八路军组织轻重火力，严密封锁铜桥，扼住了日军通住火车站的要道。

直到傍晚时分，狼窝沟的日军与苏蒙联军达成协议，部队陆续撤至市区时，八路军的攻城部队才撤离火车站。但苏军要求解除日军武装，被日军拒绝，战斗随时可能继续发生。

入夜以后，城内的日侨又满怀恐惧地向火车站与公路方面集中，在军队的保护下，乘火车、汽车或徒步向平津方向撤退。

20日夜，驻蒙疆日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向华北方面军电报请示：

“张家口附近住有约四万日人，从20日晨已开始撤退。但全部撤出，至少要到22日。为使军队后撤至少能有两三天剩余时间，可能的话争取一周时间的机动余地，将继续进行交涉。对方若不应允，则为争得最小限度可资利用的时间，决心集结现有之总兵力，坚决在长城外线要地阻止敌军前进。”

但是，根本博中将的请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未予批准。

22时上午，八路军再次发动进攻，控制了火车站。从狼窝沟撤下的最后一批日军，与城东方向的八路军攻城部队经过激战后，向北平方向退走。

张家口市内大街上，到处扔着刺刀枪弹等武器，以及伪军警察逃走时扔下的衣服。未来及撤走的日侨，四处求告，要求在中国百姓家中避难。一些两手空空的日本年轻妇女和姑娘，跪在街边，向路过的中国男人磕头，用生硬的中国话哀叫道：

“老婆的干活，妹妹的干活。”

这些陷入绝境的日本女人，只有靠自己的身体求得一线生机。

4．于危难中挺身而出的日本军妓

1945年8月下旬，苏蒙联军某部从内蒙南下，进入河北境内，经古北口东进。8月31日，由绥中开抵山海关。

山海关依山傍海，气势雄伟，西北部是峰峦起伏的燕山山脉，南部是波涛汹涌的勃海；它既是长城的起点，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大门，古代有“京都钥匙”之称。

第71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1)

当天上午11左右，苏蒙联军在山海关城外先以机枪和坦克炮进行试探性射击。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已半月，驻守该地的日军的一个特别警备队没有进行还击。

当苏蒙联军停止射击后，日军即派一名军使，骑马驰出城外，与苏蒙联军交涉，以山海关不属苏军接收范围为理由，要求对方撤离，但被拒绝。

此后，日军数次派军使交涉，均未有进展。苏蒙联军要求驻山海关日军解除武装，否则便采取军事行动，强行进入城内。日军为避免战斗，准备向秦皇岛撤退。

苏蒙联军开抵古北口、石匣镇等地的消息于一周前已传到山海关。当地千余名日侨开始很是惊慌，东北与内蒙等地日侨的遭遇早已在日文报纸上登出。他们深恐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后来听说经日军交涉，古北口方向的日军已经撤退，日侨们心情又渐渐安定下来，以为可以免受撤退之苦。

不料数日后，苏军即兵临城下。惊天动地的炮声和爆竹般的枪声，使怀着侥幸心理的日侨变得恐惧万分。

苏蒙联军的试探性射击停止后，一些大胆的日侨便跑出家门，到日军特别警备队司令部与日本领事馆询问避难措施。

警备队司令为避免日侨受到伤害，劝日侨们随军撤退。但日本领事馆领事藤本久一郎则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停战已经半月，领事馆通过外交交涉，可以充分保护侨民安全。他的建议迎合了一些舍不得抛弃财产撤退的日侨侥幸偷安的心理。

时间紧迫，不容拖延，日军采纳了藤本的建议，留下日侨，于午后1 时许离开山海关，向秦皇岛方向撤退。

不料，灾难紧接着便降临到山海关日侨的头上。

日军撤离山海关时，全城日侨纷纷涌上街头，含泪为军队送行。随后，他们按照藤本领事的指示，暂到领事馆集中，待与苏蒙联军交涉，得到可靠答复后，再疏散回家。

下午3时左右，苏蒙联军开进城内，一面占领空无一人的日军警备司令部，一面派兵包围了领事馆。

这时，藤本领事颇为自信地走出领事馆，要求见苏蒙联军的指挥官，交涉保护侨民事宜。但当他随两名士兵走进苏军指挥部时，即被监禁起来。

藤本领事指示日侨集中于领事馆内，以使其受到保护的措施，正好为苏蒙联军提供了将日侨“一网打尽”的方便。藤本被监禁后，苏蒙联军立即冲入领事馆，将集中于内的男日侨全部押出，监禁于火车站附近，准备先运往满洲集中，伺后运往西伯利亚。剩下数百名女日侨，则关押在一栋平房内，听候发落。

日侨们指望在领事馆保护下平安过关的幻想至此破灭。被关押的男女日侨开始埋怨、哭泣，但均悔之已晚。

第72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2)

夜幕降临之后，数百名男日侨被苏蒙联军从关押处赶出来，编好队形，送往火车站，在那里等候北上的火车。

在灯光昏暗的月台上，几名日侨翻过栅栏逃走，被苏军发现。苏军士兵当即用俄语叫喊，要他们站住。逃走的日侨以为苏军也许不会开枪，继续奔跑。但转瞬间，月台上便响起了枪声。几名日侨当即中弹倒下。一名未被打中的日侨赶紧卧倒，等待苏军士兵赶上来，重做俘虏。但月台上的几个苏军士兵只是朝他们胡乱射击了一通，并未追赶。他待苏军停止射击后，爬到一名中弹倒下的日侨身边，见那人已经死去。

这时，恰好有一列北上的火车进站，月台上的日侨被苏军赶进车厢后，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开走了。

那个幸免于难的日侨趁火车到站，月台上出现混乱之际，悄悄消失在黑暗之中。

火车站方向的枪声使被关押在领事馆内的女日侨十分恐怖。这些妇女起先以为是日军回师攻打山海关，不禁暗自庆幸，有的人竟欢呼起来。但枪声很快就停了下来，分明不是发生了战斗，而是发生了令她们揪心的可怕之事。于是母亲担心儿子，妻子担心丈夫，女儿担心父亲——她们都暗自祷告，在那阵枪声中倒下的不是自己的亲人。

突然，门开了，几个被酒烧红了面孔的苏军士兵闯进来，燃烧着欲火的目光在女日侨脸上扫来扫去。

年龄大一些的女日侨，已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几位母亲把女儿挡在身后，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她们的安全。女日侨们在苏军士兵的灰蓝色目光下，恐惧地紧簇拥在一起。

几个苏军士兵扫视了一番之后，冲进人群，将几个丰满漂亮的日本少女往外拖。这些少女恐怖地惊叫着，她们的母亲抱着士兵的胳膊

苦苦地哀求。士兵们甩开母亲，用俄语喊着威吓的话，将几个少女先后拖出人丛。这些少女一面挣扎，一面尖叫：“妈妈，妈妈……”

但她们的妈妈此刻已无力保护自己的女儿。

一个倔强的少女在拖她的士兵胳膊上咬了一口。这个士兵大叫了一声，一个耳光将少女打倒在地。少女的母亲立刻扑上去保护女儿。那个士兵甩了甩被咬痛的手，嘻笑着拖开母亲，扭住少女的双臂，将她向门口拖去。

突然，一个20来岁的姑娘从人群中冲出来，挡在门口。几个扭住少女的士兵同时惊讶地站住了。他们不明白这位姑娘要干什么。

随后，又有4个姑娘从人丛中走出来，站在那个姑娘身后。

为首的姑娘叫西野良子，是日本随军慰安妇。跟她站在一起的是和她同命相连的姊妹。在自己的同胞眼看就要遭到弃国军人强奸时，她们挺身而出，想以自己饱受蹂躏的身体替那些少女受难。

第73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3)

西野良子用日语喊道：

“你们放开这些姑娘，我们跟你们去。”

苏军士兵听不懂她的话，但从她的表情和手势明白了她的意思。为首的士兵走过来，托起她的脸看了看，又捏了捏她的胸脯，笑着向其他士兵说了句什么，那几个士兵便放开了各自的“猎物”。

西野良子是1942年被日军送到中国来的。三年来，她无法记清自己已慰安了多少日军官兵。她只记得自己在一天中曾被一百多个日军士兵轮奸。她见自己也能救同胞姊妹于危难之中，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凄惨的微笑。她和另外4个姐妹向挤在一处的妇女们点了点头，随士兵出门而去。

西野良子等5位姑娘被几名士兵带到僻静处奸污后，又被送到军营，在那里分别遭到数名苏蒙联军士兵的轮奸。午夜过后，她们才被押回领事馆。

西野良子回到关押女日侨的平房后，见好些年轻姑娘已不知去向，一些年长的妇女在哭泣，另一些中年妇女也叹息不已。一问，才知她们的自我牺牲并未能使同胞姐妹免受侮辱。3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无一幸免，均被苏蒙联军士兵押出去奸淫过。而一些20岁左右的少女，一直未被送回。

西野良子等5位慰安妇听罢，不禁失声痛哭。

第二天，藤本久一郎被苏蒙联军放回领事馆。当他得知一千多名男女日侨的遭遇后，深感难辞其咎，在他的办公室里用短刀割断喉管自杀。

那些被苏蒙联军军官扣在身边专供自己淫乐的少女，直到军队撤离山海关时才被放出。

据有关资料记载，类似事件，不仅在山海关一地发生。

5．她在死人堆里度过了五天

苏联对日本宣战后，苏蒙联军某部从内蒙阿尔山东面突破国境，沿途不断击溃企图阻挡其前进的日军，于12日攻克索伦，占领了索伦以西白城子——阿尔山铁路沿线各地。然后继续沿铁路东进，准备向位于索伦东南50余公里、由日军划建的新安东省省会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发动进攻。

8月8日以后，阿尔山以东各地日军相继失守，使王爷庙的日侨越来越惶恐不安。12日，苏蒙联军又攻下索伦，继而进逼王爷庙的消息传来，日侨们紧张恐惧的情绪达到了极点。在此之前，一些在政府任职的日本官员，已携家带眷逃往新京或奉天。而那些普通侨民，只能等待军方的命令，在部队的护送下撤离。

12日下午，驻王爷庙日军向全市日侨下达了撤退命令。市区各主要街道上，汽车往来穿梭，将日本军政人员的家属运往东郊集中。许多日侨居民在日军士兵带领下。成群结队地穿过大街，向集中地走去。

本故事的主人翁立花珠美，就是在这一天随母亲撤离王爷庙的。

第74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4)

立花珠美的父亲是某机关的公务员，数日前去通辽出差，家中就剩下立花珠美兄妹五人。最大的姐姐十一岁，最小的妹妹未满周岁，立花珠美八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看到别的日侨已纷纷向郊外集中，立花珠美的母亲焦急万分。四个已懂事的孩子都觉得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就要发生，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一步也不愿离开。靠步行，全家人走一里路也十分困难。母亲只得寄希望于指挥日侨撤退的军队用车来接。但汽车却迟迟不来。

直到黄昏时分，一辆军用卡车才开来接政府官员及其家属。立花珠美母亲背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带着其余姐弟四人，好不容易挤上了卡车，于暮色苍茫中，含泪离开了生活五年的家。

汽车开到郊外，立花珠美见野地里已聚集着许多日侨，其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大人们个个脸色阴沉，默默无语。大部分人两手空空，只有少数人手里拎着小小的包袱。

等日侨集齐，已是午夜过后，天空阴云密布，四野一片漆黑。掩护撤退的日军让老弱病残坐上汽车和马车，其余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由一位日本军官带领，向东走去。

立花珠美的两个弟弟坐上了马车，立花珠美和姐姐跟着背着小妹的母亲，夹在队伍中趔趄前行。山路崎岖，夜黑如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直到次日午后，才到达距王爷庙东面30公里的葛根庙附近。

葛根庙四面环山，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从山镇附近通过。公路南面是一条宽十多米的深沟。日侨们到达此地后，苏蒙联军突然出现在南北两边的山地里，并很快形成包围之势。

掩护日侨撤退的日军只有200多人，虽然抵抗是徒劳的，但他们还是命令日侨迅速集中在一起，然后在公路北面摆开了阵势。

苏蒙联军突然遇到抵抗，停止了前进。但片刻过后，便开始组织冲锋。公路上一时弹雨横飞，好几个日侨被流弹击中。日军军官一面

命令士兵拼死抵抗，一面命令日侨跳下公路南侧的深沟躲避。

已经被激烈的枪声吓得失魂落魄的日侨听到命令，立刻奔向沟边，不顾一切地往下跳。立花珠美的姐姐跑得快一点，先跳下沟去。立花珠美紧紧扯着妈妈的衣襟不放，妈妈又背着小妹，便落在人群后面。等到她们跑到沟边往下跳时，已是最后一批。

立花珠美看着深深的山沟和躺在沟底的受伤或死去的人们，心里十分害怕。妈妈回头看了看北面渐渐逼近的苏军，拉着她毅然跳下沟去。

跳进山沟的日侨，有一部分顺着沟底向东西两头奔逃。但沟的两头均有苏蒙联军赶到，仓惶逃命的日侨又被对方机枪的威胁性扫射逼回。一些跳沟时摔伤的人在呻吟哀号，有的已被后来跳下的人踩压而死。

第75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5)

这时，公路方向的枪声突然稀落下来，紧接着响起一遍喊杀声——苏蒙联军已冲到日军阵地前，陷入绝境的日军与两三倍于己的苏蒙联军展开了肉搏。

山沟里，一颗手榴弹轰然爆炸，绝望的日侨开始自杀。有人在高喊“誓死不当苏联人俘虏”之后，剖腹而死，一时间悲号哀叫之声惨不忍闻。

立花珠美的妈妈捡起一把自杀者用过的刺刀，仰天惨叫一声，刺死了正在哇哇啼哭的小妹。妈妈的残忍举动，使立花珠美无法理解，她惊骇万分，一时吓呆。当妈妈从小妹身上拔出带血的刺刀转向她时，她吓得惊叫着，转身狂奔。

但妈妈并未追上来，立花珠美跑出数十米后，胆战心惊地回头看去，见妈妈已倒在小妹身旁。

妈妈自杀了！

“妈妈——”她尖叫着，重新跑回妈妈身旁，见鲜血从妈妈的胸膛里汩汩地涌出来，被血涂红的刺刀扔在一旁。她扑在妈妈身上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妈妈还未咽气，听见女儿的哭喊，睁开眼，断断续续地说：

“珠美，兜里有钱和照片……带上……去通辽找爸爸。”

停了一会，妈妈又说：

“去看看你姐姐……弟弟……”

公路方向的喊杀声渐渐停下来。掩护日侨撤退的日军全部阵亡，一些苏蒙联军出现在沟边，把没来及自杀的日侨带走了。

立花珠美趴在母亲身旁，等苏蒙联军走远，才爬起来去找姐姐。但姐姐已经死了。她身上和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具尸体。姐姐是被在她身后跳下沟底的人压死的。

立花珠美哭泣着，吃力地爬上沟沿，来到公路上。她见马车上、地上躺着不少被流弹打死的日侨。公路北面稍远处，倒着许多苏日士兵的尸体。她在一辆马车上找到了两个弟弟，他们也已中弹死去。

立花珠美只觉得天倾地陷，哭喊着回到沟里，对奄奄一息的妈妈诉说自己看到的情形。妈妈的嘴唇嚅动着，但发不出声音，闭着的眼角慢慢渗出了悲痛的泪水。

立花珠美在妈妈身边守了几个小时，暮色悄然降临后，妈妈咽了气。

当晚，天降大雨，空中雷声滚滚，如战车行进时的轰鸣，淡蓝色的闪电不时照彻整个山沟，一堆堆死尸在闪电中时隐时现。小珠美又惊又怕，衣服被大雨淋透，又冷又饿。但山沟里既无避雨之地，又无食物充饥，她只得蜷缩在沟壁下，孤零零度过一个恐怖的夜晚。

立花珠美在荒凉的山沟里与一堆堆死人为伴，度过了4天。她饿了吃死人身上的食物，渴了喝混着血污的雨水。她想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但既无同伴，又无向导。她只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两个啼哭的婴儿。后来，这两个婴儿的哭声也渐渐微弱，于两天后死去。

第76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6)

第五天上午，一位40多岁的中国农民从沟东来到这里，发现了立花珠美。他走过来摸了摸她的头，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往西指了指，意思是要她跟她回家去。小珠美并不怕中国人，在王爷庙的几年里，父母常和中国人打交道，她也常和中国儿童在一起玩耍。但她却摇了摇头，她怕这位农民把她交给苏联人。那位农民又耐心地对她比划了一番。她看出他是真心要帮助她，便跟他往西走去。

到了这位农民家中，正赶上吃饭，农民的妻子拿苞米粥招待这位幸免于难的日本孤儿。又饥又渴的小珠美觉得苞米粥十分香甜。

这位农民姓崔，由于家中有5个孩子，生活相当困难，就把立花珠美送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

立花珠美从此成了中国人的女儿。

这对夫妇视珠美为掌上明珠，省吃俭用供她上学。珠美聪颖勤奋，成绩优秀，于解放后考上了大学。1957年，立花珠美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立花珠美，这位在中日战争结束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就是一度闻名全国的内蒙哲里木盟库伦旗一中的高级教师乌云。

6．自焚家产的百万富翁

日本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各大财团、大小资本家、商人，以及无业游民，均把中国当作淘金之地，相继来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开办各种企业、公司、商店，夺取矿产资源开发权，以各种手段进行经济掠夺。而早在1932年，日本于扶植“满洲国”的同时，就取得了东北三省及部分内蒙的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控制权。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1932年6月拟订的《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中就有下列规定：

属于满洲国的铁路、主要水路、港湾和航空，由帝国（日本）加强管理，并委任某公司负责经营。

一般产业开发，由满洲国自行担任计划统制。但根据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生活的观点，分清由我方掌握指导地位的产业和应该属于满洲国经营的产业，其中，关于制铁、制钢、炼油、重要煤矿、电力、轻金属、烧碱、硫胺工业以及帝国的农业移民，由关东军加以统制、指导，并由满洲国政府所经营及其直接委任的公司等另以实施。

因此，在东北，日本人开办的各种会社、公司、商店与内地相比，更是多如牛毛。不少日本人赤手空拳来到中国数年后，便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

然而，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些发了财的人的损失，与普通日侨相比，也巨大的多。虽然其中有些人趁日本败局初定时逃回国去，但更多的人则仍留在中国，经受由巨富变为赤贫的痛苦。因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政字第二十一号”训令中关于“日本在中国私人产业暂行处理办法”规定：

第77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7)

下列各项产业，应由政府接收：

甲、不论战争前或战争中，以公司、会社所经营之产业。

乙、战争中以强力占有之产业。

丙、中国法律所禁止之产业。

这项规定，使几乎所有“高等日侨”的产业被划进接收的范围。但是，中国军方的对日侨的另一项规定，却让这些人钻了空子，那就是允许侨民向日本办理汇款。

于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一些日本商人开始大拍卖，以将商品换成货币。一些工厂主，则以厂内的产品、货物折价支付工人的工资，以将应支付的工资款存入银行，或汇往日本。有一些工厂、洋行的老板觉得反正财产无法带走，不如做做人情，向中国职工大发面粉、布锭、白糖、日用品等。名曰：“特别花红”。有的老板干脆让职工随便拿取。当然，他们只是表面上慷慨大方，其实内心痛惜万分。

奉天商工公会的最后一任会长椎名义雄，早在“满洲国”建立后就从日本来到中国。经过多年的巧取豪夺，开办了满蒙毛制品株式会社。“满毛”是一座火柴盒式四层楼房。店内设有电动滚梯，墙壁镶嵌着半裸体的壁画。楼梯旁矮墙上摆放着陶瓷大花盆，盆内全是热带植物。屋顶建有花园，三楼设有茶厅。其建筑和内部装潢，在当时的沈阳商业界堪称一流。店内的货物更是品种齐全，花样繁多，琳琅满目，是省府军政要员及其眷属和一些社会名流的衣料“购买基地”。而椎名义雄本人，也是沈阳商界的百万富翁之一。

1946年初，国民党东北行辕进驻沈阳，开始对日伪产业进行接收。椎名义雄自知全部家产就要落入中国政府手中，而他这个百万富翁也将于一夜之间变成贫民，与普通侨民一道被遣返回国，便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

他先是将整锭的毛料布匹发给职员，作为最后一次“特别花红”，然后数日闭门不出，与家人整日饮酒消愁。由于他以往经常因参加种种社会活动，一连数日不在商店露面，所以他的“隐居”并未引起职员的注意，商店仍然照常营业。

一天晚上，椎名义雄待职员们下班后，背着家人独自来到商店。他找了个借口，将守夜的人支走，然后进入店内。他在楼上楼下巡视了一遭，好像要把楼内的一幅画、一盆花都刻在他的记忆中。他在走下楼梯时，脚步沉重而缓慢，手也一直没有离开楼梯扶手。这楼梯他不知上上下下多少次，而今天，他可是最后一次走它了。他不仅要凭眼睛留下对这座楼的记忆，而且要凭手脚留下对这座楼的感觉。

走到店堂里，他的脚步迈得更慢了。他在店堂里转了一圈之后，在一个货架前停下来，从身上掏出一小瓶汽油，洒在布匹上，抖抖颤颤地擦着火柴，将其点燃，然后走出商店。

第78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8)

直到火舌从商店的窗户舔舔伸出时，街上的行人才发出惊呼。商店周围的居民闻声赶来救火，但是已经迟了，楼内烈焰滚滚，木质地板不断哗啦啦坍塌下来。大门外的铁栅栏紧锁着，使人们无法进入，也不敢进入。后来消防警察闻讯赶来，经过一场紧张的扑救，大火才被熄灭。

但是，商店内的货物早已化为灰烬。雕刻精美的木楼梯栏杆不见了，天棚被大片大片地烧光，原先挂着油画的墙壁上只能看见片片黑色的烟迹。整个四层楼的豪华商店，只剩下一个燃着余烬的空壳。

当救火的人们陆续散去，商店四周复归沉寂之后，一个人从黑暗处走出来，在被大火焚毁的楼房前默默地伫立良久，然后从身上掏出手枪，将枪口抵住自己的下颔，扣动了扳机。

在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自杀者摇晃着倒在楼前的泥雪中。

这位与商店共命运的人，就是奉天商工公会会长、日本百万富翁——椎名义雄。

7．被剥光衣服示众的日侨

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与内蒙等地的日侨饱受了逃亡之苦。而在内地一些战火未曾燃及的地方，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和平接收，日侨的生活并未发生突变。尽管如此。大多数日侨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些作威作福的人也开始有所收敛。但是，有一部分日侨仍以“一等国民”自居，对中国百姓的态度傲慢如初。

这些不识时务的日侨，自然会遭到应有的报复。

在北京新月楼饭店，就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八一五以后，一些颇有资财的日侨仍出入饭店、舞厅、咖啡馆，挥霍痛饮，醉生梦死。北京的东兴楼、新月楼仍像以往一样生意兴隆。对于日本顾客，饭店侍女仍以日语应答，服务殷勤依旧。

一天中午，某日本商行董事吉村和两个曾是伪军特工人员的国民党军官一起到新月楼饮酒。当时，该饭店的包间已满，但吉村却硬叫跑堂将正在一个包间内吃饭的中国人让出房间。跑堂的为了应酬客人，照他的要求做了。几个中国人起先不肯让座，但后来看吉村的身后站着两个中国军官，不敢坚持拒绝，就让跑堂安排在大餐厅就坐。

当时，有两个美国士兵正在大餐厅饮酒，见几个中国人满脸怒气地从楼上下来，就问跑堂怎么回事。跑堂用英语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两个美国兵当即就要去把吉村等人赶出来，让那几个中国人回到那个包间。跑堂生怕出事，便将两个美国兵劝住了。吉村饮酒时，先是用日语跟饭店侍女调情，几杯酒下肚，便像往常一样，把侍女抱到膝上又摸又捏。侍女害怕老板怪罪，不敢反抗，只有强作笑脸，任其调戏。两个国民党军官也司空见惯，不加劝阻。

第79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19)

由于一个国民党军官声称有任务在身，宴饮很快结束。三人出了包间，在大门入口处的柜台前付帐。吉村本要掏钱，但两个国民党军官硬是不让，争着要由他俩结帐。这时，一个女侍从吉村身旁走过，吉村余兴未消，仗着酒劲拉住了那个女侍的手，用日语向她大讲下流话。女侍红着脸，想要挣脱，但吉村却纠缠不休。

两个正在饮酒的美国兵见状，不禁动起怒来，其中一个走上前去，拍了一下吉村的肩膀，呵斥道：

“猪猡，放开她！”

吉村懂英语，他听了美国兵的话，如果放开侍女，也许就会平安无事地走出新月楼。但吉村大概忘了日本已经投降，竟态度蛮横地回敬那个美国兵：

“在这里，你管不着！美国佬。”

她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一拳。

侍女尖叫着跑开了。吉村踉跄倒退了两步，站稳脚根后，嚎叫着扑向美国兵，要和他拼命。

两个国民党军官急忙赶过来调解，却被另一个美国兵拦住。几个饭没吃完就被赶出包间的中国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们见此情景，齐声喊打，一拥而上，向吉村报以拳脚。

吉村当即被打倒在地，用生硬的中国话求饶。

于一片混乱之中，一直隐忍的跑堂也挤了上去，向吉村踹了两脚。

当吉村被两个国民党军官扶着走出新月楼晨，已鼻青脸肿，脚步歪斜，哎哟连声。

在上海街头，也发生过日侨因傲慢无理而碰壁的事情。

某日本工厂监工横井，一日骑自行车外出，行至南京路时，恰遇两个美国兵横穿马路，其中一个手里捧着一盒蛋糕。横井不小心，自

行车撞上了拿蛋糕的美国兵。美国兵身子一晃，蛋糕便掉在地上。那位美国兵大概正准备过生日，心情颇佳，竟没有动怒。但另一位美国兵却挡住横井的去路，要横井向他的同伴道歉。

横井不懂英语，以为美国兵向他索赔，便大声为自己辩护，说责任在美国兵一方，其实横井即使听懂了美国兵的话，也不会轻易向他们道歉。一来是他在厂里对中国工人傲慢惯了，除了对上司之外，很少礼貌待人；二来他仇恨美国兵。由于他说的是日语，且态度傲慢，结果激怒了两个美国兵。这时，围观者中一个懂英语的日本人出面为横井解围，告诉他美国兵只是要他当众认错，向他赔礼道歉，并未叫他赔偿蛋糕。

如果横井向两个美国兵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或干脆掏出钱来，从附近商店买一盒蛋糕给美国兵，冲突也许就会平息。但一向待人倨傲的横井拒不道歉，竟趁有人出面劝解时，推起自行车要走。两美国兵被他的傲慢无理彻底激怒，他们上前推倒横井的自行车，然后扭住横井，扒他身上的衣服。围观的中国百姓发出一片喝彩声。横井脸涨的通红，奋力挣扎着，但两个身材高大，经过军事训练的美国兵很快便将他制服，并将他剥得只剩下一条裤衩。美国兵把横井的衣服扔给一个十多岁的小乞丐。那孩子如获至宝，立刻抱着衣服，欢呼雀跃而去。随后，两个美国兵强令横井站在马路边示众。

第80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0)

直到看热闹的人挤来拥去，阻碍了交通，使警察不得不赶来驱走围观的人群，并要美国兵放人，又羞又恼的横井才得以骑上自行车回家。

8．“打死这些没心肝的人”

张家口四万日侨逃离兵燹之地的情景，作者在已经做了叙述。8月21日清晨，从张家口车站开出的3列火车，于当天傍晚到达天津。

数千名饱受惊吓的日侨走出天津车站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些人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却一时得不到安排。带队的日本军政官员通知日侨们暂在车站广场等候，由他们先去和驻天津日军与领事馆联系。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日侨们只得在广场上席地而坐，等候回音。

岂料那些军政官员离开车站后，竟把联系收容逃难日侨的事丢在脑后，到一家日本餐厅大吃大喝去了。

车站广场上的侨民久等不见这些人的踪影，不禁焦急，有些人便自告奋勇，前往打探消息。结果这些人走出车站广场不远，便在那家日本餐厅找到了他们。

于是一场风波由此而起。

这几个探听消息的人并未立即闯进餐厅痛斥那些官员们，而是叫一个人先跑回广场报信，其余人则守在餐厅门口，等待“援兵”。

片刻过后，数百名青壮年日侨怒气冲冲赶来，堵住了餐厅大门。由一帮人冲进餐厅，把那些开怀畅饮的官员们连推带搡地找出来，接见饥饿的人们。

二三十名酒兴未尽的官员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懵懵懂懂地被侨民赶到门口，见马路上站着一片黑黑压的人群，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引起了侨民的愤怒。

数百名日侨叫嚷着、责骂着，抗议这些只顾自己的官员们。

为首的一位50多岁、头顶微秃的官员，喷着酒气，站在台阶上向侨民喊话，要大家静下来，听他解释。但他的话很快就被侨民愤怒的呐喊声打断。

一位40来岁的日侨上前说：

“车站上的几千人大部分没吃东西，连水都喝不上一口。另外还有好些病人躺在水泥地上急需救治，可你们不去联系安置这些人，却在这里大吃大喝，自己先饱口福，你们还有一点良心吗？”

一位女日侨站出来说：

“你们要知道，现在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路途中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好些人在逃难中失去了生命。想想这些，你们还能吃得下去、喝得下去吗？”

女日侨说完，一些日侨接着高喊：

“打！打死这些没心肝的人！”

煽动性的叫喊起了作用，日侨们开始向前涌动。

官员们被群情激愤的场面吓慌了，有的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有的抖抖索索地往后退，想躲进餐厅。但首先进入餐厅的几十名日侨怒容满面地挡在后面，阻断了他的退路。

第81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1)

为首的官员只得装一副认错的样子，向大家道歉，声称立即前往有关部门联系。并说大家把他们围在这里，只会拖延时间，使车站广场上的人焦急。

日侨们这才为官员闪开一条路，让他们离开餐厅。

八一五之后，在日侨撤退或向集中营集中期间，一些人缺乏同舟共济精神，只顾自己的事例远不止此一端。

日本航空公司南京营业所职员，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几天，便利用行业之便，将家属连同贵重家具，用大型飞机运回日本。于回国前夕，这些职员还携家属到大饭店痛饮纵歌，引起了当日侨的愤慨。

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常有一些日侨不顾国难当头，许多同胞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经常出入高级饭店狂喝滥饮，不仅引起侨民的不满，而且受到一些中国人的遣责。

于危难之中，一些日侨仍不忘贪图私利，有的甚至不择手段，结果受到同胞的鄙夷。

8月下旬，数百名从外地撤退到南京的日侨，涌向日本总领事馆，诉说逃亡之苦，并说大多已身无分文，正受到饥饿的威胁。总领事对他们深表同情，当即发给他们数亿元储备券。但是，后来中国军方允许侨民向日本办理汇款时，这批侨民大多数人都涌向银行和邮局汇款。但一些真正无钱吃饭的日侨，却因不知这一途径而得不到救济。

涌向南京居留民团商谈所的日侨，所谈的问题都是怎样才能使自己一个钱也不损失，或者尽可能多要些救济款。至于广大日侨的安置问题、生存问题，则所谈甚少。当局对他们的表现感到厌烦，不愿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这些人便责怪当局不关心他们而与居留民团的工作人员吵闹不休。

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曾向日侨发放了三个月的粮食及衣物、日用品等军用物资。哪知有不少日侨竟将所发之物卖给了中国商人，结果

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中国商人满街叫卖日本军用品的现象。

在北平，一些日侨为了谋得职业，以便留在中国不走，便向国民党北平行辕的官员百般讨好，送上贿赂。

在上海，一些日本中、小公司的社长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并在中国继续开业，纷纷寻找门路。仅当时的财界元老、亲日派周善培一人，就受到多家日本公司的请求，要把他们会社的名称改在他的名下，继续营业，利润与周善培平分。但均遭到周的拒绝。事后，周善培向一日本朋友说：

“我多年来标榜亲日，很少像这样看不起日本人。”

9．血腥的报复

八一五之后，日本在中国的谍报组织，虽然已被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责令彻底解散，但少数日本特务机关的头领和骨干分子仍在进行秘密活动。而一些由日本浪人组成的帮会团体也正在做最后的挣扎，进行报复活动。

第82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2)

在大遣返前后，上海就发生了一些当地军政官员和财界人士遭到暗杀的事件。

上海警方官员曹某，于日本投降后，曾经办过数宗日侨犯罪案件，9 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曹某到住在苏州路的情妇寓所幽会。拂晓时分，曹某从情妇家出来，两名事先隐藏在附近的杀手便走上前去，佯装问路。当他们见确是曹某无疑时，其中一人便向他开枪。曹某身中数弹倒地。杀手随即逃之夭夭。当曹某的情妇和周围的居民听见枪声，小心翼翼地出门察看时，曹某已躺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数日后，政府官员张某的住宅也遭到袭击。

一天晚上，张某全家尚未就寝，一个30多岁的妇女前来敲门，说与张某妻子有话要谈。佣人见这位妇女衣着时髦，且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以为是张妻的朋友，便让其入内。这位妇女进门问明张某在家后，便突然亮出匕首，将佣人刺死。随后，她转身向门外发了声暗号，几名埋伏在门外的杀手便冲进门内，和那位妇女直扑张某的卧室。

当时张某正在书房看书，听见走廊上有纷乱的脚步声，感到可疑，刚开门想看个究竟，杀手们已抵至门外。张某只问了一句：“有何贵干？”一把匕首便插入他的腹中。

张某毙命前的惨叫，惊动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当即走出房间，准备到书房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母女俩被杀手们扭住，拖回室内。杀手们将张某的女儿轮奸后，将她和母亲一并杀死。

随后，杀手们又在张某家中翻箱倒柜，将钱钞和贵重财物掠走。

10月上旬，一位财界显赫人物胡某的儿子又遭到绑架。

胡某十二岁的小儿子每天上学均由家中开车接送。这天下午放学后，他像往常一样等候家人开车来接。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到他身旁停下。这辆汽车与每日来接他的汽车相同。但他等车门打开后，见

司机竟是陌生人。他迟疑间，已被人拖入车内。汽车随即疾驰而去。当天晚上，胡某一家在焦急和纷乱中接到电话，要胡某派人携黄金五百两，到西郊程家桥附近领人……

短短一个多月，暗杀及其他暴力事件接连发生，使上海市民和各界要人感到惶恐不安。

上海警方决心侦破上述重大案件。据作案迹象和被害人死前的活动，警方推断为日本人所为。而案件集中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又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侦破，警方终于将一批罪犯抓获。

这些罪犯供称：他们是日本黑龙会上海分会成员。八一五以后，该会组织“雪耻团”，又名“敢死队”。首领为日本浪人儿玉，共有团员数十人，其中有三名是女性。他们的武器是日本军方在战时提供的。

第83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3)

黑龙会是日本秘密的军国主义团体。1901年成立，是日本玄洋社派生组织之一。首领为内田良平，幕后巨头为头山满，其中不少成员是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该组织标榜“大亚细主义”，为日本侵占中国大陆卖力，故以黑龙江的“黑龙”二字命名。黑龙会在日本和中国一些大城市都有分会组织，在国内，则破坏左翼工人运动，对外则支持日本政府侵略中国和朝鲜，并担任间谍特务工作。1931年，黑龙会与其他团体结为法西斯政党“大日本生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政党被解散，但潜势力仍然存在。

上海“雪耻团”首领及其成员大部分被抓获。这些日侨中的罪犯后来均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日本投降以后，上海除了日本浪人所组成的“雪耻团”猖獗一时之外，还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市的暗杀市长事件：当上海战后首任市长钱大钧在霞飞路受到市民的欢迎时，6个逃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混人群中，伺机拉响了集束手榴弹。钱大钧侥幸免于一死，但市民却有30多人被炸死炸伤。

10．女日侨夜访警备司令部

与上海黑龙会“雪耻团”对中国人进行血腥报复相反，有的日侨却也怀着厌战和反战情绪，向有关当局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

1945年8月，国民党第一战区所属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由旅长孟宪馥率领，开进石家庄，对该地日伪政府进行接收。孟宪馥部进驻石家庄后，立即接收了该市伪军防备司令部，同时成立了先遣军指挥部和石家庄市警备司令部，然后对日伪政府、道尹公署各单位进行全面接收。

但是，在接收过程中，日伪方面所交代的移交清册，竟没有一份原始清册。而日伪交出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也与驻军的配备不符。当时一些地区的日伪军政机关，在日本投降后烧毁档案文件及各种物资清

册，特别是日军将军火埋藏地下之事，警备司令部已有所闻，对当地日伪的移交清册感到怀疑。但是几经查问，竟找不到一点线索。

一天深夜，忽然有两个身穿中国服装的日本姑娘来到警备司令部，要见警备司令，声称有要事相告。孟宪馥当时正在听取各部门接收情况的汇报，便叫李副官接待两位姑娘。

当两个日本姑娘说明来意后，李副官吃了一惊——她们告诉他，日军曾在大郭庄飞机场附近埋藏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李副官问。

“这……”

两个姑娘起先有些支吾。后来在李副官的追问下，一个姑娘说出了她们发现秘密的经过。

八一五之前，她们在一家日本餐厅做招待员。驻石家庄日军中有不少官兵常来这家餐厅用餐。这些军人中有两名青年军官和她们关系颇好。他们所在部队担任守卫飞机场的任务，每逢军营中举行舞会或开展其他文艺活动，两位军官总是开车来接她们参加。

第84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4)

8月18日晚上，两个军官来餐厅喝酒，由于他心情不好，都喝醉了。两个姑娘只得喊了两辆三轮车，送他们回军营。

在去军营的路上，她们看见不少满载货物的军车从市区方向开过来，向飞机场方向驶去。一个姑娘便问身旁的军官，是不是军队要撤离石家庄。那位军官睁开朦胧的醉眼，看着一辆辆从三轮车旁驶过的军车，半晌才说：

“现在日本已经投降，我们还往哪儿撤？只有等着做俘虏啦。”

当三轮车离军营还有一段路时，就被日军的警戒哨拦住——飞机场周围已经戒严。她们只得把两个军官交给担任警戒的士兵，由他们拦一辆军车，将两人送回军营。第二天，两位军官来餐厅对她们昨晚的关心表示感谢。两个姑娘提起昨晚送他们回军营的路上看到的情景，问飞机场周围为什么戒严，军营里发生了什么事。一位军官说：

“你们回城不久，我俩便搭上了一辆卡车。当时我头脑还算清醒，看见那么多汽车往城里开，也感到奇怪，就问司机，现在部队都在原地待命，怎么他们还要执行任务？司机开始不愿说，后来才告诉我们，那些卡车拉的全是军火，司令部下令把这些军火统统埋掉。

“为什么要埋掉？”姑娘问。

“还不是不想缴给中国人。”

“那辆卡车是不是把你们一直送到军营？”

“哪里，离军营还有半里路，司机就把我们丢下，把车往东开去。我俩只好摇摇晃晃地往回走。”

这时，另一位军官插话说：

“这可是军事秘密啊，你们要是把这事说出去，不但司令部要把我们毙了，你们也难逃一死。”

……

姑娘讲完发现秘密的经过，对李副官说：

“我们在家里犹豫了好长时间，才下决心把这事报告贵军，请贵军为我们保密。”

“请二位姑娘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保守秘密。”李副官说。

李副官觉得两个日本姑娘生得善良端庄，不像阴险狡猾之人；又考虑日军已经投降半月，不可能有什么军事圈套，便派了一连士兵，前往飞机场东面进行搜索。

第二天下午，派去的士兵回警备司令部报告，挖到了日军埋藏的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由于数量很多，要求司令部增派部队前往运输。

李副官听了报告，喜出望外，当即率一营步兵和十余辆卡车开往飞机场附近，去运挖出来的军火。

事后，警备司令孟宪馥要为两个女日侨开嘉奖会，被她们婉言谢绝——她们害怕遭到日本人的责难，不愿让外界知道这一秘密是她们透露的。警备司令部只得发给她们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

在南京地区，曾发生过日本工人帮助新四军夺取军工产品和重要资料的事情。

第85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5)

南京附近卸甲店硫酸厂，是为日军制造军用化学品的工厂。八一五之后，护厂日军准备将厂内的重要资料和文件烧毁，并将剩余产品毁掉或藏匿。该厂的日本工人获悉后，随即派人前往新四军驻地透露消息，并与新四军共同商定夺取这些资料和产品的办法。

9月8日晚，已经停产月余的硫酸厂一片沉寂。八一五之后，护厂日军对工厂的安全不再像以前那样保持高度的警惕，每晚只在厂门口设两名岗哨，其余人全部在营房里睡大觉。

午夜时分，新四军的一个连在一名日本工人的带领下，摸掉厂门口的岗哨，然后包围了护厂日军的营房。数十名日军在懵懂中全部做了俘虏。接着，事先聚集在工厂附近的千余名农民，有的赶着马车，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扛着扁担，开进工厂，在日本工人的协助下，不费一枪一弹，将档案资料和剩余产品全部运走。

11．被解雇的日本妓女

于战时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中，有些人由于命运不济，或出于自愿，在一些中国人开的妓院内当了妓女。日本投降后，这些妓院的老板由于怕惹事端，先后将这些日本妓女解雇，结果使她们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遭遇十分悲惨。

金泽和子等四位日本姑娘，在南京一家妓院谋生已三年余。8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鸨儿把四个姑娘叫到她的房间，通知她们立刻收拾行李，离开妓院。金泽和子感到这事太突然，便问道：

“妈妈，我们在这里三年多，从未有什么过失，今天怎么突然赶我们走啊？”

“不是我赶你们，警察局已有通知，所有妓院一律不准容留日本女人接客。我也是出于无奈。”鸨儿说。

姑娘们只得同中国姐妹告别，然后拎着仅有几件衣服和一点钱钞的小包袱，离开这家妓院。

四个姑娘来到大街上，望着匆匆而过的行人，举目无亲的凄凉之感顿时袭上心头。她们非军非民，不知向什么机关求助。四人在街上盲目游狂了一天，不知何去何从。天黑以后，她们随便找了个房价低廉的小旅馆住下来。当晚，金泽和子与另外三个姑娘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找日本总领事馆，要求送她们回国。

翌日上午，她们来到设在鼓楼的日本总领事馆，羞惭而又拘促地向接待者说明了情况。接待者听说她们在中国人开的妓院里干过，面露鄙夷之色。当金泽和子提出要他帮助她们回国时，他两手一摊，说：

“现在遣返工作还没开始，单独送你们几个人回国是不可能的。要想回国，得等中国当局开始遣返侨民才行。”

四个姑娘见回国无望，便请求发给救济。接待者一笑，说：

“像你们这样的人怎么会没钱生活下去呢？我们这里可是只救济从外地撤退来的难民。”话音里明显带着讥讽和歧视。

第86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6)

她们在旅馆里住了几日，眼看身上的钱一天天减少，而回国又渺茫无期，便四处打听遣返的消息。后来，一个日侨告诉她们，新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叫“居留民团”的机构，专门为在中国的日侨解决困难。四个姑娘便怀着一线希望去了居留民团。

但是，居留民团的答复和总领事馆的一样，要她们等待遣返。至于救济，他们也无法解决，并说比她们困难的侨民大有人在。

姑娘们绝望而归，当晚在小旅馆痛哭了一场。

后来，旅馆里的人知道了她们的身份，常有一些男人不分白天晚上，跑来看稀奇，或闯进屋里纠缠。

“姑娘，我有的是钱，今晚就陪我乐乐吧。”

“别假装正经，谁不知道你们是干那种事的。你们在哪儿不一样卖啊！”

“看你们整日愁眉苦脸的，真是傻透了，凭你们几位的俏脸蛋儿，走到哪里也不会饿着。”

……

姑娘们为防不测，终日形影不离。

她们的钱眼看就要花光，旅馆是住不下去了。四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去给人帮工，一来找个栖身之处，二来也靠双手挣碗饭吃。

第二天上午，她们离开了这家小旅馆，拎着包袱走街窜户，四处打听：

“要雇佣人吗？”

“要雇保姆吗？”

“你们这里要女工吧？”

不料，她们得到的回答竟是同一句话：“不要。”

四人奔走了一天，毫无着落。当晚，她们只得在街头屋檐下露宿。大街上的无数过客，没有一个是她们的亲人；市区内千万个亮着

灯光的房间，没有一处可以容她们栖身。四个异国姑娘身心疲惫地躺在马路边的水泥地上，欲哭无泪。她们只希望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个黑夜，明天再为生存奔波。

她们哪里知道，街头要比旅馆里更加危险。入夜以后。大街上已行人廖廖，喧嚣的城市渐归沉寂。10时左右，一伙流氓从这里经过，见了她们，便嘻皮笑脸地上前搭讪。当这伙人发现她们是日本人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一面说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一面上前动手动脚，吓得她们拼命叫喊。几个流氓怕惊动周围居民，不敢纠缠下去，便抢下她们的包袱，逃之夭夭。

四个姑娘从此变得身无分文，只有靠乞讨度日。

她们一面讨饭，一面寻找栖身之地，终于在靠近城郊的地方找到了一间破陋的草房。房主见她们可怜，答应让她们先住下来再说。

这间草房只有七八个平方，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墙上挂着蛛网，地面潮湿，霉气扑鼻。她们不但没有床，连铺盖也没有。还是房主给她们找来四张旧草席，铺在地上。姑娘们夜里就合衣挤在席子上睡觉。好在她们在日本一直睡的是榻榻米，睡在地上也很习惯。只是草席挡不住地上的潮气，一觉醒来，身上衣服变得潮渍渍的，连骨节都有些发酸。但这总比街头的水泥地要好得多。

第87节：第四章　八一五前后的日本侨民(27)

没住两天，就遇上下雨。屋顶就像一把破伞，四处漏雨，简直找不到铺下一条席子的地方。到了晚上，四个姑娘只得在不漏雨的地方垫上几块砖，彻夜坐在那里等候天明。谁要是在困盹中歪倒在地，就会弄上一身泥水。

四人中一个叫山崎荣子的姑娘，在妓院里就患了性病。由于连日奔波，再加上心情忧郁，一到下午就发低烧。起先她还硬撑着和姐妹们一起上街乞讨，但数日后，她终于病倒。

饥饿与疾病就像两尊凶神，逼得姑娘们走投无路。为了活下去，为了挣钱给荣子治病，金泽和子与另外两个姑娘决定重操旧业。

从此，每当夜幕降临，她们便去火车站、轮船码头等繁华之地拉客，随嫖客去寓所或旅馆住宿。

但是，三个姑娘多少天挣的钱，请一次医生，买一次药，就要花去大半，剩下的钱还要付房租。山崎荣子不忍拖累姐妹们，拒绝服药吃饭，只求速死。姐妹们含泪劝道：

“荣子啊，我们四人远离家乡，又都是一样的命苦，就是亲姐妹也不一定有我们四人知己。你要是不吃药，我们就不吃饭，干脆大家一块死。”

“荣子，多少年都熬过来了，回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说什么你也要活下去啊！”

“荣子，不为别的，就为有朝一日让爹妈看到他们的女儿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你也得好好治病呀！”

……

她们苦劝了半日，荣子才打消了死的念头。

三个姑娘的卖笑营生并不顺利。由于过着流浪生活，姿容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衣服又脏又旧。拉客的对象只能是车夫、小贩、装卸工之类。有时一个姑娘数日拉不到一个嫖客。有时甚至被人敲诈欺骗。

一次，金泽和子上街拉客，一个男人谎称他是独身，可以带她回家过夜。金泽和子信以为真。不料那个男人将她带到一个僻静处，进屋后，里面还有两个男人。当夜，和子便遭到三个男人的轮奸。天亮后，他们仍不放她回去。他们把她锁在屋里，每晚都有一个男人来和她过夜。

三个流氓将她玩弄数日后，才分文不给，将她放走。

金泽和子遭受了几天的折磨，又气又恼，回到小屋后，也病倒了。

此后，四张嘴吃饭，两张嘴吃药的花费，全靠两位没有病倒的姑娘去挣。

这四个日本姑娘，为生存而悲苦地挣扎了一个多月，直到10月下旬，才被南京日俘日侨管理处收容，送进设在下关兵站营房的日侨集中营，在那里等待遣送回国。

山崎荣子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越来越重，未能等到回国的一天，便在日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

第88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

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

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被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遗弃的开拓团怎样向后方撤退？宝山开拓团的男女为什么要集体自杀？中国百姓怎样对待该团的幸存者？逃入原始森林的一家人结局如何？哈达河开拓团的数百名妇女儿童为何惨死于同胞之手？

自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在派遣军队侵占中国东北各大城镇的同时，开始大批向东北农村移居侨民，强占土地，掠夺中国的农业资源。从1936年起，日本政府把进一步将向“满洲国”移民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并制定了在20年间，大致以移居100万户、500人口为目标，要求占有土地9917万余亩的庞大移民计划。

这些移民的主要成员，是从日本内地农村、渔村、山村居民以及城市失业者中选择出来的。日本政府对移民中的大部分成年男子进行军事训练，发给武器，配合在乡军人（复员退伍、预备役军人），编入各移民团体，以加强其自卫能力。这些移民团体在东北广大农村自建村落，自成系统，不受伪满政府的领导，仿佛“满洲国”的国中之国。而那些受过军事训练并持有武器的移民，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在边境地带的别动队。

这些移民团体有一个总的名称，叫做“开拓团”。

在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前，日本关东军曾计划在撤退主力时，把开拓团全部划在保护圈内。但由于关东军在苏军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下，全线溃败，自顾不暇，便放弃了这一计划，仓惶逃命；而“满洲国”的开拓总局，日本的拓务省，也都没有撤出开拓团的安排。于是，忠于日本天皇，依靠关东军保护的开拓团，在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便被日本政府的关东军所遗弃，并因此面临悲惨的处境。

那些居住在东北，特别是居住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等靠近边境的城市中的日侨，大部分是在有组织有目的的情况下进行撤退

的。他们撤退时，不同程度地受到日军的保护，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得以乘坐火车、汽车撤向后方。但是，那些散居在广大农村的开拓团，撤退的最高组织者便是那个团的团长，至于哪里安全，应该逃向何方，全凭他们自己判断，而这些判断多半带有盲目性。他们撤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拉的大车，有的团也许有一两部汽车，因此男女老少绝大部分要靠步行。几乎所有的开拓团都没有日军保护，他们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只是一些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在艰难的逃亡途中，他们时常遇到中国地方武装的袭击、苏军地面机械化部队的拦截和飞机的轰炸。这些被日军遗弃的开拓团，很少能全团撤至安全地区，他们往往于缓慢的撤退途中遭劫四散，或于绝望中集体自杀，又称之为集体“玉碎”。一些人即使逃得性命，也是几经劫难，九死一生。

1．自杀者填满了屯里的水井

黑龙江省桦川的宝山开拓团，分为东本部与西本部。东本部驻于桦川县的七星村，西本部驻于集贤县丰北村。东西两部落之间，有东宝山村、西宝山村，中间有福兴屯等中国农民居住的村落相隔，在这些村落里也散居着一些日本移民。

第89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宝山开拓团团长中野良朋命令东本部全体团员向西本部集中。这个开拓团的男子，均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并持有武器，属于武装移民。他们来到中国东北后，按照日本拓务省的指示，平时在开拓团所在地务农，一旦战争需要，接到军队的征召命令，就要到指定部队入伍参战。

1945年6、7月间，由于同盟国军队对日本派往各国的军队以及日本本土加强了攻势，日本关东军见战局日益恶化，便发布紧急总动员令，征召在满洲的日本在乡军人和青壮年，以扩充兵力。桦川开拓团的成年男子大部分应征入伍，剩下的男子多是老弱病残。

东本部的分团长接到团长的命令，立即把妇女儿童集中起来，送往西本部。然后又集合起仅有的几名健康男子，将枪支弹药等物装上大车，运往西本部，交团长处置。

不料，运送枪支弹药的大车行至途中竟发生了意外。

这天上午，几个奉副团长之命运送弹药的男子正赶车前行，突然听得一声枪响，惊愕间，见路旁高粱地里冲出一群中国人，他们身着农民服装，有的拿着枪，有的挥舞着铁锹大锄，向大车冲过来。

几个开拓团员遭到突然袭击，仓促拿起武器，欲进行抵抗，但由于距离太近，他们只开了几枪，中国人已呐喊着冲到大车前。日本开拓团员被迫与对方展开肉搏。但由于寡不敌众，双方经过一番短暂的拼杀，日本人除一人逃走外，全被打死。中国农民夺取了枪支弹药后，随即撤离了现场。

这些武装农民，是活跃于当地的游击队，为首者名叫王福，故当地百姓又称这支游击队为“王福队”。王福队伏击日本人的目的，只是要夺取他们的武器，并未打算前往开拓团西本部袭击集中在那里的日本人。但他们的行动却使宝山开拓团的官员大为惊恐，以至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了令人发指的屠杀同胞的行动。

当时，宝山开拓团的官员已经把全团300余名妇女儿童集中到东板房屯。团长中野良朋正召集开拓团的数名男子与几个战场上逃散的日军士兵，商量如何撤离时，那个幸存的运送武器的男子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他报告了遭中国人伏击的经过。

开拓团团长与在场的十余名男子听了他们的叙述，无不惊恐万分，感到大祸就要临头。

自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伪满开拓总局见日本大势已去，就通知各开拓团做好“应变”准备。但至于怎样“应变”，却无具体部署。宝山开拓团大部分成员是妇女儿童，哪里有什么“应变”的能力？开拓团官员深知日本军队和伪满的日本官吏在中国作恶多端，欠下累累血债，确信日本一旦战败投降，中国人势必发泄积郁于胸中的仇恨，对所有的日本人进行报复，因此他们便严厉告诫开拓团的成员，要时刻防备中国人的袭击。

第90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3)

开拓团的成年男女，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白天不敢出门，即使有事必须出门，见了中国人也不敢正眼相看，不是低头匆匆走过，就是躲在道旁。一到夜晚，移民们更是惴惴不安，家家户户不敢点灯，连孩子大声哭叫都怕引来意外的灾祸。一些胆小的妇女，常常是风声鹤唳，彻夜难眠。

现在，他们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团长中野良朋与其余人一致认为，中国人劫夺了他们的武器，下一步肯定要来袭击开拓团！仅凭他们十几个男人，怎能抵抗中国人的攻击？他们觉得自己就仿佛置身于仇恨的海洋之中，无论逃到哪里，都有可能遭到中国地方武装的劫杀！

他们越想越怕，越议论越觉得没有出路，甚至连团长也失去了求生的能力。他们反复商量的结果，竟是要全团妇孺一齐“玉碎”！

随后，中野团长来到移民集中时，以沉痛的语调开始了简短的训话，他说：

“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东本部运送武器的人在途中遭到了中国人的伏击，除一人逃回，其余全被中国人杀死，武器也被夺走。我们现在正面对两大敌人，一是杀人不眨眼的苏军；二是对我们充满仇恨的中国人。我们如果南撤，途中也许能躲过苏军的拦劫，但是却躲不过中国人的阻击，因为我们是在中国的国土上，到处都是中国人居住的村镇，到处都是对日本人怀着深仇大恨的中国人。日本人现在已经到了难以自保的时候，逃生也完全没有希望。”

中野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扫视了一下静听训话的移民们，然后说出了那残酷的要求：

“所以，我们与其落到苏联人手里，或是落到中国人手里，被杀、被辱，还不如自己‘玉碎’，以一死来向天皇表示我们的忠诚！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妇女们听他说出最后这段话，都惊呆了。她们原先都是怀着求生的希望，带着孩子到这里集中的，但是现在团长竟叫她们去死！转眼间，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的全家人绝望地抱头痛哭；有的面对日本方向跪下来，含泪做最后的遥拜；有的开始为孩子和自己梳理头发，换上和服，准备泰然赴死；有的则愤怒地质问团长，日本的军队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保护他们这些无助的移民?

团长面对混乱的人群和厉声的质问一言不发，面孔冰冷如铁。那十几名男子竟如临大敌，一个个端起枪，对准毫无反抗能力的人群——他们事先已经议定，如果有人不愿自杀，便以子弹帮助他们“玉碎”。

接着，极其悲惨的场面出现了：一些妇女领着孩子，先后向屯里的几口水井走去。她们一面凄惨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一面将孩子推入井中，然后投井自杀。一时间，呼唤声、哭号声响成一片。

第91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4)

此刻，暮色已经降临，屯中空场上还聚集着百余名不愿自杀的妇女儿童。他们有的茫然呆坐，有的在低声地哭泣。中野团长指挥持枪的男子，把剩下的人赶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准备将他们全部烧死。

有的妇女窥破他们的企图，便在去学校途中，领着孩子逃走。但这些试图逃生的人却被自己的同胞用枪射杀，或用刀刺死。

开拓团的男人们把不愿自杀的妇女儿童赶进学校的教室后，便从外面把门反锁，在房屋四周放起火来。

那些男人则持枪在一旁监视，见有人试图破窗逃走，便一面吼叫威吓，一面开枪射击。

百余名妇女和孩子挤在着了火的教室里，吓得又哭又叫，乱作一团。靠近窗口的人由于想砸开窗子逃走而不断被子弹击中，发出惨叫。一个女孩脑部被子弹击中，当即一声不吭地死去，她的母亲用手臂紧紧抱住她那被人群挤得倒不下去的尸体放声号啕……

屋檐上不时有燃烧着的房草掉落下来，屋顶有的地方已经烧穿，烈火浓烟涌进屋内，从屋顶上掉下的燃烧的草椽，落在妇女和孩子们的身上，燃着了他的衣服……屋内的人拥挤着、挣扎着、哭喊着，在经受从生到死的痛苦的折磨。

就在这时，村外高粱地里响起了密集的排枪声。原来，白天劫夺开拓团武器的王福队，听见东板房屯不断响起零星的枪声，继而又看见屯里燃起熊熊大火，还以为日本人要放火烧毁屯子，杀害屯里的中国百姓，首领王福便率众赶来，要以武力阻止日本人纵火行凶。由于天色已黑，他们摸不清屯里有多少日本人，便在屯外高粱地里鸣枪，以试探对方的火力。

中野团长听见枪声，便估计是中国人前来袭击。他自知势单力薄，无法抵抗，便命令开拓团的男子集体自决。他首先开枪自杀，几名日军散兵也围成一圈，一齐剖腹而死。有几个开拓团团员，先前还

逼同胞“玉碎”，这时却没有自杀的勇气，他们待团长和几名士兵先后死去，竟于黑暗中悄悄逃走。

被锁在教室里的妇女从窗口看见团长等人死的死，逃的逃，有些人便拼命砸开窗户，先将孩子推出窗外，自己随后跳出来，拉着孩子向屯外逃去。但教室里的人逃出不到一半，已经燃烧多时的屋面便轰然塌落，使那些未来得及逃出的人葬身于火海之中。

王福见屯里的火光逐渐微弱，并且许久听不见枪声，以为开拓团的人已经撤离，便率众离去。

次日天明以后，王福带人进屯察看情况，离学校很远，便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他走到被焚毁的教室前，见墙内灰烬中，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妇女儿童的尸体，大多被烧得四肢萎缩，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第92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5)

接着，有队员向王福报告：屯里的几口水井全被日本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填满！

王福听了队员的报告，立即去找屯长，请他召集百姓，到水井旁打捞尸体。

数十名被屯长召集来的青壮年，分头来到几口水井旁，他们意外地发现，在井筒的上层，还有人还活着。井筒中层的人被后来的投井者砸伤或压死，下层的人则全因水淹人压而死。

这时，屯里的一些妇女也赶来围观。被救出的日本妇女和儿童，起先十分恐惧，他们见周围的中国百姓不仅对他们没有敌意，而且都表示同情，这才感到放心。后来，她们看到一位中国妇女竟抱起一个日本婴儿，解开衣襟给他喂奶，全都忍不住哭出声来。那个婴儿的母亲当即匍匐在地，给喂奶的中国妇女砰砰叩头，并用日语连声称谢。

屯民们将几口水井中活着和死了的日本人全部打捞上来之后，王福又与屯长一道发动全屯居民，到屯外搜寻，看看庄稼地里是否还躲藏着日本人。屯民们和王福队的人分头找了半晌，又从高粱、苞米地里，和豆角架下找出了十多个日本妇女和孩子。这些在庄稼地躲藏了一夜的日本人，身上都被蚊虫叮出片片红肿。由于他们头天晚上饱受惊吓，被中国百姓发现后，又不知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置，因此无不战战兢兢，心怀恐惧。

在庄稼地里找出和从水井中救出的日本人共30余名。王福与屯长一面叫人做饭给他们吃，一面派人通知附近几个屯子的居民，有愿意收养孩子的人家，或想娶个媳妇的单身汉，都到东板房屯领人。

于是，宝山开拓团的30余名幸存者，都成了中国人的媳妇或养子、养女，永远留在了中国。

2．四百里逃难九死一生

黑龙江省宝清县开拓团的两千多男女老幼，是于日本宣布投降后从乡村往县城集中的。他们接到开拓团总部的指示是“待命撤退”。

小小县城，一日之间涌入两千多日本人，吃住都成了问题，许多人只得露宿街头，靠随身携带的烙饼或米饭团充饥。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撤退到安全地区，保全一家人性命，这些困难已算不了什么。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撤退的命令，但是即不见关东军派兵前来保护撤退，也不闻开拓团总部有何应急措施。他们紧张惶恐地等待了一两天，竟等来了苏军轰击日军阵地的隆隆炮声，有的炮弹已呼啸着飞入城内。

开拓团的官员们见形势危急，均变得惊惶失措，居然命令开拓团成员自行疏散！

此令一下，两千多惊恐不安、急于逃命的开拓民顿时大乱，有些人用手枪或短刀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绝望地自杀；有些人将婴儿或患病的孩子丢弃在路旁，自顾逃命；有些人则三五户结成一帮，扶老携幼，离城逃走……宝清县城街道上一片混乱，倒在街头的自杀者的尸体，男女老幼都有，或头颅迸裂，或腹破肠出，惨不忍睹。

第93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6)

22岁的少妇细石光子，孤身一人，见大家争相逃命，城里的日本人眼看越来越少，便与十多个陌生人一道惶惶离开了宝清县城，往哈尔滨方向逃走。

细石光子是1945年3月才与新婚的丈夫来到中国的。她到中国三个多月，丈夫便和开拓团里的青壮年一起应召入伍，不久便在前线阵亡，使结婚仅数月的细石光子成了寡妇。

细石光子一行出了县城，唯恐被苏军发现，不敢走大道，从早至晚走山道，钻树林。后来又怕中国人发现，便昼伏夜行。走了数日，大家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光，饥饿迫使他们于夜间溜进中国人的庄稼地或菜地，偷取一些苞米、鲜土豆、大豆青荚，带回“宿营地”充饥。由于唯一的一盒火柴被雨淋坏，而且又无锅煮，他们只能生吃那些偷来的东西。

这些冒着危险偷来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十分珍贵，每次吃剩下的都舍不得丢掉，而是将搓下来的苞米粒、青豆粒装在衣袋里，留作下一顿充饥。

数日后，细石光子跟着那些逃难的同道走出了山区，进入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他们为了安全，仍然不走大路，只是抱定方向，在高粱地里行走。但是，由于以后的路途，平地多于山地。经过的村镇也越来越多，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也接连向他们袭来。

他们第一次遇险，是在即将进入依兰县境的时候。

他们在高粱地里穿行了一日，见天已擦黑，便放松了警惕，走出高粱地，准备在村庄附近的菜地里找点可吃的东西充饥。不料，当他们走进一块开阔平坦的麦茬地时，竟与一支正在大路上行进的中国地方武装队伍遭遇，对方发现他们后，立即发出严厉的喝问。

他们一时惊呆，因无人可以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对方的问话，只好默不作声。对方见他们不答话，便朝他们开枪射击。

枪声响得很突然，在沉寂的旷野里，听起来也更加吓人。他们一时间惊惶失措，谁也顾不了谁，只顾四散逃命。细石光子转脸向高粱地没命地跑去。于零乱的枪声中，她听见有人发出惨叫，时而有子弹鸣叫着从她头顶上掠过。在接近高粱地时，她被田埂绊了一跤，当她爬起来继续往前跑时，觉得左手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直到跑进了高粱地，她才觉得左手灼痛，并且满手沾湿——原来手掌被子弹击伤。

所幸的是，大路上的中国人未对他们进行追击。他们匍匐在高粱地里，见中国人已经远去，这才钻出高粱地，去看那些倒在麦茬地里的同胞。有3个人被流弹击倒，一个男子被子弹击中头部，一个女人背部被子弹穿了两个孔，均已死去。另一名男子腹部中弹，肠子流出，在痛苦地呻吟。他见同胞围过来，便凄惨地低唤道：

第94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7)

“行个好，再给我一枪，让我死吧……我，我受不了啦！”

一个原在宝清县邮电局当邮差的年轻男子背着一支步枪，但他却不忍下手。一个50多岁，名叫吉村诚二的老头说：

“他伤得太重，早迟要死，不如帮他个忙，让他少受些罪。”

吉村说着，从邮差肩上取过步枪，对那个受了伤的男子开了一枪。

这次遇险后，有几个人跑散，又死了三个人，这支十多人的逃难队伍还剩下二男五女。

他们行动比以前更加小心。第二天，他们在高粱地里躲了整整一个白天，直到天黑，才开始往前走。当他们走到依兰县境内的四间房村附近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他们又饥又渴，很想觅些食物充饥，并找点水喝。他们于行进间，碰巧发现了一块瓜地，地头草棚里只有一个老人在那里看瓜。他们估计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便凑了点钱，到草棚前买瓜吃。

谁知正在这时，瓜地的另一头有几个人向他们走来。七个逃难者顿时紧张起来。不过，这次他们已经有了一点经验，邮差立即叫吉村带着五名妇女进高粱地躲避，他则随后掩护。

妇女们跟着吉村，刚跑进高粱地，便响起了枪声。邮差匍匐在瓜地附近，与来人对射起来。对方也只有两条枪，见他们持有武器，不敢贸然前进，只是伏在瓜地的另一头，向这边打了几枪，便离去了。

七人安全脱险。邮差的勇敢举动，使他成了这支逃难队伍中的英雄。

次日深夜，他们走到依兰县城外，吉村主张悄悄绕道而过，因为城周围村庄稠密，容易被中国人发现，说不定还会撞上苏军。但他们在瓜地旁受了一次惊吓后，一直在加紧赶路，未敢休息觅食，大家已饥渴难忍。特别是5个女人，此时已疲惫不堪。于是有人提出，如果只

遇到三两户人家的地方，便去向那里的居民买些食品。吉村对这一提议未表示反对。

他们走到县城外的南大坝时，见前面有几间房屋，有一间屋子里还亮着灯，邮差便自告奋勇，由他前去购买食品，其余人留在大坝上等候，谁也没料到灾难就要降临。

那个邮差背着枪，大模大样地走上前去敲门。屋门立即打开了，留在大坝上的日侨从暗处看去，见屋里竟是几名苏军坐在桌前打扑克！

邮差转身就跑，但已经晚了，几名苏军立刻抄起冲锋枪，冲到门外，向这边扫射。邮差当即被乱枪打倒。留在坝上的人吓得四散奔逃。细石光子和吉村就地卧倒，然后向大坝下滚去。

细石光子惊恐地伏在大坝下，双手抱头，听天由命。坝上的冲锋枪仍在咯咯地叫着，子弹飞蝗般落在她身前身后，打得沙土乱飞。

苏军用冲锋枪扫射了一番，见四周已无动静，才返回屋内。

第95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8)

枪声停止了好一会儿，细石光子才敢抬起头来，她见距她数米处，有一位妇女一动不动地躺着，吉村正在往坝顶上爬去，不知他要干什么，光子也不敢喊他。她爬到那个妇女身旁，见她头部和上身全是血，已经死了。还有一个妇女倒在大坝的半腰，她爬过去一看，见那人也断了气。

她恐惧万分，浑身发冷，正要爬到坝上去寻吉村，却见他从坝上溜下来。她便压低嗓门喊了一声。吉村听见喊，猫着腰向她走过来，惊讶地说：

“你还活着？”

她点了点头。

吉村低声说：

“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那个邮差呢？”她问。

“已经死了。他不知中了多少枪弹，背上像蜂窝一样，血肉模糊。如果他还活着，我会把他背下来的。”

“还有两个妇女呢？”

“也死了，尸体在坝上。快走吧，这里很危险。”

光子明白了吉村去坝上的用意，原来他还想去救那个邮差。她不禁对这位因逃难才成为同道的老人生了敬意。

两个幸存者顾不得掩埋同胞的尸体，匆匆逃离了恐怖之地。

细石光子为自己能幸免于难而暗暗称庆。她相信自己命大，否则不会连连脱险。她想，这一定是有菩萨保佑。但她却不知道，更大的危险很快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光子与吉村死里逃生，一阵急走，直到离开大坝二三里地，才放慢了脚步。经过半夜的奔走，又受了一次惊吓，两人觉得又累又饿，

好不容易看见一块苞米地，便钻进去掰了一堆苞米棒，啃了一顿青苞米。然后，两人便蜷缩在苞米地里睡去。

次日天明，他们觉得一老一小，如同父女，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又上了路，向南走去。不料，当天下午，在他们走到距县城30多华里的四合村附近时，竟出了事。

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曾收下了几名恳求避难的日本妇女。但未过数日，便有一队撤退的日军经过该村，他们不仅带走了那几名日本妇女，而且纵火烧掉了那几户农民的住房。

中国百姓本来就对日本人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只是出于同情，才收留了那几个日本女人，这队日军的举动，触怒了四合村的村民，村中的一些青壮年为了报仇，自发组织起来，以大锹镰刀为武器，整日守候在村头，劫杀那些溃散的日本散兵。这些怀着新仇旧恨的村民，甚至迁怒于逃难的日侨，对他们也不放过。

数日前，有五名带枪的日本散兵从村头路过，被埋伏在庄稼地里的村民一拥而上，用镰刀大锹砍死。日本散兵携带的两支手枪和三支步枪也成了村民的第一批战利品。

第96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9)

细石光子和吉村诚二在距村子很远的地方，便被村民发现。待两人走到跟前时，村民突然从路旁庄稼地里跃出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其中一名青年用手枪直指吉村，眼看就要开枪。

光子与吉村见这些中国百姓个个面带仇恨，知道事情不妙，当即跪下未饶。但那个年轻人不等他们开口，便一枪将吉村打死，接着又将枪口对准了光子。

光子惊恐万分，双手抱头，缩着身子倒在地上。求生的本能使她喊出了一句话：

“中国人的媳妇，行不行？”

她的哀求使年轻人犹豫了一瞬，但紧接着，她听见他粗声喊道：“不行！”话刚落音，便响起了震耳的枪声。

奇怪的是，光子竟没有感觉到中弹的痛苦。她惊异地抬起头，见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用手托着年轻人的小臂，说：

“怎么不行？你打死一个日本妇女算哪路英雄？”

原来，那个站在年轻人一旁的中年汉子，在他即将押动扳机时，伸手将他的胳膊托起，使他一枪打到了天上，细石光子才得免一死。

从宝清到依兰，虽然只有400余里，但她却走了半个多月，一路上不仅饱受饥寒劳累的折磨，而且数次历险，可谓九死一生。

那个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下细石光子的中年人已是有妇之夫，救她时并无非分之想。后来，他为光子找了一个年貌相当的丈夫，名叫田中生。

细石光子从此便成了依兰县四合村的居民。

3．逃入原始森林的一家人

猪鼻常吉一家五口人，是于1945年初春被日本政府编入开拓团，成为最后一批移民来到中国黑龙江省孙吴县的。

孙吴县靠近中苏边境，苏联对日本宣战后，这里很快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该县开拓团官员无力组织数以千计的开拓团成员安全撤退，只得命令各部“自行疏散”。猪鼻常吉一家来到中国才几个月，不仅没有朋友可以投靠，而且对中国的地理环境十分陌生。他们不知逃到哪里才算安全，结果竟茫无目的地钻进了小兴安岭脚下的原始森林。

幽灵般的一行五人，走在前面的是拄着木棍的猪鼻常吉，他背着全家仅有的一个食品袋和一条毛毯。妻子高桥信子背着3岁的小女儿走在后边，再后边是14岁的猪鼻长男。长男拉着他的11岁的妹妹猪鼻百合，缓缓前行。他们无目的地走着，脚下没有路，也不需要路，因为路总是通往有人烟的中国村庄的。而他们现在就是要避开人，避开被日本侵略者蹂躏、残害过的中国人，避开日本人的强大敌人——苏联红军。

猪鼻常吉只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藏下来，以求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但是，他和妻子都仿佛惊弓之鸟，觉得哪里都有危险。因此他们在森林中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

第97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0)

食品袋里的干粮是有限的，因此猪鼻常吉不敢轻易动用。离开开拓团本部已经4天了，他只吃过两次东西。他很清楚，自己少吃一点，就能让老婆孩子多活一天。

白天，一家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踏着林中的枯枝败叶往前走。一声鸟啼或一阵风啸，都使他们心惊肉跳。夜幕降临后，他们便找个背风的地方露宿。东北的八月，夜里已经很冷，但他们只能全家紧紧挤在一起，围着一条毛毯，熬过寒冷漫长的黑夜。森林里的夜晚并不安宁，时常传来野兽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而一声野兽的长嗥，就足以吓得全家人久久不能入睡。

一家人这样走了七八天，猪鼻长吉首先倒下了。

那天上午，猪鼻长吉硬撑着走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才叫妻子和孩子坐在一棵大树上歇息。他觉得腹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浑身虚汗涔涔，过度的饥饿和劳累使他体内和热能与精力几乎消耗殆尽，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已经快要熄灭。他靠在树干上，垂着头，神智渐趋昏迷。妻子喊他，他无力回答；孩子推他，他的身子只是随着孩子的双手摇晃。妻子这才知道丈夫的生命已经垂危。她扑到他身上，撕心裂肺地喊着他的名字，但他却紧闭双眼，始终没有回答。后来，高桥信子见丈夫嘴角缓缓流出一股粘液，身子顺着树干滑倒在地上，背上的小食品袋压在他的身下，袋中仅剩下几个冰冷的变了味的米饭团。

猪鼻常吉死了，一缕孤魂就这样永远留在异国的原始森林中。

现在，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孩子了。

猪鼻常吉的葬礼是妻子儿女的一场悲恸欲绝的号啕。信子无力将丈夫埋葬，只是和儿子长男、女儿百合捡来一些枯枝败叶，覆盖在他的尸体上，以尽活人的最后一点心意。

这里的信子，脑海中一片空白，她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她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了孩子，她必须活下去，哪怕只活到明天！于是，她擦去了脸上的泪水，背起三岁的小女儿，带着两个仍在哽咽的孩子，又踏上了毫无希望的逃难之路。

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行走，举目所见，尽是树木荒草，不见天日，不见村庄，不见人烟。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才使逃难者有一种安全感。但是现在，另一种足以使他们葬身林海的危险已向他们袭来，那就是饥饿。

食品袋里的干粮眼看就要吃完，干粮吃完后怎么办？森林中连一块未成熟的庄稼地也见不到。高桥信子前些天就和丈夫一样，一天只吃一点干粮。现在，她更是不敢为了自己充饥而把手伸进食品袋，因为袋中有限的一些米饭团是儿女们生命的保证。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背上的孩子越来越沉重，压得她几乎迈不开步。她已经预感到，自己要不了多久，就要和丈夫一样永远倒下。

第98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1)

然而她却没有料到小女儿竟比她先走一步。

信子带着孩子走了两天，发现小女儿病了，她那苍白的小脸因发烧而变得通红。整个下午，孩子在她的背上昏睡不醒。当天晚上，她和孩子们在一个长满蒿草的洼坑里过夜。她把小女儿抱在怀里，希望能用自己的体温驱走孩子的病魔。药对他来说，就好比神话中的仙丹一样无处可求。她只有不住地祷告，求菩萨保佑孩子，让她的病尽快好转。

但是，菩萨好像也要同日本政府与关东军一样遗弃他们。孩子体温越来越高，弱小的身躯在她怀中一阵阵抽搐着，不时因惊悸而啼哭。直到天将破晓时，孩子才渐渐安睡。

高桥信子尽管白日里已极度疲惫，但忧愁却使她一夜无眠。天明以后，她见孩子的小脸蛋烧得象一只熟透的红苹果，鼻翼微微煽动，呼吸急促而又细弱，信子伏在孩子耳边轻轻呼唤，却不见她醒来——她不是已经安睡，而是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长男和百合醒了。他们像每天早晨一样，坐在一旁等待妈妈发给他们一点可怜的食品。但不知为何，妈妈今天早晨却迟迟不提吃东西的事情。百合以为是因为妹妹尚未睡醒，便要推醒妹妹，但却被妈妈拦住了。

“妈妈，为什么不叫醒妹妹？”百合问。

信子没有回答百合的话。她知道孩子的病已不可能好转，她在犹豫，是喊醒孩子，让孩子忍受病痛的折磨，任她在无望的逃难途中死去，还是让孩子在昏迷中离开这个世界。

“妈妈，我饿。喊醒妹妹，大家一起吃点东西吧。”长男扯着妈妈的衣袖喊道。

信子仍然没有吭声。她沉默了许久，在心里痛苦地斗争了许久，终于打定主意。她想，与其眼看着女儿饿死，病死，还不如让女儿就

此长眠——她不愿再看见亲人死去的惨状。于是，她用手抚摸着长男与百合的头发，说：

“不用叫醒她了，让她好好地安睡吧。”

随后，信子在洼坑周围拾了一些树枝和枯草，轻轻盖在小女儿身上，便带着长男与百合上了路。

信子已以无泪可流，她强忍着接连失去亲人的痛苦，担心着另外两个孩子的命运，她在盘算，怎样才能让他们继续生存下去。

她终于从绝望中找到了一线希望，她想，中国百姓的确对日本人怀着深仇大恨，但是，他们要报仇，也应该去杀成年的日本人，大概不会把孩子作为复仇的对象。如果自己不离开孩子，其结果只能是一起饿死在森林中，或是一齐被中国人杀死！如果让两个孩子到中国百姓的村子里去，也许会被好心人收养。无论如何，她是不能再这样带着孩子在森林里茫目地转下去了。尽管要忍受与孩子诀别的巨大痛苦，她也要让长男与百合离开她，到森林外面去寻一条生路。

第99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2)

于是，高桥信子带着孩子，踏上了通往森林之外的小路。

第二天下午，他们走出了原始森林，多少天来，他们第一次看见广袤的天空、绿色的原野，以及庄稼、村落、炊烟……村落中的一家一户，有粮食，有水，有热腾腾的饭菜和暖烘烘的炕头……那里与原始森林相比，就好像是生与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信子在一棵老树下坐下来，休息了片刻，然后掏出食品袋中最后一个米饭团，掰成两半，分给坐在身边的长男与百合，对他们说：

“孩子，干粮已经吃光了，我们不能在树林里等死。前面不远处就有村庄，你们分头到村子里找个生路吧。我想，会有好心的中国人收下你们的。他们虽然与日本人有仇，但不会杀你们这些孩子的。”

长男与百合听了她的话，扑到她怀中失声大哭。他们明白妈妈的意思，按照妈妈的话去做，就意味着一家三口人从此永远分手了。他们边哭边喊道：

“我们不离开妈妈，就是死，也要和妈妈死在一起。”

信子不禁潸然泪下。三人抱头痛哭了一会儿，信子擦去脸上的泪水，毅然推开两个孩子，说：

“不！你们不能和妈妈在一起，再这样下去，我会连累你们的。听妈妈的话，你们快走吧！”

听话的长男与百合见母亲态度坚决，便站起来，一齐向母亲鞠了一躬，喊道：“妈妈再见！”然后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分头向远处的村庄走去。

高桥信子一会儿看看长男，一会儿看看百合，她觉得自己的心已被撕裂，从今以后，她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她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不敢哭出声来，她怕孩子听到她的哭声后，会再回到她的身边。直到两个孩子的小小身影已经远去，她才伏在草丛中失声号啕。

猪鼻百合离开母亲后，于黄昏时分走进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距绥棱县东北140华里。名叫“半截河”。小百合被一个名叫王惠中的农民收养。几年后，王惠中一家迁到距半截河40华里的四海店居住。1953年，19岁的百合与邻村的猎户曲万全结了婚。

猪鼻长男离开母亲后，没敢直接走进村庄，他躲在一个村庄附近的草丛中，天将黑时被一个猎人发现，将他带回家中。这个猎人名叫王得胜，家住海伦县护林乡群英村（现地名）。养父供他读完了中学。后来，猪鼻长男当上了该乡的工商干部。

群英村距四海店仅30余里，但长男与百合兄妹却一直不知对方下落。此是后话。

高桥信子见两个孩子已经走远，绝望地痛哭了一场。当她解下腰带，打算在一个树杈上自缢时，被一个采药人发现。这个采药人将她救下来，带回他的家中。高桥信子从此成了中国居民。

第100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3)

高桥信子一家三口人，失散了40年，直到1985年，才在各自所在县外事办公室干部的帮助下得以重逢。

4．数百名妇孺惨死于同胞之手

鸡宁县（今鸡西市）的哈达河开拓团，是于8月9日晚上接到县公署的撤退命令的。

这天早晨，开拓团的大部分人还在梦乡，远处突然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一些醒来的人急忙出门察看，见数架飞机从东方飞来，掠过哈达河上空，向平阳镇方向飞去。不多时，平阳镇方向便腾起红光，映红了哈达河西面的天空，并且隐约传来阵阵爆炸声。

飞机的出现，惊动了开拓团的家家户户，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猜测是日本飞机在新建的哈达河机场着陆；有的认为是苏联飞机越境轰炸；有的人则说是冲绳或北海道附近的美国舰载飞机前来袭击……为了弄清情况，不少人涌到开拓团本部探听消息。

团长贝沼洋二面对开拓民乱哄哄的询问，无话可答。他想向上级问明情况，但电话线路已经中断。后来，他去向东海警察队队长本村辰二打听，才知道苏联已对日本宣战。黎明时从东方飞来的飞机，是苏军的轰炸机群。苏联飞机对平阳镇的日军军用仓库进行了波浪式轰炸。

贝沼洋二这里才知局势已严重恶化。他急忙赶回开拓团本部，召集团里的主要干部，研究应急措施。会后，他便组织日本国民学校的青年学生进行警备和联络。

不久，有人来到本部，向他报告说：

“在哈达岗顶上，望见平阳镇方面火光冲天，黑烟滚滚，并时时可以听见军火仓库自身的爆炸声。”

接着，到东安出差的日本国民学校校长卫滕通夫回来报告，由于距哈达河12公里的永安火车站遭到苏军飞机的轰炸，开出的火车因遭

到的飞机的机枪扫射而退回车站，他只得取消去东安的计划，带领几名学生徒步返回。

听了卫滕校长的报告，大家更加紧张。开拓团本部乱成一团，一切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直到天黑后，开拓团才接到鸡宁县公署的命令，要全县各地的开拓民除了必要的粮食之外，不带其他东西，乘各家的马车，连夜向鸡宁方面集中，准备撤往牡丹江一带避难。

贝沼团长接到命令，急忙派人分头通知散居于各村的开拓民，连夜收拾行装，套好马车，到开拓团本部集中做好出发的准备。

充满灾难的逃亡之路

8月10日，太阳刚刚升起，哈达河开拓团1300多名男女老幼， 乘坐180多辆马车，拖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地爬上哈达岗的山梁，登上了充满灾难的逃亡之途。

这支逃难的队伍，经过哈达岗崎岖的山道，到达城子河矿区时，许多受尽日本宪队残酷蹂躏的中国矿工和附近的农民站在路旁，以充满仇恨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一些人在愤愤地议论着、斥骂着。开拓团的队伍小心翼翼地行进着，团长贝沼洋二不断叫人向后面传话:

第101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4)

“不要落后，不要间断，不要离开队伍！”

他们出了城子河不久，便看见从平阳镇方向开来一列火车，在驶近穆棱河铁桥时，遭到一架苏联飞机的轰炸和扫射。火车驶上铁桥后，一枚炸弹在桥的北端爆炸，冒起一股黑烟。奔驰逃难的火车刚刚过去，铁桥就断落河中。于是，这列火车便成了伪满时期从密山通往牡丹江的最后一列火车。

哈达河开拓团的人们，在接到县公署的撤退命令进，认为鸡宁一定备有逃难的火车，使他们可以从鸡宁乘火车逃往牡丹江。但是，当他们临近鸡宁时，才觉得这种希望十分渺茫。

鸡宁因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整个城市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街道两旁，许多建筑物被炸毁。而苏联飞机仍接二连三地飞来，在城市上空俯冲盘旋，投弹扫射。

开拓民们个个胆战心惊。贝沼洋二一面安慰大家，一面派人进城侦察情况。不久，派去的人便回来报告，火车站上聚集着大批从边境地区逃出来的日本人，挤上月台的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上车，不时发生因上车而骨肉相残的争斗场面。停在站上的火车，车头和各节车厢都像蜂窝一样挤满了人。由于车站几次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扫射，可以看见铁路上停着被炸毁的机车和车厢，铁路旁散落着死者破碎的肢体。月台上的血泊好似雨后的水汪，时有挤着上车的人被积血滑倒。

大家听了报告，更加惶恐，大部分人对撤退感到绝望。

贝沼团长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接到县公署的通知：

“由于鸡宁受苏军空袭，各开拓团停止白天行动，只能集结于城外待命。”

紧接着，他又接到军方的指示：

“今日到达约宁的全体在乡军人一律应征，必须携带二至三天的粮食，协助部队担任城市防务。”

这样一来，从团长到本部的勤务员，以及开拓团大部分男子都成了应征者。这一指示使整个开拓团骚动起来。这支逃难的队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男人应征后如何行动。许多妇女为此感到恐慌。

贝沼团长指示各部落把马车分散隐蔽起来，以躲避苏联飞机的空袭，男人们做好应征的准备。随后他再次派人进城探听情况。

各部落的马车还未隐蔽好，苏联飞机便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开拓团的男女老少急忙四散躲藏，有的伏在路旁水沟里，有的钻进高粱地，一些妇女将孩子按倒在庄稼地的沟垄里，然后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孩子。许多来不及隐蔽的马车，连同马匹一道丢在路上。

苏联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两三圈，便开始投弹轰炸，并往返俯冲扫射。人们甚至可以看见低飞的飞机头部喷出的火光。炸弹在公路上、庄稼地里不断地爆炸，腾起团团黑烟，机枪子弹打得高粱叶子哗哗作响。大路上，有的马被子弹打中，有的马被炸死，一些受惊的马车拉着车四处狂奔。躲藏在庄稼地里的人有的被子弹打伤。

第102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5)

仅仅十多分钟的轰炸扫射，好像过了好几个小时。飞机走后，饱受惊吓的人们余悸未消地从庄稼地里爬出来，向大路上聚集。许多人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脸上、身上、沾满了尘土。他们见车马被炸得一蹋糊涂，车上的东西到处散落着，那些马，有的断了气，倒在地上；有的肠子被炸出，在血泊中挣扎。正于此时，两辆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军用汽车路过这里，车上躺着满身是血的负伤军人，在烈日下辗转呻吟。开拓团的人目睹这一惨状，心头不禁蒙上了一层浓黑的阴影。

幸运的是，在这次苏联飞机的轰炸扫射中，开拓团的人很少伤亡。但是，他们逃难所依靠的主要工具——车辆马匹损失惨重。一些妇女面对被炸毁的马车和死伤的马匹失声哭泣，男人们也对逃难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

这时，派往城里侦察的人回来报告：

“鸡宁城里的日本人已全部撤走，县长久保田丰也乘最后一列火车逃离，把我们扔在这里了！”

这一消息使全团一片哗然。有人在愤愤地责骂，有人在绝望地叹息。

现在，他们已别无依靠，只有靠自己逃得一条生路了。团长贝沼洋二与副团长上野胜等人商量了片刻，决定先逃往林口；林口不安全，再逃往牡丹江。

按照铁路的距离，到林口是80公里，去牡丹江还有110公里。这段路程对失去了车马而又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真是漫长的可怕，何况途中不知还要遭到多少次空袭！但是，不管行路如何艰难，他们只有怀着一线希望向林口撤退，因为呆在这里，无异于等死。

哈达河开拓团的人们经过一番整顿之后，于夜幕降临时离开鸡宁市郊，往林口方向撤退。

老天仿佛要故意折磨这些被遗弃的人们，当开拓团离开鸡宁时，就下起雨来，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止。被淋了一夜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下午又下起了大雨。到了夜间，竟是暴雨如注，害得逃难的人们一连十多个小时冒着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吃尽了苦头。

北国8月的雨夜已十分寒冷。难民们被雨淋得浑身透湿，步行的人，脚上的鞋变成了沉重的泥砣，驾车的男人或者妇女，用冻僵了的手握着缰绳，摸黑赶着车，随着前方的车轮声向前缓缓移动。混乱不堪的队伍直拉了3公里多长。由于阴雨之夜，漆黑如墨，既无法辨清目标，也看不清路上的障碍，因此，时有马车的车轮陷入深深的车辙，进退不得；或有马坠入盆状的弹坑，爬不上来；再不就是有人因失足掉进弹坑而发出惨叫。

马车坏了，人们只得将车上的东西抛弃，或是步行，或是分乘到其他车上，结果致使一些马车严重超载，行进更加困难。

第103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6)

将近午夜时分，贝沼团长见大家疲惫已极，便发出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的命令。但是，大部分人只能在滂沱大雨中站着，忍受着夜寒的侵袭，等待天明。有的人为了避雨，一家几口将被子顶在头上，但不久被子便被雨水淋透，向下流水。孩子们又饿又冷，痛苦不堪地闭着眼睛，无声地流泪。母亲们虽然望之心痛，但也无可奈何。

在开拓团撤退之前应征入伍的团员，留下了7名妇女和17名儿童。贝沼团长命令笛田道雄负责照顾这些应征者家属。他们原有两辆马车，在鸡宁遭空袭时，被炸毁一辆。笛田当时想把一些孩子分坐在同一部落的马车上，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各家马车上都满载着东西，那些人谁也舍不得把自己的东西丢掉。笛田只得将另一辆马车上的东西全部扔掉，让孩子们轮换乘坐。他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中又抱着一个，跟在马车后面徒步前进。他的妻子也是如此。

这些妇女和儿童由笛田带领，在泥泞的道路上跌跌爬爬，好不容易才跟上队伍，紧张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大队人马一旦停止前进，那些妇女和孩子马上倒在路边湿漉漉的草地上，沉沉地睡去。笛田道雄的妻子给孩子盖上防雨的苫布后，也和他们一样进入梦境。这些妇女为了减轻负担，除了留下几块遮雨的苫布之外，衣服等物已全部丢弃。

当夜，这支队伍中有两名精疲力竭的妇女想起已很长时间没给孩子喂奶，当她们把孩子从湿透的背上放下来，抱在怀里准备哺乳时，发现孩子已经断了气。

12日早晨，大雨渐止，贝沼团长命令开拓团继续前进。疲惫不堪的人们又开始迈起双腿，在泥泞中缓慢地移动。从哈达河出发后再也没有喂过的马，也像人一样疲惫无力，一些妇女担心马车因不堪重负而出问题，只是让孩子坐在车上，自己则下车步行。一路上，人们不断地扔东西，一些老年人不得不将一直保留在身边的佛龛与被褥扔

掉。不断有马车毁坏。失去马车的人只得背上必要的东西，加入步行的队伍。许多生了病或扭伤了脚的人只是靠求生的意识顽强地支撑着，拄着木棍一跛一拐地挣扎前行，生怕掉队。那些可怜的孩子被大人连拉带扯地走着，弄得满身泥水。

笛田道雄和一群妇女儿童落在队伍的最后，疲劳已极的笛田夫人不时装出振作的样子，鼓励大家跟上队伍。

不少人由于没有长途跋涉的经验，出发时竟特地换上帆布鞋，以为可以起到保护脚的作用。哪知后来他们却因这种鞋而吃尽了苦头，他们的脚都被这种硬帮帮的鞋磨破了肉皮，再经泥水长时间地浸泡，肿得象馒头一样，每走一步就如同刀割。

来了月经的妇女，血顺着腿往下流，她们一面流着泪，一面咬紧牙关往前走。有的妇女恰好于此时临产，想找一间空屋生下孩子，但她的丈夫却以为离开队伍是危险的，于是妻子只得躺在路边，一面对从旁边经过的人含泪喊道："别看，别看……"一面在分娩的痛苦中呻唤。

第104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7)

将近中午的时候，哈达河开拓团正在缓缓地行进，前方一道山梁那边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炮弹爆炸声。贝沼团长立即命令队伍停止前进。

不多时，到前方侦察情况的警察队长本村辰二，带着两名青年学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向贝沼团长报告：前方出现大批苏军，一部分日军正与敌人交战！

贝沼团长听了本村的报告，深感震惊。他当即与开拓团的几个干部紧张地研究应变措施，最后决定改道经麻山向牡丹江转移。

开拓团的人们按照团长的命令，开始向麻山方向前进。这时，队伍比以前更加混乱，断断续续地拉了足有4公里长，并自然形成三个部分，一部分人在远滕久义与吉冈寅市的带领下，走在前面；距先头部队一公里，是由贝沼洋二、卫滕通夫、本村辰二等人为首的中央队伍；由笛田道雄带领的应征家属队伍远远落在后面。上野胜与高桥秀雄带领的准备隐蔽的妇女们，以及由开拓团医生福地靖带领的伤员和孕妇，也落到了后面，与应征家属形成了后尾队伍。他们距中央队伍约一公里。与后尾队伍同行的有从前线撤下来的日军一二六野炮连队和一个30多人的步兵小队。因此，这些妇女儿童虽然疲劳已极，却由于有军队同行而有了一点安全感。

当开拓团的队伍进入麻山的山谷中时，才发现他们选择的逃难道路并不安全，山岗的另一面不断有枪声传来——苏军已逼近麻山。

等到笛田道雄带领妇女儿童，吃力地走到麻山以后，山岗那边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一二六野炮连队的30多名士兵骑马驰向山顶，侦察敌情，几分钟后又退回原地。步兵小队的士兵已做好出击的准备，小队长正在向士兵作杀敌动员。妇女孩子们蹲在灌木丛里，默默地等待不幸时刻的来临。

山坡下的公路上，高桥秀雄等人正在烧毁开拓团本部唯一的一辆汽车，以及部分武器弹药和30小桶汽油，他们认为不能让这些东西落入敌人手中。

笛田道雄经过一番观察。发现距他前方两百米处有一段高坡，坡上有一片高粱地，坡下的山沟向北延伸，可以隐蔽许多人，便与上野胜、福地医生等带领妇女儿童向那里移动。

后尾队伍正行进间，一名扎着白头巾，斜挎白布带的学生骑马赶来，向笛田道雄喊道："团长命令你与在后方待命的部队联系，请他们到前面掩护开拓团。"说完扬鞭打马而去。

笛田当即向野炮部队步兵小队的军官提出请求，但却遭到拒绝。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保护开拓团的任务。"随后便率领部队往前方开去。

麻山峪喋血

距后尾队伍集中隐蔽的高粱地前方一公里处，有一片约两百平方米的开阔地，此处三面环山，四周有灌木林遮掩，并且离开公路较远，是可以隐蔽许多人的安全地带。

第105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8)

这里便是哈达河开拓团集体自杀的地方——麻山峪。

以贝沼团长为首的由数百人与20多辆马车组成的中央队伍，在听到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之后，就隐蔽在此处。

他们集中到这片开阔地不久，前方就有一名日军士兵跑来，通知贝沼团长说：

“前方就是苏军的战车阵地，我军正与敌人交战，伤亡很大，你们千万别往前走！”

这一消息令大家十分惊恐，许多妇女吓得面无人色。贝沼团长也茫然无措，一时不知如何带领开拓团度过难关。

一个多小时后，开往前方的一二六炮兵连队又撤了回来。连队长告诉贝沼团长，他们与数十辆战车遭遇，日军无力抵抗敌人的强大攻势，战车正向这个方向开来。他还得到情报：苏军的另一战车群，正从后面对麻山的日军进行迂回包围，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向山里撤退，然后逃往林口。

接着，又有成群的日军步兵从前线不断退下来，经过麻山峪，翻过山梁，向林口方向逃走。贝沼团长向那些撤退的日军军官恳求，哪怕拨给一个小队士兵，保护妇女儿童撤至较为安全的地带也好。但是他的恳求遭到日军军官的断然拒绝。

开拓团的处境已万分危急，男人们惊恐慌乱，一些妇女和孩子被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吓得不住地哭啼，贝沼团长对如何带人逃离险境一筹莫展。

正在于此时，先头队伍的带头人远滕久义和吉冈寅市，从前方一道山坡上慌慌张张地跑下来。两人面色苍白，踉踉跄跄地跑到贝沼团长面前，瞪着眼睛，颤抖着嘴唇，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失魂落魄的神态令大家感到恐惧，估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两人的紧张情绪好一会儿才稳定下来，远滕向贝沼团长报告说：

“我们突然受到敌人的袭击，多数团员被打死，剩下的男人把自己的家属处置后，都逃散了。我们特地赶回来向您报告。”

大家听了这一噩耗，惊得目瞪口呆。贝沼团长深感意外，急切地向远滕询问详情。

原来，由远滕久一、吉冈寅市和深渡濑正直等人带领的先头队伍，在走到距中央队伍前面约一公里的一个山坡上时，苏军突然从他们的侧面山上出现，当即向他们开枪射击。同时有一部分苏军迂回至他们的前方，进行阻劫。

开拓团的男人们急忙带领妇女儿童疏散隐蔽，有的藏进山沟，有的躲进高粱地。贝沼团长的夫人君代和上野副团长的夫人兰枝都在这支队伍中。

苏军的机枪开始扫射，开拓团的先头队伍中不时有人中弹倒下，妇女和孩子不断发出凄惨的哭喊声。先头队伍的领头人深渡濑正直在逃往高粱地时腹部中弹，肠子流出，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深渡濑初子见丈夫倒下，只得带着孩子伏在他身边的草丛中。她看见一些溃退的日本兵从旁边经过，便反复地哭喊：“请军队帮帮我们吧！”但那些士兵谁也不理睬她的哭喊，只顾向后方撤退。

第106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19)

深渡濑正直受不了伤痛的折磨，叫伏在他附近的一个男团员朝他开枪。那个男团员在他的再三恳求下，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时，深渡濑正直的几个孩子中也有人中弹受伤。深渡濑初子再一次向撤退的士兵叫喊："士兵先生，帮帮忙吧！"但那些士兵仍无人停往脚步。初子因受伤而血染衣襟的孩子也挥着小手，尖声哭喊："军队叔叔，救救我们吧！"但这裂人肺腑的哭叫，并未引起日军士兵的同情，他们默无表情地从难民们身边走过，迅速逃往后方。

后来，深渡濑初子和身边的5个孩子，除了三岁的小女儿之外，全部中弹死去。

深渡濑正直的儿子正喜，在开拓团的队伍遭到苏军的射击时逃进了高粱地。他得知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已死去，也剖腹自杀。深渡濑正直一家9口人死了7口，只有两个孩子幸免于难。

尽管情况十分危急，先头队伍的男人们如果尽其力量，带着妇女儿童自行逃散，仍可有相当一部分人得以活命。但是，这些男人在苏军的机枪扫射下已对逃生感到绝望，他们开始"发扬"武士道精神，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自杀。他们将这样的行动称这为"自决"。

远滕久一与吉冈寅市不仅是先头队伍的带头人，也是自决的倡导者。他们不仅用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将没有自决的妇女儿童全部打死。

但是，这两个人进行一番屠杀之后并未自决，而是拼命逃离险地，跑到中央队伍的隐蔽处，向贝沼团长做了汇报。

本来已经茫然无措的贝沼团长，听了远滕和吉冈两人的汇报后，更加感到绝望。他带着纳富藏善等几名青年学生登上山顶观察一番之后，回到隐蔽处，神情忧郁地对大家说：

"我们已完全被敌人包围。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正在向我们逼近。日本军队已经败退，我们的逃生之路已被断绝。"

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共同逃走已不可能。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是建团十年，亲如一家的人们，七零八落，痛苦地逃散；二是不管死活，大家一直在一起。究竟采取哪个方案，现在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周围不断传来炮弹爆炸的轰鸣声，有两发炮弹落在开阔地附近，剧烈的爆炸声惊心动魄，贝沼团长的话说完，惊恐绝望的人们沉默了片刻，妇女的哭泣声便象波浪般扩散开来。接着，响起了男人们要求自决和提出种种方案的哄闹声。

“自决吧，像个日本人的样子死去！”

“向冲绳学习！”

“死为护国之神！”

……

一些男人狂热地叫喊着，有的人把一直贴身带着的护身佛像和父母的照片，以及准备应征用的奉公袋等物堆集起来，点火燃烧。

第107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0)

在一片自决的声浪中，有的妇女将应征丈夫的照片贴在脸上，然后依依不舍地投入火中。一些妇女从包袱里拿出最好的衣服给孩子穿上，自己则换上和服，端坐在地上，等待死神的来临。同一部落的人们围坐在一起，有的在头上扎上白头巾和白布带，用泉水代酒，与亲友传杯，作为死前的最后一次聚会。

另有一部分男人向贝沼团长建议，组织敢死队，冲向敌阵战死。卫滕校长是这一建议的主要倡导者。

贝沼团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后，同意组织敢死队，并且表示，他要与妇女儿童共生死，做自决的带头人！随后，他任命本村为敢死队队长，要求他们在大家自决后，奋勇冲向敌人，光荣地战死。

贝沼团长讲完话后，中央队伍全体开拓民一齐跪下，向日本方向遥拜，三呼万岁。

贝沼团长举行过遥拜仪式之后，用手枪对准头部太阳穴开了一枪，倒地而死。开拓民们站在他的尸体周围失声号啕，哭声震野。

卫滕校长在贝沼团长死后，从马车上取出毯子铺在地上，与妻子和五岁的女儿真知子坐在上面。妻子换上了和服，苦笑着，小声对卫滕说：

“我们在一起幸福地度过了15年，现在又能死在一起，尽管是因为该死的战争，但我们也算没辜负这一生。”

卫滕听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随后，妻子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把女儿抱在怀里。天真的女儿对卫滕说：

“爸爸，妈妈领我去的地方，没有飞机扔炸弹。”

卫滕心胆欲碎，与妻儿三天两夜共同逃难的情景在他眼前迅速闪现。他犹豫了片刻，横下一条心，先用手枪打死了女儿，然后对妻子的胸口开了一枪。妻子面带永别时的苦笑，抱着女儿倒在地毯上。

卫滕动手杀死妻子之前，敢死队员们就向妇女儿童疯狂地开起枪来。阵阵枪声与悲惨的哭喊声震彻山谷。中央队伍的400多名妇女和孩子，在灾难重重的逃亡路上，经过三天两夜的艰苦跋涉，最后在麻山峪死于他们的保护人之手！

但是，那些枪杀了同胞的敢死队员们一个也没有死，后来都先后回了日本。

中央队伍的集体自决，发生在12时午后4时左右，当时，后尾队伍的上野胜、高桥秀雄和笛田道雄等人，与数百名家属隐蔽在一片高粱地里，不知采取什么样的应变措施，正焦急地等待贝沼团长的命令。他们听见中央队伍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都感到意外，心中也更加不安。

高桥秀雄的家属，都在中央队伍里，他听见枪声，急忙赶到中央队伍的隐蔽地探明情况。当他跑步赶到自决现场时，顿时惊呆：那片开阔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最高处倒着贝沼团长。妇女和孩子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里。大部分是全家人死在一起。有个死去的妇女瞪着双眼，怀里还紧紧抱着死去的孩子。整个现场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和火药味。高桥秀雄在死尸堆中找到了他的家属。他的妻子身中数弹，孩子们浑身是血，倒在母亲的周围。他掏出手枪，狂叫着：“这是谁杀的？这是谁杀的！”要找那些正在灌木林中计议如何行动的敢死队算帐。暴怒的高桥好不容易才被人们劝住。

第108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1)

后尾队伍的上野胜与笛田道雄忐忑不安地等待高桥秀雄带回中央队伍的消息。忽然，前方一名青年学生纵马飞驰而来，向他们高声宣布：

“团长以下已全体自决！”

他们大吃一惊，正待问明情况，那名学生已慌忙打马而去。

这一消息，就像一枚炸弹在后尾队伍中爆炸。一些有亲人在中央队伍中的人放声大哭，有的人惊得呆如木雕。这时，高桥秀雄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面目狰狞地对大家吼道：

“前面的人都玉碎啦！全完啦！”

他话音一落，便有人接着喊道：

“全体男人在路上集合，为死难者杀敌报仇！”

另有一些男人和几名青年学生也高喊要参加敢死队，上前线与苏联人拼命。

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福地靖医生站起来，向这些人大声反问道：

“男人都去参加敢死队，妇女和孩子怎么办？你们这样毫无准备地往上闯，不是白白送死吗？”

他的话使一些因悲愤而变得冲动狂热的男人不再叫嚷。他继续说服大家：

“日本虽然战败了，但种族不会灭亡；国家垮了，山河照样存在。我们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活下去，回归祖国。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福地医生的意见受到大家的重视，人们开始议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作为后尾队伍的上野副团长，此时情绪也冷静下来。他把男人们集中到一起，吩咐他们好好照顾妇女儿童，自己则带着两个男人到前方侦察情况。

上野胜来到麻山峪自决现场时，受贝沼团长之命担任敢死队队长的本村辰二，已经将男人们集中编队，准备投入战斗。

上野问本村，团长为什么不设法带领大家逃难，而要采取集体自决的方式？本村解释说，集体自决是出于迫不得已。结果，上野胜在他的鼓动下，又冲动起来，竟对后尾队伍的数百条性命置之不顾，加入了敢死队。

本村辰二让受过步兵训练的上野胜与卫滕通夫等6人分别担任分队长，每个分队有6名队员。

此时，天已近晚，这支总数不到40人的敢死队，在本村队长的指挥下，排成横队，在苍茫的暮色中，向前方山上的苏军阵地冲去。

但是，他们还未冲到山腰，右翼的分队便被苏军发现。山上顿时枪声大作。上野胜带领的分队也遭到苏军火力的压制，无法前进。其余的分队开始盲目地还击。他们手中只是一些手枪和步枪，而对方则以机枪与步枪、冲锋枪进行交叉扫射，火力悬殊。敢死队队员们在苏军的火力压迫下，全部伏在山腰上进退不得，并且不断有人伤亡。

天色渐渐黑下来，本村辰二变得有些沮丧，他爬到上野胜身边，音调低沉地说：

第109节：第五章 被遗弃者的命运(22)

“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葬身的地方了。只可惜我们没能消灭一个敌人。”

上野胜沉默良久，叹息道：

“强大的敌人把我们的军队都打垮了，我们这些人的装备不好，地形又不熟，实在没有成功的把握。再说，不论是曾奉命在前线作战，还是在后方待命的日本军队都撤退逃命了……”

他的话未说完，伏在旁边的一个队员便接着说：

“既然没有成功的把握，那我们也趁早逃命吧。”

黑暗中，虽然看不清人们的表情，但从他们的话音里可以听出，大都动了逃命的念头。本村辰二对那个队员的提议不置可否，待苏军的火力逐渐减弱后，便未下任何命令，自己首先悄悄地从山腰上退了下去。

敢死队的队长一撤退，队员们也都心领神会，接连溜下山去，跟着队长爬山越岭，向牡丹江方向逃命。

在上野胜带人去中央队伍之后，后尾队伍的一些男人们又嚷着要集体自决。高桥秀雄和笛田道雄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支持者。

正在大家乱叫乱嚷之际，负责照顾应征家属队伍的笛田道雄，竟不与任何人商量，跑到高粱地一角，对隐蔽在那里的妇女们高喊道：

“前面的人都自决了，团长也玉碎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就在这里一起赴难吧！”

妇女们经过艰苦的跋涉，已经疲惫不堪，周围不断传来的枪炮声使她们惊恐绝望。她们听到前方队伍的人自决的消息，并不感到震惊，反面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笛田道雄的妻子米子神态安详地说：

“既然这样，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一个妇女接着向笛田说：

“笛田先生，你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一路上费心啦。有缘来世再见吧。笛田先生，谢谢你啦。”

接着，妇女们一个个向笛田合掌鞠躬，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她们把高粱杆放倒，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有的急忙梳理头发，整理身上的衣服，有的把孩子抱在膝上，脸上露出从容的微笑，等候最后的时刻到来。随后，大家又以水作酒，把水壶互相传饮，并一同面向东方端坐，齐声高呼：

“天皇万岁！”

赴死的仪式举行完毕，笛田米子以妇女领导者的姿态对笛田说：

“请你先把我和孩子，按照坐着的顺序处置了吧。”

她的话刚说完，失去理智的笛田道雄便开了枪。

转眼间，应征队伍家属的妇女和孩子们全部死于他们的领头人的枪下。

应征家属队伍全体自决，使后尾队伍的男人们情绪更加激动，纷纷嚷着要尽快行动，集体自决。一些人竟开始检查枪支，分配弹药，并且从马车上拿出酒和罐头，一面痛饮，一面狂热地高喊“向冲绳学习”等口号。有些妇女也表示愿意集体自杀。

在一片“自决”的声浪中，福地医生一直保持冷静，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男人们保护好妇女儿童，不能白白送死。经过他的耐心劝说，大家终于放弃了集体自决的念头，决定跟随他死里求生，逃出麻山。

福地医生拿出地图与指南针，与聚拢在他周围的男人们商定了逃生的路线，然后于渐浓的暮色中，带领后尾队伍的大部分人，穿过山脚下的灌木林，再往西绕过麻山公路，向林口方向逃走。

哈达河开拓团的幸存者们逃出死亡之谷麻山峪之后，一路翻山越岭，餐风露宿，向南逃去。

这支被福地医生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的队伍，在逃亡途中不断有人患病或极度疲劳而死去，并且屡次遭到苏军和中国地方武装的阻

劫，一些人相继失散。他们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被某地日侨管理处收容时，仅剩下数十人。

那些失散的日侨，有的被各地收容所收容，有的做了中国百姓的妻子或养子养女，成为中国的居民。

值得一提的是，号称“开拓之父”、曾经积极倡导“开拓满洲”，教导日本开拓民“征服大海，以水葬身；征服高山，以草裹尸；为天皇而死，死而光荣”的加滕定治，在日本投降后，竟然置开拓民的生死于不顾，悄悄溜回日本，在他的老家福岛县郊外数公里的小村落中隐居起来。伪鸡宁县县长久保田丰，向全县开拓团下达了撤退命令之后，竟伙同他的下属，打开银行的金库，私分大量的避难金，然后提前乘火车逃之夭夭。这位丢下他的子民自顾逃命的县长，回到日本后，又在他的老家静冈县田方郡的韭山村当起村长来。而那些在麻山峪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并帮助别人“自决”的人，回到日本后，也都重新组织了家庭。